



READERS

读者®

萨赫勒荒原

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

我们需要“国服”吗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219



读者微信



读者蜂巢

2021·18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43期 九月下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PDF杂志购买微信



有花看花，无花看叶

◎潘向黎

年轻时看花都挑剔，要挑完美的才肯久久凝视。中年之后，依然爱花，但觉得朵朵都好，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委屈处。不，不只是对花宽容，人生到此时，已经有花看花，无花看叶。

相爱时，被先爱的一方激发而后爱的一方，并不会对先爱的那一个特别感激、对这一点念念不忘，因为以爱回报了爱。那么，不再相爱时，被放弃或被辜负的那一方，为什么要对先从爱里走出去的那一个特别怨恨呢？你迟早会以不爱回应不爱。

人生不得意也须尽欢。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重要，每个人又都觉得自己渺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做的正确的事情得到颂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做不到或者做错的事情得到原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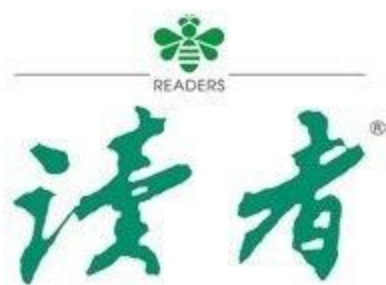
天地之间，就是无数这样的“每个人”，组成了一个人世间。 🌸

（大浪淘沙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万念》一书，本刊节选）

卷首语

张伯涛
版画





ISSN 1005-1805 | CN 62-1118/Z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涛 王祎

潘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霞 贾真

美术总监 刘全锦 李艳凌

责任编辑 马逸尘

编辑 李秀娟 周广辉

张妍 桑云婷

美术编辑 裴媛媛

版权 尹莲 2130213

制版 祁国宏

电话 (0931) 2130196/2130198

经营部

主任 韩学斌 2130410

发行总监 雷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焱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韩蕊 2130159 雷博 2130132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宁 2130173

服务热线 4001005353

传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副主任 王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樊又菲 2130425

孟钊 2130273

稿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购 白熠峰 2130250

陈志明 2130329

目

2021年第18期 (总第743期)

专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50 院士的爱情

酷玩实验室编辑部

文苑

1 有花看花,无花看叶

潘向黎

4 萨赫勒荒原

朱山坡

8 船

苏童

21 共伞

洛夫

72 门

露易丝·格丽克

人物

12 我是怎么拍《觉醒年代》的

张永新

24 寻找小方

冯雪松

38 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

严晓星

56 人之美

严珊珊

杂谈

16 当忙碌变成一种价值

三三

17 轻率的傲慢

刘擎

27 李纨的鱼与姜氏的渔

曹春梅

52 去寻找可以给你力量的人

麦家

69 遇与不遇

叶嘉莹

话题

22 社会福利是怎么回事

罗振宇

44 何谓真正的善良

拾遗君

48 法律的终极使命是什么

刘晗

58 我们需要“国服”吗

傅莹

人生

18 当父母的“树叶”脱落

王双兴

26 我讲最后一个故事

袁山山

30 废品堆里的“艺术人生”

马宇平

42 暴雨中的英雄

雷册渊

46 一根教鞭

路明

61 考你一个生字

庞余亮

64 学舌的鹦鹉

七焱

68 一个想当诗人的人

申赋渔

人 生

- 70 挡住星星的父亲 田 坤

生 活

- 10 让我们在菜市场终老 程 磊
 34 自恋与爱 罗 翔
 49 反对的话术 冯 唐
 54 当梅西哭泣 老 喻
 62 如何改善久坐劳损的身体 孙悦礼
 66 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 岸见一郎 古贺史健
 67 孤独是自觉的捷径 张二冬

文 明

- 28 求助的艺术 韩田鹿
 32 一首歌的历史 格 子
 35 食洋不化分隔符 李 倩

悦 读

- 15 言论
 36 幽默与漫画

意 林

- 53 书生为真勇 张 炜
 53 翻译 草 予
 53 天赋 毕飞宇
 53 只叫我天天端盘子 张晓风

点 滴

- 9 远走他乡 虹 影
 9 甜蜜的黑暗 林采宜
 11 童年的气球 西门媚
 14 守得寂寞 李大钊
 23 黄昏中的铁匠 宗白华
 45 微书摘
 47 管理与教育的分量 李希贵

互 动

- 71 “《读者》光明行动”(96)

封 面

- 平沙(彩墨作品) 汪钰元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2130258
 传 真 (0931)2130422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品牌发展部

主 任 温 彬 2130321
 副 主 任 王玉柱 2130278

新媒体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印刷发行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 价 9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萨赫勒荒原

◎朱山坡

抵达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的那天晚上，一个叫萨哈的尼日尔黑人来机场接我。从机场到宾馆，我和萨哈几乎没说什么话，他跟我想象中热情奔放、擅长侃大山的非洲人不太一样，一路上拘谨得略显尴尬。

第二天，天还没有完全亮，萨哈便推开我的房门，将我从床上提起来。我有些不愉快，但不能怪他，因为我已经

被告知，哪怕一路顺利，从尼亚美赶到在津德尔的中国援非医疗队驻地也要走一整天。萨哈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不仅要负责我的安全，还要保证将车上的药品、食品一件不少地送达驻地。

我们迅速出发。

按原计划，我本应在尼亚美法语强化班培训半个月，下个月月初再赶往津德尔接替援

非满两年的老郭，但老郭突然病倒，被送回尼亚美，抢救无效，几天前去世了。我和他的遗体在空中“擦肩”而过。老郭一走，津德尔地区医疗队就缺少拿手术刀的医生，那里等待做手术的病人排起长队。我只好提前出发赶赴津德尔。

萨哈给中国援非医疗队当司机有三年多了，他很沉默，但对我偶尔提出的疑问，他总能给我满意的解答。不过很快，萨哈的话多了起来，因为我们进入了一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荒凉之地。

“萨赫勒大荒原。”萨哈说，“穿过去就是驻地了。”

我想象中的萨赫勒荒原跟眼前的完全不一样。它太辽阔、太平坦、太荒凉！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株草，都仿佛相处了千年，却又不得不相互为邻，紧挨着、搀扶着熬过漫长的岁月和亘古的孤独。毫无疑问，我们走的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公路，从荒凉通往荒凉，从寂寞通往寂寞。

我问萨哈：“穿过大荒原要多久？”

“太阳落山之前。”萨哈脸上的淡定让我惊讶。

“何时日落呀？这太阳似乎刚刚升起，那么高迥无际的天空，太阳会落山吗？极目远眺，看不到尽头，山在哪里？”

“山在我的心里。”萨哈说。我刚想笑，萨哈突然肃然起来：“老郭就是那座最高的山。”

怎么突然说到老郭了呢？我故意对他隐瞒实情，说：“我不认识老郭，只知道他是



天津市著名的外科医生。”

萨哈惊讶地朝我投来不满的目光。

我说：“中国有很多跟老郭一样医术高超的医生。”

萨哈说：“我知道。但老郭不仅仅是一名医生……你竟然不认识老郭！”

因为我说我不认识老郭，萨哈不高兴了。

“我一共有过七个孩子，夭折了四个。”他说。我好久才反应过来，直了直身子，问：“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呢？”

萨哈没有回答我，或许他觉得我压根儿不应该有这样的疑惑。因为在这里，死亡如影随形，是一个常识。他又陷入无边无际的沉思。

我想打破尴尬的沉默。“要不，我们聊聊老郭？”我说。

萨哈的脸上突然布满悲伤，连皱纹的缝隙里都堆积着难过。他好一会儿不吭声，只是咳了咳，像被什么卡到了喉咙。看到此等情景，我也不好再提老郭了。

车子跳跃之间，我的肚子饿了。这个点，正是午饭时间，但萨哈没有停下来歇息片刻的意思。我可忍不了饿，便从挎包里掏出一包饼干。萨哈不吃我递给他的饼干，也不吃车上公家的食物，只吃自己随身携带的粟饼，喝自己带的水。他一边开车，一边啃了一半粟饼，喝了一小口水，算是吃过午饭了。剩下那半块粟饼，他不忍再啃，放回衣袋里。我不相信这么高大壮实的

一个人吃这么点儿就饱了。

饭后，我迅速有了睡意。尽管车子一路颠簸，我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我被一个急刹车惊醒。我睁开眼睛时，看到车前站着一个身材高瘦的黑人男孩。他双臂张开，拦住了车的去路。

萨哈伸头出去，朝那个男孩问道：“尼可，你要干吗？”

那个叫尼可的男孩走过来跟萨哈哇啦啦地说：“我等你两天了。三天前，有人看见你开车往尼亚美走，我以为你昨天就会回来。如果今天等不到你，我会疯掉的。”

萨哈扭头对我解释说：“一个熟人……郭医生给他的老祖母做过手术。”

尼可朝我草草地瞧了一眼，对我说：“他是我爸。”

此时的阳光已经变得很柔和，有了黄昏将近的意思。

萨哈问：“祖母还好吗？”

尼可说：“情况很不好！本来她快要不行了，一听说郭医生得病，她又活过来了。”

萨哈说：“郭医生去了尼亚美……”

尼可说：“祖母说了，她必须救郭医生。”

萨哈说：“郭医生能救自己。”

尼可说：“祖母说了……”

父子二人争执起来，互不相让。

突然，尼可醒悟了似的，对父亲的话产生了怀疑：“郭医生不可能去尼亚美，他不会丢下津德尔的病人不管。祖母的心比眼睛更明亮，你骗不了祖母！”

萨哈转过身来，凑到我的耳边，轻声而严肃地说：“不要告诉他郭医生已经去世了。”

我答应萨哈。尼可的目光越过萨哈落在我的脸上，他从我的帽子认出我的身份，便问：“你是中国医生？”

我向他点头致意。他向我露出纯真而谦卑的笑容。

“你回去告诉祖母，郭医生的病已经好了，没事了。过段日子他就会回来的。”萨哈对尼可说。

“真的吗？”尼可盯着父亲的脸问。

萨哈看了我一眼，希望我出言相助。为了打消尼可的疑虑，我挤出笑容对尼可说：“是真的。郭医生休息几天就回来。”

尼可很高兴，竟然手舞足蹈起来。萨哈突然变得有些悲伤，转过身来，不让尼可看到他的神色。

尼可向后退了两步，让我们的车离开。他依依不舍地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也向他挥手说再见。

我们重新出发，但刚走出十几米，又停了下来，萨哈跳下车，往回跑——尼可突然瘫倒在路边！

职业的直觉和惯性让我赶紧跳下车，向尼可直奔过去。

萨哈扶着尼可坐起来，问他：“怎么回事？”

“我饿。我感觉我快饿死了。”尼可说，“我在这里等你们两天两夜了。”

我摸了一下尼可的额头，好烫啊，而且他在不停地颤抖，还在流鼻涕。



“他没有什么问题，只是饿了。”萨哈轻轻推开我，轻描淡写地说。

我返回车上，从我的挎包里取出一块黑麦面包、一罐炼乳，跑到尼可跟前，塞给他。尼可端详着炼乳，双手震颤了几下。

“喝吧，是好东西。”我催促尼可。

但萨哈不让尼可打开炼乳，还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半块粟饼——正是午饭吃剩的那半块，送到尼可的嘴里。

尼可狼吞虎咽地把粟饼吃完，喝了我递给他的半瓶水，很快便恢复过来，脸上慢慢绽放出生命的光彩，像一株快要枯死的草被甘露唤醒。

萨哈从尼可手里夺回我塞给他的炼乳和黑麦面包，还给我。“你不能送他任何东西。”萨哈说，“这对其他人不公平。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们不能违背上天的旨意。”

但尼可盯着我手里的炼乳，眼神里充满强烈的渴望。“能送给我吗？”尼可羞怯地问我。

他怕我拒绝，赶紧补充说：“我想让祖母尝尝，她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东西。我发誓，我不会动它。”

不顾萨哈严肃的反对，我答应尼可说：“可以。”

尼可似乎一下子恢复了力量，从萨哈怀里站起来，举着炼乳，向我表示感谢。

萨哈看到我态度坚决，便不作声，愧疚地闭上了嘴。

萨哈推着我回到车上，继

续前行。为了把刚才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他把车开到最快。

也许为了缓解刚才的尴尬，萨哈主动跟我聊老郭：“去年，郭医生，也就是老郭，给尼可的祖母做过白内障摘除手术，使她瞎了十五年的眼睛重见光明。我的两个儿子患脑膜炎，都快死了，也是老郭治好的。尼可祖母对老郭感恩戴德，视他为儿子。上个月，她沿着这条公路，一个人走了十二天——穿越大荒原，路上差点儿被饿狼和野狗吃了。她是要去见老郭的。她说，十二天前的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老郭被七只萨赫勒荒原恶魔缠住了，她看到老郭很难受、很危险，惊醒过来，从床上翻身下地，二话不说，谁也没有告诉，披着星光和夜色就出发了。她是来解救自己的儿子老郭的，她要带他去除魔。那时候老郭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经常超负荷工作，有点儿疲倦而已。”

“老郭不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况且，他哪有时间去做无聊的事情？他太忙了。任凭老太太怎么说，他都无动于衷，坚决不肯跟老太太走。老太太蹲在手术室门外哭。老郭安慰她说：‘我没事，身体好得很，你不要把眼睛哭坏了，眼睛坏了便看不见那些恶魔了，它们就不怕你了。’”

“老太太听老郭劝，不哭了。她在驻地纠缠了大半天，大家都有些不耐烦，我也快要跟她吵起来了。最后，不知道老太太是什么时候离开驻地的。她回去后便病倒了。尼可

说她快不行了。”

我听说过，中国援非医疗队工作量很大，经常超负荷工作，生活环境恶劣，营养跟不上，常常有医生累倒在岗位上。萨哈说，老太太离开驻地后不久，老郭就出事了。那些天他每天要做两三台手术，经常连续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本来他身体就比较瘦弱，终于扛不住了。那天刚给一个病人做完手术，他就昏倒在手术台前……

太阳早已西斜，我看见地平线上的霞光。但我的视线模糊不清，因为泪水不知道什么时候溢了出来。

萨哈突然把车停了下来，质问我：“你认识老郭，对不对？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把你扔在这里喂狼。”

我怔怔地看着萨哈，他是认真的。

我只好说：“他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你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实情？”萨哈说。

“老郭也对你们隐瞒了实情。他有心脏病，医学上比较罕见的心脏病，很危险，若过劳很容易猝死。除了他，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他要我替他隐瞒。他说哪怕他死了，也要替他隐瞒。”

我哭了。老郭是我的恩师。平时他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但他是市内顶尖的医学权威，一说到医学，他比谁都严肃，对细节的要求比谁都严苛。我们经常为学术上的事情争论不休。虽然我的业务能力在有着三百多名医生的单位里



只输给他一个人，但他没少当众批评我。在工作中我也没少顶撞他，同事们都说我和他是冤家师生，可是我内心对他无比崇敬。

“我怕把老郭的秘密说出去，所以干脆说不认识他，这样你们就不会向我打听了。”我说。

我没有替老郭隐瞒秘密，有些自责。但把秘密说出来，我心里很舒坦。

车子朝着太阳滑落的方向飞驰。几只乌鸦盘旋在车的上空，不断发出饥饿的喊叫，不像在保驾护航。

我突然想起刚才尼可脸发烫、身子发抖。我那时以为他是在烈日下晒了很久，饥渴到了极点才那样的，但职业的直觉和敏感让我醒悟过来，我猛叫了一声：“停车！”

萨哈猛然刹住车，疑惑地看着我。

我说：“掉头！”

“为什么？”萨哈对我命令式的语气有点儿不满。

“我们回去看看尼可。”我说，“我怀疑他患上了疟疾。”

萨哈没有马上掉转车头，脸上也没有震惊和焦急之色。

“疟疾很危险，会死人的。”我说。我第一次到非洲，经验还是不足，敏感性也不够，我为刚才自己的疏忽大意感到羞愧。如果老郭在，他肯定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萨哈重新启动车子。但他没有掉头，而是继续往前开。

“我知道尼可很危险。经验告诉我，他就是患病了。但天黑之前我们必须赶到津德尔

驻地！这里到处都有疾病，每天都有人死去。在死亡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连老郭也不能例外。你已经送给他一罐炼乳，这对其他人已经不公平。你看看这个大荒原，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忍受着饥渴，每年都要枯死一次。你拿着几瓶水去救几株草，但救不了整个大荒原。用不着担心，到了明年春天，荒原上的一切又会重生。”

也许他见过太多的死亡，所以不再惊讶和悲伤。

我乞求萨哈：“掉头吧，救救尼可。”

萨哈不为所动，淡淡地对我说：“老郭，你们中国医疗队，已经救了我的两个儿子，治好了我的老母亲，如果我再耽误你赶往驻地救治其他病人，村里人会说我替你们开车是为了谋私利、得好处。我宁愿死也不能那样做！日落之前我们必须赶到驻地，他们等着药物救人。”

日落时分，荒原更显苍茫。天色慢慢暗淡下来。我忍不住回头看，但飞扬的尘土遮住了一切。

地平线在遥远的前方，太阳朝着地平线缓缓下坠。我们很快便要到大荒原的尽头了。

我如坐针毡，几次想推开车门跳下去，但车速越来越快，车子像要飞起来。我狠狠地瞪了几眼萨哈，最后一次瞪他时，意外地发现他已经泪流满面，泪水重重砸在方向盘上。我一下子瘫在座椅上。

夜幕降临前，我们终于穿越萨赫勒大荒原。抵达津德尔

驻地时，已是繁星满天，月牙挂在头顶。

到了津德尔驻地的第二天，我便接替老郭开展工作。病人非常多，我跟同事们每天要救治不少人。我的手术水平得到同事和病人的认可，他们说我不愧是老郭的学生，这让我很高兴。但我时不时地想起尼可。他本应是我到非洲后第一个救治的病人，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萨哈经常外出，大约两周之后，我才再次见到他。

我自然而然地问起尼可的情况。但他对尼可避而不谈，只说起尼可的祖母。

“当天晚上，她喝了一口尼可带回去的炼乳，半夜里便去世了。”萨哈说，“她说她喝到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肯定是她的儿子老郭带给她的，圆满了，可以满嘴乳香去见祖先了。”

“但是，请你不要见怪。”萨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尼可欺骗他祖母说，炼乳就是郭医生送的。”

我耸耸肩，向萨哈表示我并不在意。但我向萨哈提了一个要求：再次穿越萨赫勒荒原时，我想顺便到萨哈老家的村子里看看。

萨哈沉吟了一会儿才答应我：“等到我们先人的魂灵聚集时，你也许能看到尼可的祖母。”

我很期待。到那时候，我真的希望还能见到尼可。

（深 味摘自《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本刊节选，李晓林图）



船

●苏童

到常熟去的客船每天早晨经过我家窗外的河道，是轮船公司的船，所以船只用蓝色和白色的油漆涂装成两个部分，客舱的白色和船体的蓝色泾渭分明，使那条船显得气宇轩昂。每天河道里都要通过无数艘船，我最喜欢的就是去常熟的客船。我曾经在美术本上画过那艘轮船，美术老师看见那份美术作业，很吃惊，说：“没想到你画船画得这么好。”

孩提时代的一切都是易于解释的，孩子们的涂鸦往往在无意中表露了他们的挚爱，而我对船舶的喜爱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热衷于对船的观察或许隐藏了一个难以表露的动机，这与母亲的一句随意的玩笑有关。我不记得那时候我有多大，也不知道母亲是在何种情况下说了这句话，她说：“你不是我生的，你是从船上抱来的。”这是母亲们与子女间常开的漫无目的的玩笑，当你长大成人后你知道那是玩笑，母亲只是想在玩笑之后看看你惊恐的表情，但我当时还小，还不能分辨这种复杂的玩笑。我因此记住了自己的另一种来历，尽管那只是一种可能。我也许是船上人家的孩子，我真正的家也许在船上！

我上小学时，一个真正的船户的孩子来到隔壁我舅舅家。我舅舅家只有女孩没有男孩，那男孩的父母就通过几道人情把儿子送到我舅舅家——一个老实而显得木讷的男孩，脖子上戴着船户子弟常戴的银项圈。我对那男孩的船户背景有一种狂热的兴趣，我一边嘲笑他脖子上的项圈，一边向他提出各种问题，问他为什么不待在船上，跟他的父母在一起，难道在船上不如在我舅舅家好玩？那个男孩只是回答我，他要在街上上学。他不愿意跟我谈话，也不愿意跟我做朋友，这使我觉得有点颓丧。

有一天我听见窗外响起一片嘈杂声，跑出去一看，一条大木船在向我舅舅家门前的石埠慢慢靠拢。船上的那对夫妇忙着要靠岸，而一个小男孩站在船头拼命地向岸上挥手，嘴

里大叫着：“哥哥，哥哥，哥哥！”我随后就看见我舅妈拉着那男孩站在石埠上，我知道这就是那男孩家的船，船上的夫妇是他的父母，那个大叫大嚷的小男孩是他的弟弟。我几乎是怀着一种忌妒的心情看着眼前这一幕的，但我发现那男孩一点也不高兴，他仍然哭丧着脸，面对满脸喜色的家人。我觉得他不知好歹，他母亲眉眼周正，他父亲英俊魁梧，他的家在一条船上，可他还哭丧着脸！

那船户的儿子在我舅舅家住了一个学期后就被他祖父接走了。奇怪的是，他一走，我对自己身世的想象就停止了，或许是我长大了，或许是一个真实的船户的儿子清洗了我内心对船的幻想。至此，船在河道上行驶时我成了一个旁观者，我仍然对船展开与年龄有





远走他乡

虹影

小时候，父亲说，人应该像江水一样，朝自己的目的地流去，遇到阻碍，若不能直接过去，就绕过去，但是不能停下。这些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上小学第一天，父亲送我去。我因为害怕，紧抓着父亲的手，他带我到小学转，看到一口井，他叮嘱我：“这口井里的水，以后千万别喝。”

“别人喝，怎么办？”

“你别喝就行。”

“喝不得？”

“就是，你喝了就会两脚生根，记住没有？”父亲不耐烦了，“你长大得远走他乡，才有志气。”

我后来真的没喝那井水，不管天有多热，我都不喝。同学老师都喝。父亲要我远走他乡，就是把一种梦想传给我，这也许是他心底的期待。

（从容摘自知识出版社《饥饿的女儿》一书，李民图）



祖母走的时候八十四岁，她是油尽灯枯，无疾而终。

她这一走，我内心的娘家就没了，通往故乡的路也就此荒芜。

这么多年来，每一次梦回童年，场景都是祖母的老屋，我都在和她说话。她是我童年的归宿，也是内心的家园。

父亲的爱，如同一束光，带着殷殷的期待，在那样的光芒里，我只能是一个所向披靡的战士，永远坚强，永远独立。

比起这种让人不敢懈怠、不敢喘气的光芒，我更喜欢黑暗。模糊、温暖、安全感满满的黑暗，土壤一般厚实，包容一切。祖母的爱如同这种黑暗，在里面，我不必担心受到指责，可以容忍自己的疲惫和慵懒，冬眠一样等待生命的春天。也可以像种子一样，吸足了养分，慢慢张开胸

膛，发出新芽，冒出地面来，长出枝叶，开出花朵，变成参天的大树……没有了这种黑暗的土壤，我就只能变得强大。

这世间，所谓的强大，通常是孤独打造出来的金盔银甲。

没有人生来强大，那些看起来无比强大的人，多半是因为没有退路。

我也是。

（相和摘自文化发展出版社《那些安静的日子》一书）

甜蜜的黑暗

林采宜

关的想象，但那几乎是一种对航行和漂泊的想象了。在寂静的深夜或者清晨，我有时候被窗外的橹声惊醒，有的船户是喜欢大声说话的，一个大声地问：“船到哪里去？”另一个会大声地答：“到常熟去。”我就在被窝里想：常熟太近了，你们的船要是能进入长江，一直驶到南京、武汉，一直驶到山

城重庆就好了。

我初中毕业报考过南京的海员学校，没有考上，这就注定了我与船舶和航行无缘的命运。我现在彻底相信我与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在我唯一的一次海上旅途中，我像那些恐惧航行的人一样大吐不止，但我仍然坚信船舶是世界上最抒情、最美好的交通工

具。假如我仍然住在临河的房屋里，假如我有个儿子，我会像我母亲一样向他重复同样的谎言：“你是从船上抱来的，你的家在一条船上。”

关于船的谎言也是美好的。

（商音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露天电影》一书，汪钰元图）

让我们在菜市场终老

●程磊



在我成长的那座小城，菜市场里，高手如云，各有际遇。

赵屠夫随手便能划拉出一块正好二两的肉，几乎没有误差。他做人也是，分两不差、一丝不苟。

卖菜的张大妈热情地帮你挑菜，甩水，称重，算账，找零，一气呵成。甩水的动作看起来很用力，其实水并没被甩出来多少，依旧藏在菜叶里，这样可以让每次成交多收获几毛钱，生活逼她变得精明。

菜市场里藏着一个平行世界，有专属的密码，需要浸淫许久，方可探知端倪。这里是大人们生活经验与人情世故的学堂，也是小朋友们眼里的生物世界。拥挤，嘈杂，活色生香，永远客似云来。生鲜肉味、蔬菜的泥土味，剁肉声、吆喝声，浸润其中，每一处都是生动而鲜活的真实生活。

传统菜市场无疑是一座城市生活智慧的发源地，从祖辈沿袭而来的生活习俗隐伏其中。它像一个根植本土的食材博物馆，透露着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活习惯。所以，逛当地的菜市场，可以窥见一座城市的灵魂，是阅读一座城市的绝佳起点。

立冬时节，武汉的菜市场上，时令菜肯定是这三样：洪山菜薹用来清炒，巴湖的九孔藕用来做排骨汤，买点藜蒿回去就着自家腌制的腊肉，随便炒炒便是一盘可口小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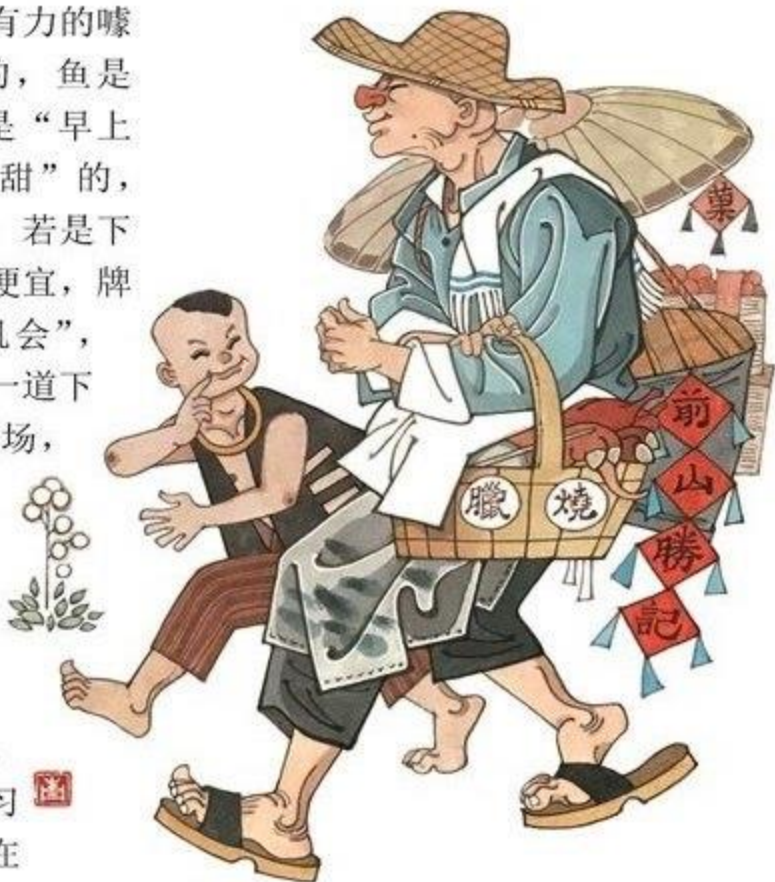
菜市场的价格标签多是自制的，从泡沫箱上掰一块，插上小棍，写上菜名、价格，以及能招徕顾客的简洁有力的噱头：藕是“包粉”的，鱼是“梁子湖”的，排骨是“早上剁”的，萝卜是“脆甜”的，大白菜是“甜嫩”的，若是下定决心要比别家卖得便宜，牌子上会写“机会、机会”，字体加粗，或者加一道下划线。在武汉的菜市场，讨价还价的关键词是“讲胃口”，意思是大家都是要面子的人，我提出来让五毛一块的，你就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得很无趣了嘛。

武汉人的饮食习惯、性情爱好，都藏在

对食材的选择和与摊贩的你来我往中。

在成都，菜市场“早高峰”刚过，麻将桌便被支了起来。倘若菜贩子连麻将都不打了，集体起立，那一定是因为来的这位熟客，值得让成都人暂时放下麻将。每个菜市场总有几位VIP（贵宾）客户：讲究的家庭吃饭不剩菜，每次买菜虽买得少但买得勤；有的家庭几代人住在一起，或者几代人习惯到了饭点去老人那里吃饭，这意味着一个人要买一大家子的菜——这样高频的、采购清单长的客户，自然就被商贩们升级为VIP。

在无限的物质欲望中，吃大概是最容易实现的。平实富足，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把





童年的气球

● 西门媚



20世纪70年代，玩具是稀有的，气球更是难得。到80年代初，物质丰富点儿了，街上开始有了神奇的氢气球。

每年元旦前，就有人拖着气罐出来，在街边灌气球。小孩子们会围着他，看他手上的气球慢慢膨胀起来，最后拴上绳子，就会飘在空中。

那几年元旦，父母都会给我买一只红色的氢气球，我牵着绳子，带着我的红气球，四处招摇。但总会在某一个瞬间，一不留神，气球就飞走了。

但氢气球只在新年有的卖，飞走了只能等到第二年再买。

童年的我，看着气球越飞越高，就会泛起懊悔又忧伤的心情。

直到有一年，元旦结束，氢气球仍然在我手中，没有弄丢。我把它关在房间里，看着它慢慢瘪下去，从天花板的位置慢慢下降，飘在半空，一个多月后漏得脱了漂亮的球形，变得坑坑洼洼，难看起来。

那年之后，我不再要求买气球，也不再留心这些玩具，开始关心其他事物。算起来，童年就是那时结束的，物质短缺的时代也逐渐远去。

（游好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食光机：食物中的当代小史》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这样的生活理念贯彻执行得最好的恐怕要数潮汕人。吃是潮汕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来买牛肉丸，店主定会为你配搭上用牛骨熬制的浓汤，再来一包油爆蒜头，让你到家后的这锅牛肉丸汤信手拈来。卖螃蟹的会热情招呼并建议：大个头的用来煲苦瓜汤，去火、排毒还养颜，小的生腌也不错。买卤味，不管要多要少，想要哪一块就给你切哪一块，想要架子给你起架子，想要腿就给你腿，想要脑袋给你脑袋，并配上相应的辣椒、米醋、卤水等。你买一条鱼，店主会主动询问，清蒸、煮粥还是吃火锅，以便进一步按照客人的需求来操刀杀鱼——煮粥给你切块、火锅帮你起片，刀工精细，拿回家可以直接下锅。

在潮汕的菜市场里，几乎每个摊位后面都放着泡工夫茶的茶具，闲下来的时候小贩会

做工夫茶。他们熟练地用热水烫茶杯，熟练地操作着“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这些潮汕工夫茶的冲泡手法，并招呼买菜的街坊来喝茶。接过一杯茶，慢慢喝，如同这片奇妙的土地，其中的滋味也需要慢慢品尝。

菜市场里也聚集着一座城市的美食。在武汉的任何一个菜市场里，少不了的一定是卖卤菜、熟食的店。鸭翅鸭脖、牛肉牛筋、卤藕海带、炸肉丸、蒸鱼丸、发糕馒头热干面……每个小吃摊位，都不缺客流。毕竟，让我们流连的，除了世界之大、江湖之远，还有这出身于本地街角巷头、集散于菜市场的美味。

潮汕地区把冷盘小菜统称为“杂咸”。一进菜市场，最容易看到的，是摆满不锈钢盆的杂咸摊，几十种，五颜六色的，很有视觉冲击力。一碗白粥，配上几种杂咸，既草根又

有点奢侈，打发一餐饭，就是这么简单。

肉在案上，菜在篮里，掌控餐桌的野心并非始于烹饪，而是从决定买哪几棵菜或哪一条鱼就开始了。菜市场给我的安慰，像一个锚点。空茫茫不知前路，心慌慌探不到底时，去趟菜市场，一通采买，洗菜切菜，剁馅腌料，乒乒乓乓的人间烟火气驱赶了不良情绪，认真吃完一顿饭，添气力也添豪气。

“今天吃什么”与“今天怎么吃”，生活难或易，都逃不过这两个问题。其实一家人就应该这样，大家平日里赚吃饭的钱，再商量买什么菜，吃什么样的饭。无论我们在何方，面对的都是这样落在实处、具体生活，而它也透露着你是谁。

（东篱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吃和远方》一书，本刊节选，陈岱青图）



《觉醒年代》剧照

我是怎么拍《觉醒年代》的

◎张永新 口述

◎许晓迪 吴淑霏 整理

——骆驼与车辙——

2018年7月1日，我们带着党旗来到北京大学红楼。这一天，《觉醒年代》正式建组。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李大钊先生的手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红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剧组不能在里面实拍。我犹豫了好久，最后一咬牙，决定自己搭。我们租了一个大摄影棚，1万多平方米，基本还原了红楼的环境，包括楼梯的扶手、房间的开关、电灯的灯罩，甚至电线的走向都是实景复刻，虽然它们只是“背景板”，但只要在画面里，就要做到真实。

美术、道具部门下了大功夫。服装设计上，大钊先生的衣服，无论棉袍还是长衫，都是质地最粗糙、针脚最疏大的。胡适的衣服则以西装为主，非常得体精致。两个人着装上的区别，体现了二人性格的区别，乃至立场的区别。

声音设计上，上海有“小热昏”，北京有“数来宝”，我们让一南一北两个民间艺人在街头讲时政新闻。陈独秀、李大钊走在街头，剃头的拿着响器“唤头”，发出“铛”的鸣响；辜鸿铭坐的洋车车铃声，我们也反复采录，放入戏里。这是市井百姓的声场。

鲁迅先生登场，背景是小说《药》的场景原型。青年被斩首，众人争抢人血馒头。自始

至终，先生没有回头，他在看什么？龙门石窟的拓片。那时先生精神苦闷，只得沉迷于金石，手里拿的是“龙门二十品”中的《郑长猷造像记》。拍的时候我没注意，剪片子时看到了，赶紧让人核实。他们告诉我，导演你放心，这是精心准备的。

心血就在这些点滴中，观众可能不会注意，但恰恰是这些地方，真正见功夫、见责任、见热情。

我们用了几百车的沙土，每车8吨，铺在横店的水泥路上。沙子是从张家口运来的，筛了好几遍，才还原出100多年前北京城风沙漫天的感觉。有不少街头演讲的戏，演员和我说，拍完第二天刷牙，还能刷出沙子来。陈独秀住的箭杆胡同，家门口20多米长的路，用了38车的土，马车来回轧了3天，才勉强轧出车辙。

为什么要拍车辙？秦始皇统一中国，书同文、车同轨，2000多年几乎没有改变。20世纪初，西方已经进入船坚炮利的时代，我们依然在古旧的车辙里踟蹰不前。《觉醒年代》讲述的6年，欧洲经历了“一战”，民不聊生；中国是军阀混战，列强环伺，你方唱罢我登场。

开篇第一个实景镜头拍的是骆驼。我们把机器埋在坑里，上面加一层强化玻璃，牵着骆驼来回遛。到第42遍，骆驼终于踩到了镜头，说“过”的时候，我的声音都在发颤。



骆驼给人的印象总是忍辱负重，就像当时我们这个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状态。当温顺的骆驼的大蹄子，在逆光的升格镜头下，踩在千年不变的车辙上，所引发的联想，只有中国人能看懂。

—— 肉身投馁虎 ——

我喜欢拍动物，剧组的道具库就像一个动物园，鸡、鸭、鹅、羊、猫、狗、兔子、蚂蚁、螳螂，外面还拴着牛。拍的时候全组出动，引着它们往镜头前去。

蚂蚁出现了好几次。陈延年第一次将蚂蚁放生，弹幕里有人说“生如蝼蚁，心向光明”，有人说“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联想。

就像陈独秀在监狱中看到的那只螳螂。放风时，先生走到墙角，发现一只小螳螂，将它端在手中。这时的配乐是古琴曲，带着杀伐之声。掌心里的螳螂，螳臂像刀一样，举起又放下。在那一刻，先生心中翻江倒海想的是什么？它带给观众无限的想象。

这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蔡元培风雪三顾陈独秀，请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第三次，陈独秀“蓬门今始为君开”，音乐一起，俩人四目交接，一个起身行礼，一个哈哈大笑。很多观众说看哭了。两个加起来快100岁的男人，长得又不是多好看，为什么看得人心潮澎湃？这里面有我们中国人高贵的精气神。

黄沙、雨雪、大风，是我们常用的视觉手段。第三集毛泽东出场，剧本只有一行字，但我们下了大功夫。100多米长的街道，出现了横行的马队、乞讨的乞丐、鱼缸中的金鱼、污泥中的鸡鸭鹅、插着草标被卖的孩子、坐在车里吃三明治的少年。这时候，瓢泼大雨中，这个一袭青衫的人，怀揣《新青年》，一脚荡开了污水。

这种细节还有很多，鲁迅出场时的人血馒头，李大钊江南之行看到的裹着小脚、跟公鸡成亲的小新娘，法租界里蛮横的外国人，长辛店的工人，海河边饿死的同胞，义愤填膺的义和团老战士，安源煤矿拿着破碗接雨水的小孩……这些视觉元素，一再点出民国的荒唐。

如果它不惨痛，何会有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拯救这个国家？

如此，才知道先生们的伟大。陈独秀、李大钊撒传单的时候，戏台上演的是京剧名段《挑滑车》——金兵围困牛头山，岳飞麾下名将高宠连挑11辆滑车，终因马匹力竭，英勇战死。戏台上演的是精忠报国，楼上撒传单的陈、李二人，也是壮怀激烈。他们这样的教授，一个月几百块大洋的工资，本可以过锦帽貂裘的生活，是什么驱使他们“肉身投馁虎”，宁可被抓进监狱、断送生命也要振臂一呼？我以为，就是“爱国”两个字。

—— “他们爱我” “因为你爱他们” ——

《觉醒年代》拍的是伟人。但伟人也是平常人。有些剧我们不爱看，因为演的不是“活人”，总采用僵化的处理手法。今天的“90后”“00后”，对影像的审美水平很高，眼光独到。观众不可欺，年轻观众更不可欺。

革命历史题材剧更要把人塑造得鲜活。剧里，编辑部开会，陈独秀边嗑瓜子，边把瓜子皮推到蔡元培那里，蔡先生推过来，他再弄过去。反复三次，蔡先生说，好，都给我了。看到这里，观众一定会心一笑，因为我们兄弟姐妹间，也常开这种玩笑。它是生活中的情趣，历史立马有了烟火气。

一场崇高的戏过去，我们会马上接一个有烟火气的场次。出狱时，陈独秀放飞了女儿带给他的鸽子英英，白鸽在阳光下像一只小精灵，镜头反打向监狱里的先生，透过铁栏杆看着外面的自由世界。这么美妙绝伦的画面，下一场切过来，是两个孩子坐在院里哭：“爸爸是坏蛋，把我们的鸽子放走了。”

大钊先生，我们要拍他作为革命先驱的伟大，也要拍他作为父亲、丈夫的平凡。伟大孕育在平凡之中。李大钊和赵纫兰在雨中的最后一场戏，他向妻子承诺，等到学校可以摆上一张安静课桌的时候，两个人坐在教室里，他会一笔一画地教她认字。这是多么简单的承诺，但大钊先生终生没有实现。

大家喜欢的父子惜别那场戏，我们用了“闪后”的技法。陈延年、陈乔年在1927年、



《觉醒年代》剧照

1928年先后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我们快进时间，看到他们满脸血污、脚戴镣铐，血海中飘落朵朵鲜花，他们回头微笑；另一边，父亲陈独秀眼含热泪看着他们，仿佛看到了儿子们的未来。这场戏播出时，满屏的弹幕淹没了画面。我拍的时候也很动情，第一次做现场阐述时，所有人都眼中含泪，大家能感受到，这是我们想要表达的壮美。

这部戏拍了几个月，令人动容的场景至少七八十个。有一场戏，大钊先生站在火车头上，给长辛店的工人讲五四运动的意义。我跟张桐商量，加一句台词：“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张桐说的时候，眼中是含泪的。那天用了近400名群众演员，有老有少。在监视器里，我发现所有人的眼睛都是晶莹剔透的；拍完了，我扭头

看后面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沉默着，眼睛都泛着泪光。

好多年轻朋友喜欢《觉醒年代》，他们把主席叫“教员”，叫蔡公“慢羊羊”，说辜老爷子（辜鸿铭）可爱，这些说法透着年轻人的率性与尊敬——他们心中有大格局，只不过以前很少有投射的地方。我不认为这部戏拍得多好，只是因为它激活了我们对历史的想象。李大钊、陈独秀也好，陈延年、陈乔年也好，赵世炎、邓中夏也好，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永远不缺为民请命的人、埋头苦干的人、献身求法的人，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

今年清明节，上海龙华的延年、乔年烈士墓前，鲜花比平时多了几十倍。有人把炒糊的南瓜子摆在了延年烈士的墓前。那是我们剧中设计的桥段，但观众当了真。

有网友写了一段虚拟的对话。大钊先生和延年烈士，看着今天的年轻人把鲜花摆在墓碑前。大钊先生拿起一束闻了闻，说“花很香”，把它递给了延年。延年说：“先生，他们爱我。”大钊先生拍了拍延年，说：“因为你爱他们。”

我还看到网友说，今天的合肥，有一条延乔路，旁边还有一条集贤路，而陈独秀安葬的地方就叫“集贤关”。这两条路始终没有交会，但有同一个终点，叫繁华大道。

（昆 华摘自《环球人物》2021年第9期）

近来常听人说：“我们青年要耐得过这寂寞日子。”我想这“寂寞日子”，并不是苦境，实在是一种乐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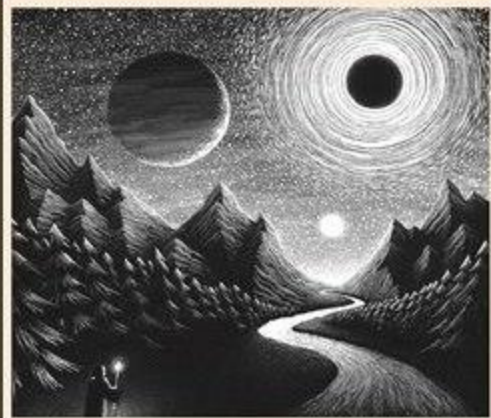
我觉得世间一切光明，都从寂寞中发见出来。譬如天时，一年有一个冬季，是一年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木枯黄，气象凋落，死寂冷静，都是它的特色。可是那一年中最华美的春天，不就是从这寂寞的冬天发见出来的吗？

一天有一个暗夜，也是一天的寂寞时段。在此时间，万种的尘嚣嘈杂，都有一时片刻的安息。可是一日中最光耀的曙色，不就是从这寂寞的暗夜发见出来的吗？热闹中所含的，都是消沉，都是散灭；黑暗寂寞中所含的，都是发生，都是创造，都是光明。

（晓晓竹摘，（澳）贾斯廷·埃斯考特图）

守得寂寞

●李大钊





以读攻毒。

——据《2021 图书消费半年报告》，中国 44% 的消费者的阅读量在疫情期间有了大幅增长

我们用“瘦等于健康”来掩盖对肥胖的歧视，也用它粉饰“白瘦幼”审美的霸权。

——我们常常说人不是机器，却把自己的身体看作机器，总想通过一些公式和配方，来控制、改变身体的运作方式，以迎合转瞬即逝的潮流

你的潜意识正在操控你的人生，而你却称其为命运。

——心理决定命运

儿时仰星光，举手若能摘。

于今七尺身，天高不可即。

——语出杜随。越长大，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喜欢一个人说不上为什么，不喜欢一个人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人真的很奇怪

我们不是世界的观察品评者，而是世界的参与者。

——互联网上不断上演“反转剧情”，让人们对“真诚”抱有极大怀疑，但生活的目的不只是分辨真假，人更需要与其他人发生真实交互

有点钱，有点闲，有点爱好，有点期待。

——所谓幸福

言论

坚持到底，有时候并不是因为足够坚强，而是因为别无选择。

——励志故事背后的无奈现实

薄酒可与忘忧，丑妇可与白头。徐行不必驱马，称身不必狐裘。

——语出黄庭坚《薄薄酒二章》。无祸不必受福，平淡的日子最美好

你不能要求拥有一个没有风暴的人生海洋，没有风暴的不是海，而是泥塘。

——痛苦和磨难是人生的一部分

时间贫穷。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越来越多人的时间安排已精确到小时甚至分钟，时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痛点就是起点。

——如果感到生活中有不如意的地方，那就是可以创新

的地方

共情社交和功利社交。

——心理作家风墟把社交分为两种

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复一日，会突然在某一天让人看到坚持的意义。

——任何微小的努力乘以 365 都会变得明显

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过去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

所谓理解，通常不过是误解的总和。

——很多时候，你以为的“共情”，不过是“我认为”

能够运用幽默的手段处理人际关系中的矛盾是人格成熟的标志。

——幽默是人际关系中的润滑剂

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我们本身。

——尊重“路人”

目的驱动、价值驱动、倾听驱动、冲突驱动。

——高效沟通的规律。没有驱动力的沟通只是闲聊

人的恐惧多与懒惰有关。

——人们总是一边浪费时间，一边感慨时间不够用 🌱



“忙碌令我快乐”，真的吗

汉语的博大精深，从“忙”这个字就能体现。当我们说别人“忙”的时候，往往会积极化这个字的内涵，比如所谓的“大忙人”，言下之意是对方被很多人和事所需要；而当主语是自己时，“我很忙”又总传达着焦急、疲劳之类的负面情绪——这既是“忙”在语言层面的复杂性，也间接说明，忙碌的是自己还是别人，会影响到我们到底能不能客观看待这件事。

事实上，人类并不抗拒忙碌，尤其是主动忙碌。对当代人来说，“看起来很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人们总是将“忙”和一些优秀的特质联系在一起，比如进取、坚毅、有野心等，被认为是职场上稀缺的好品质。

有研究表明，如果是从个人主观意愿出发的“不想闲着”，确实能调节负面情绪、强化自我认知，进而提升幸福感。

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将如何进行时间管理、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完成更多的任务，看作自己能力的证明。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也在《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里说，只要定居在城市里，我们就无法把工作当成简单的谋生手段，而是将其视为拥有高度社会化水平和适应能力的证据——这意味着你是一个真正的“社会的人”。

问题是，既然忙碌如此有益，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像一些人那样“享受”忙碌？

答案可能是，“被动忙碌”充斥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为了保证自己不失业，许多人不得不假装很忙。

当忙碌变成一种价值

●
三
三

随着无益工作的增多，正常工作受到影响。如果我们提取某个生活片段来观察，会发现这种“被动忙碌”无处不在：该忙的时候在开会，不该忙的时候却要加班，上班要表现出全情投入的模样，下班还得想方设法营造自己只是暂时离开工位的“人设”，休息日也会发一些仅领导可见的微信朋友圈来彰显自己的工作态度——这就是很多当代“打工人”的写照。

当然，还有一种忙碌介于主动忙碌与被动忙碌之间：只要一闲下来就想看点什么、做点什么、知道点什么，哪怕只是“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毕竟，忙碌给人带来成就感，时间就是金钱，很多人都在不停地自我充电、自我进步、自我驱动，即使他们其实并无真正想做的事。

为什么我们不敢闲下来

如果忙碌是有价值的痛苦，那么清闲就是可引起焦虑的自由。在当下，越来越多人患上“空白时间焦虑症”，只要一闲下来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在学东西，进而否定自我存在的价值。但这个认知并不表示我们可以立即投入主动忙碌——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不停点亮手机屏幕，点开社交软件再退出，在碎片化的信息中消磨掉无所事事的时间。

我们无法接受过分忙碌，但也不想过得太清闲。在被动忙碌的时候，我们大可以说是工作、资本、生活令我们不得不连轴转，但当选择权交付到自己手上，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时间，却还是不知道想做或者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才是真正考验我们自由意志的时刻。

很多人只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不要枯燥





轻率的傲慢

◎刘 擎

以前我们如果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名演员，总要说些理由来——我们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讲出一二三四，才能为人信服。现在简单多了，基本上说“我喜欢”三个字就足够

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么重要了呢？

这并不是坏事。“我喜欢”变得如此重要，其中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

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让我们感到困惑：无论多么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说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选择”

就成了一个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就变得脆弱、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

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边习惯于轻率的傲慢，一边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

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些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事物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候甚至能压倒其他一切标准。

（秋水长天摘自新星出版社《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一书，（韩）金大炫图）

的重复劳动、不要朝不保夕的生活方式、不要在经济和精神上依附他人、不要被系统控制，但如果真的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就十分困难。毕竟，生活是有惯性的，而跟着惯性走总是简单的。

生活的尽头是“摸鱼”吗

在越来越忙碌的当代生活里，日益完善的“永不离线”式工作文化让我们的私人空间被不断蚕食，一些年轻人将工作视为一种“不得不忍受”的禁锢，职业的发展已经不再被看成努力就有收获的等价交换，于是他们纷纷做出“非关键时刻拒绝再卷”的决定，试图从被动忙碌当中脱身，用截止日期（deadline）之前的顽强“摸鱼”帮自己找回一点儿有控制感的悠闲。

“摸鱼”哲学不动声色地成为新型职场消极哲学，它的诱惑在于其中包含的忙里偷闲、苦中作乐，所以哪怕有时候我们已经在休息了，

但还是在一刻不停地刷手机。遗憾的是，即使是休息，想要获得高质量的娱乐和休闲，其实一样是需要思考的，而“摸鱼”不需要思考，只用一些简单的手指动作，便能让人获得瞬时而同质的快乐。所以“摸鱼”只是一种瞬时体验，而不负责解决任何根本问题，因为它像我们厌恶忙碌又难耐清闲一样，只是以一种抗拒的姿态声明自己“不想要什么”，但不能给出建设性的回答。

在忙碌和清闲之间摇摆不定的年轻人，需要回答的是有关时间的失与得的问题。如果忙碌已经成为当下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现实，那么“摸鱼”则更像一边抵抗职场内卷，一边掩盖自己始终找不到彼岸的焦虑的混合物。

在越来越密不透风的当代生活里，忙碌被视为洪水猛兽并不奇怪，只是清闲看似平易近人，若想接住它却需要十足的清醒与坚定。

（晨 兴摘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 现在”，肖文津图）



三姐妹和母亲的合影

双重丧失

为父亲办理后事时，亦邻发现，母亲的情绪像钟摆一样，变来变去。那是2018年春天，父亲走了，母亲病了，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匀速行驶了几十年的列车，突然脱轨、失控。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不久，3个女儿带母亲去了医院，医生递过来的诊断书上写着“中重度老年认知症”，属于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的混合型。父亲从这个世界消失，母亲的记忆被一点一点抹除，两个漩涡遇到一起，变成更大的漩涡，整个家被裹挟其中，乱了阵脚。

20世纪60年代，父母在部队相爱、结婚、生子。两个人感情好得出名，一起看电影，一起做家务，一起跑步，一起骑自行车，直到头发白了，还保留着甜蜜的情趣。有段时间，父亲看起了言情剧，遇上接吻的镜头，还去逗母亲：“他们又抱到一起啃萝卜了，来，我们也啃一下。”母亲就笑，翻一个嗔怪的白眼。父亲得了冠心病后，两个人开始手握着手睡觉，这样，如果父亲不舒服，母亲就能立刻察觉。亦邻回忆，舅舅去世时，父母还抱在一起哭，“约定以后两个人一起走”。

没人料到他们会突然被拽进疾病的深渊。父亲患上心衰，卧床直到离世；而母亲的情绪，在激动和漠然之间来回切换，有时候踉踉跄跄跑过去关心父亲，但多数时候，是麻木

的、不耐烦的。

2018年5月，在病床上处于昏睡状态的父亲突然清楚地喊出4个字：“准备出发！”过了一会儿，又喊了一句：“出发！”然后离开了人世，终年84岁。母亲的病情继续不可逆地恶化，很多记忆被抹除，越来越像一个孩子。

“捡来”的小孩

父亲下葬前一晚，三姐妹分别和他告别。到亦邻了，她发现自己很难和父亲对话，脑袋一片空白，最后决定用自己擅长的方式，画画。

亦邻做了20多年插画师，但画自己的父母，此前从未被列上日程。父亲去世后，悲痛之外，亦邻总觉得有些含混不清的情绪堆积在那儿，埋怨、自责，或者遗憾？童年时代系在

心里的一个又一个疙瘩似乎没有机会解开了，宣泄似的，她拿起了笔。

亦邻的童年记忆大部分与乡村有

关。当时，因为保姆离开，父母决定把一个孩子送到外婆家。姐姐清雅不愿意，还没与家人分别就大哭，于是亦邻成了被送走的那个。

月亮、蜻蜓、独轮车，还有一眼看不到头的田间小路。乡村生活的快乐是真实的，但情感缺失也是真实的。父母变得越来越陌生，有时候，亦邻在外面玩，看到爸爸妈妈来了，撒腿就往回跑，钻到牛棚里躲起来。那些举动里藏着小女孩的巨大心事：亦邻想跟父母走，又

当父母的“树叶”脱落

●王双兴



一家五口（亦邻绘）



怕他们不是来接自己的，更怕被接走几天又要被送回来。为了不被拒绝，干脆装作不期待。

五六岁时，亦邻被接回父母身边。在外婆家时，她还是那个开心就笑、生气就闹、脾气上来就满地打滚的小兽，但回家后，因为担心再被送走，她突然变得小心翼翼，不笑不闹更不打滚，每天竖着耳朵听爸妈聊天。

妹妹小菀出生后，亦邻的失落感变得更强。妹妹足够可爱，会撒娇，赢得了爸爸的偏爱。妹妹学跳舞是被支持的，但亦邻学画画却被反对；妹妹出门回来父亲翘班也要去接，亦邻曾凌晨三点一个人拖着行李回家。很多年之后姐妹俩聊起父亲，同时惊叹道：“我们说的爸爸是同一个人吗？”

那时候，亦邻总听周围人说：“你是捡来的，爸爸妈妈都不喜欢你。”叔叔们抱着胳膊，跷着二郎腿，把调侃和挑衅一个女孩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亦邻气不过，歪着脑袋怼回去：“爸爸妈妈不喜欢我，我还有外公外婆。”看热闹的人不尽兴，继续说：“你外公外婆也不喜欢你，不然怎么会把你送回来。”亦邻站在人群中间，用力想办法抵挡这些中伤，最后装出恶狠狠的样子，说：“都不喜欢我算了，我自己喜欢自己！”没想到，爸爸在一旁听到这句话很高兴，说亦邻“有志气”——这是她在成长中得到的为数不多的认可。

装出来的盔甲被当成真的坚强，亦邻只能把眼泪憋回去。以至在后来的岁月里，亦邻花了很长时间、很大精力，想要确认和证明自己是被爱着的。

后来，三姐妹陆续长大、离家，童年的伤没机会治愈，被搁置在那里。

姐姐清雅在外工作几年后回了故乡，亦邻去了广东，妹妹小菀去了北京，天各一方。几十年里，亦邻和父母相处的最长时间是一个多月——她把父母接到广东的家里住过一次，其他时间，她只在春节回家。再后来，一家人重新聚到一起，是在父亲的灵堂。

和解

在和母亲一起画画的过程中，亦邻聊起了小时候的自己，那个在长辈眼里淘气、像男孩

子，但又藏起敏感和脆弱的女孩。

母亲说，怀亦邻的时候，人们根据母亲的肚子大小、形状，走路姿势等迹象，推测会是男孩。听到这些，亦邻几十年的困惑才有了解答——当一个女孩呱呱坠地，父母心中的期待多少有些落空，于是有意无意在她身上强化对男孩的想象。他们希望她坚强、坚硬，能扛事，也觉得她足够强大，不需要给予太多关注。

童年的境遇，让亦邻和妹妹有了完全不同的性格。小菀是现代舞者，她教舞蹈的机构里，有一部分学生是特殊儿童。排练舞蹈时，她能敏锐地发现某个小朋友情绪的异常，她提起最多的两个词是“尊重”和“接纳”。大概，因为被爱，所以爱别人显得容易。

2021年4月，三姐妹回故乡给父亲扫墓。当姐姐清雅和妹妹小菀分别和父亲述说完想念以及近况，亦邻仍迟迟说不出话，后来直接跪在那里，大哭——从小到大，亦邻都是家人眼中最坚硬的那个，看电视剧时，小菀已经“天崩地裂”了，亦邻也“绝对不会落泪”；但在父亲去世后，两代人之间的缝隙，慢慢被眼泪灌满了。

被困住的父母

在亦邻的漫画里，父亲永远高大魁梧、腰杆笔直。他是抗美援朝老兵，一辈子坚强、刚硬，很少生病，走起路来也风风火火，他最讨厌一个人“霉起霉起（没精打采）”的样子。

但到暮年，他的腰再也没直起来。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身体疼痛、睡卧不安，父亲只得整宿坐在轮椅上，不停看时间。回到病床，因为腰痛，总想不停地躺下、坐起，调整姿势。最后一段时间，他连“坐”这项最基本的技能都无法独立完成，需要女儿把他推起，并在背后用肩膀抵着，才能勉强坐一会儿。

生病住院时，父亲抵触一切象征身体机能丧失的事物，拒绝请护工，拒绝用轮椅，拒绝女儿帮他擦洗身体，更拒绝她们帮他接尿。

在亦邻的印象里，父亲讲起自己在部队的事情，女儿们问，如果上战场你怕吗？他挺着腰板说，不怕。当时，他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但几十年后，面对正常的衰老和死亡时，



他是无助的。

冲击之下，关于“意义”的命题第一次出现在亦邻近50年的生命体验中：如果生命衰弱到无法控制，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同一时间，父亲被心衰损害了躯壳，被困在空间里；母亲被阿尔茨海默病损害了记忆，被困在时间里。但不管意识是否清醒，尊严都被疾病消耗殆尽。

有一次，亦邻和一个年轻朋友聊起阿尔茨海默病，聊到动情处，朋友突然感慨道：“一个人真的就像一棵树一样，我们在年轻时会有很多的妄想、妄念，觉得我努力增加很多的树叶，做到了这个，做到了那个。但实际上，‘你是谁’这件事情不过是一大堆的记忆，时间长了，树叶会不断地掉落，会留下一些，扔掉一些，美化一些，隐藏一些……感觉挺虚无、挺脆弱的。”

“意义”两个字又一次出现在亦邻脑袋里：如果有一天，生命变得无知、无觉、无痛、无惧，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

出口

父亲去世后，三姐妹共同在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妹妹在北京有自己的舞蹈教学机构，需要回去上课；姐姐长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照顾起来顺理成章。最焦虑的是亦邻。她做插画师，时间相对自由，但和上一代人不同，“尽孝”“养老送终”“天经地义”这些传统理念被更独立的自我意识取代，“责任”不再能将她和



亦邻 2019.6.18
三个人站在自家阳台，妈妈说：看，月亮出来大半个了，那边天上还有星星在闪。如果到外面去看，
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星，像看对面的房子一层一层，每一层都有光……这些在医院都没法看到。

看月亮（亦 邻绘）

父母捆绑在一起。

心理学者陆晓娅的母亲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陆晓娅说起过同样的困扰：“我不是圣人，我受不了这种没事找事、假装耐心、鸡同鸭讲、没完没了的陪伴。我想阅读，我想写作，我想备课，我想有精神上的交流……为什么我要为一个精神上已经荒芜的人牺牲我的创造力？”

但在“个人”和“责任”之间，还横亘着“情感”两个字，让亦邻不可避免地摇摆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亦邻做旅行绘画，但母亲生病后，因为心理负担，她再也没有出去旅行过，只能让自己尴尬地夹在急躁和愧疚之中。

原本以为，离家几十年，已经割断了自己和父母的联结，但在陪伴父母的这段时间里，亦邻又重新把亲情置于生活的重要位置。

有段时间，母亲变得非常沉默，女儿们绞尽脑汁和她聊天，也只能换来点头和摇头，但唯有一个问题，任何时候问起，都能换来母亲认真的回答。

“你这辈子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生哒（了）你们3个女儿！”

有些时刻，亦邻会突然觉得，自己就像现在的母亲，穿着红舞鞋一直走一直走，停不下来。但疾病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更像一道缝隙，让人停下来，透过它，看到衰老与死亡，进而看到生命本身。

亦邻想起，小时候，一家人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等天幕一点点变黑，他们就停下，转身，顺着原路回家。那些不断跳出来的“意义”命题，也渐渐在“原路返回”的过程中有了答案。小菀说：“对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是没有结果的，它在不断地升华，会渗透在你怎么对待家人、怎么对待生命的态度之中，要不断去探索，走到这一步才知道会遇到什么，还有什么东西在前面等着你。也因为没标准答案，所以过程是美妙的。”亦邻有同样的感慨：“思考意义的过程，就是意义本身。”

亦邻在日记里写道：“所有的美好都退到记忆的背后，迎面而来的是责任带来的沉重，看来中年确实是接受岁月摔打的阶段，而我目前所做的工作就是和大家一起将过去的一切都推



共伞的日子
我们的笑声就未曾湿过

沿着青桐坑的铁轨

向矿区走去
一面剥着橘子吃
一面计算着
由冷雨过渡到喷
嚏的速度

这首小诗意象单纯，语言浅近，情感则淡中见浓，别有兴味，近乎唐人绝句的手法。诗写于1981年，但诗中的事件则发生在1961年，时隔20年才得以成诗，这份情感为何能蕴藏那么久，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当时我的确有过那么一段宁静而温馨的生活。

那时结婚不到半年，我在台北市区工作，而犹带新娘味的琼芳则在台北郊区平溪乡的小学教书。每逢周末，我便搭乘火车前往平溪与她相聚，及至星期一早晨，留下两天的欢愉和一包换洗的内衣，再搭车返回台北上班。数



共伞 ●洛 夫

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平溪是一个矿区小镇，当时因交通不便，外来的游客不多，但众山环抱、碧树连天，风景绝佳。

妻在小镇街尾租了一间小楼，楼外是一条狭巷，巷尾就是铁道的终点，偶尔有运煤的小火车轰隆而过，平日不免吵人，周末则十分安静。小楼右侧是小镇上唯一的一条街，全由青石板铺成，雨后特别清亮，穿着木拖

鞋踢踢踏踏走过，衬托得这小小的山镇格外孤寂。

黄昏时，妻常陪我上街闲逛，顺便买点小菜回到小楼做晚餐。有时在街边买一包橘子，沿着长长的、懒懒的铁轨散步，一面聊天，一面剥橘子吃，还把橘皮往对方的脸上扔，就这么笑着、闹着，一直漫步到另一矿区青桐坑为止。有时半途遇雨，便撑开雨伞，共拥一个甜美而神秘的小天地，两个人默

默而行，在微雨中走了很久，及至被一声喷嚏惊醒，才发现伞外一片幽暗沉寂。远远望去，小楼上的灯火闪烁，似乎在招手，呼唤我们回家。

在伞因两个人共用而显得更圆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世上的道路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漫长而崎岖。

（丹 木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独立苍茫》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到台前来，这样至少可以让我们多一点抗摔打能力。”

风雨还在继续。亦邻把那些脱落的树叶捡起来，做成标本。其中一片，被夹在她为父母画的书的第313页：那天，亦邻和姐姐、母亲站在阳台上看月亮，母亲突然指着夜空，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些琐碎的句子，连缀在一起，

像一首诗：

看，月亮出来大半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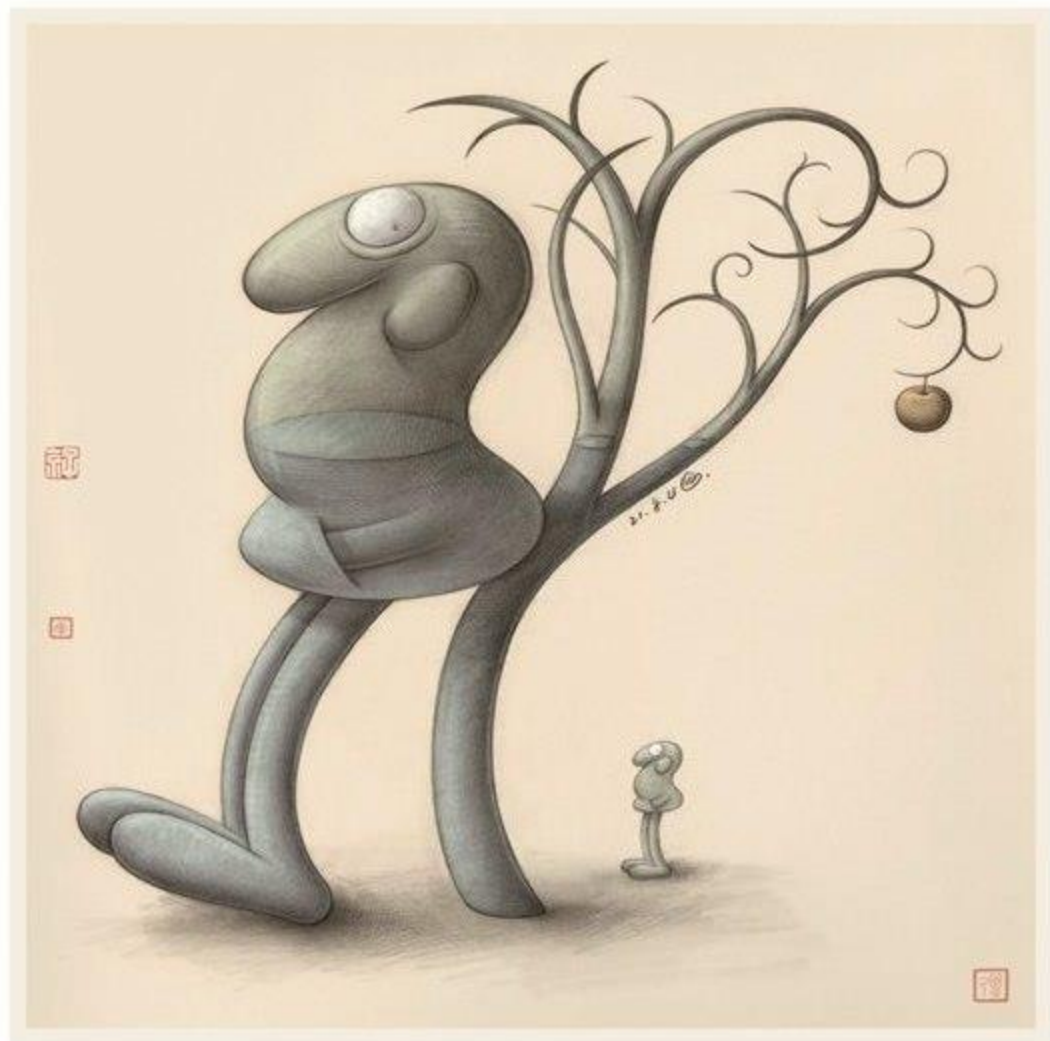
那边天上还有星星在闪。

如果到外面去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

你看对面的房子，一层一层。

每一层都有光。

（晋 耳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



社会福利是怎么回事

●罗振宇

我们这代人，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念，就是国家应该承担老百姓的生活福利，像医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等。这个观念，一般被认为源自西方国家。其实在西方，福利制度是一种现代产物。一直到19世纪后期，德国时任首相俾斯麦才提出建立面向大众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发展，1942年，英国发布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才提出全面建设福利制度。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这套制度在西方运行才几十年，就产生了许多恶果。民众

认为税收最好只减不增，福利最好只增不减。社会负担越来越重，有的国家经济运行出现困难。

今天我想谈的是中国。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其历史要悠久得多。

在中国，从大禹治水开始，政府在抗灾救济方面就承担着领导责任。先秦时期，中国已经有系统的“荒政十二策”，就是在遇到灾荒的时候，政府应该采取的十二条配套措施。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建有“常平仓”，在年景好的时候购进粮食储存起来，遇歉收年便开仓

放粮。

那问题来了。西方福利制度运行几十年就陷入困境，而中国的福利制度，为什么能够运行两千多年？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最根本的差别，是观念上的差别。

在西方的福利制度中，接受福利是公民的“权利”。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中，“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把享受福利保障列为公民的基本人权。这在当时可以看作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时间一长，大家习以为常之后，隐患就出现了。

在这些西方国家，只要一个人的收入低于某个标准——哪怕他的实际生活水平并不低，甚至比很多国家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还高——就有权利让别人养活他。请注意，既然是他的权利，那就没有人可以剥夺，他也没有必要感到惭愧，甚至没必要对谁表达谢意。这是他根据法律应该得的，这是一种观念。

中国的社会福利观念呢？

在中国，很少有人认为接受来自国家或者他人的救济、帮助，是自己的权利。中国人的观念是反过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对民众的“责任”。一旦遇到水旱灾荒，国家就要承担起救灾的任务。在平时，如果有人实在有困难，比如残疾、年老、鳏寡孤独这些情况，政府就有责任帮一把，这就是所谓“怜贫恤老”。福利的目的在于解决具体的困难，而不是为了满足某种权利。

中国的这套福利观念，得





一天黄昏，我走到街头一家铁匠铺门首站着。看见那黑漆漆的茅店中，一堆火光耀耀，映着一个在工作的铁匠，红光射在他半边的臂上、身上、面上，映衬着后面的一片黑暗，对比强烈。

那铁匠举着他极健全丰满的腕臂，取了一个极适当和谐的姿势，击着那透红的铁块，火光四射，我看着心里就想道：这岂不是一幅极好的荷兰画家的画稿？

我心里充满艺术的思想，站着看着，不忍走了。心中又渐渐地转想到人生问题，心想人生最健全、最真实的快乐，就来自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

得了它，然后才得身心泰然，从劳动中寻得健全的乐趣，从工作中获得人生的价值。

社会中实真的支柱，也就

黄昏中的铁匠

◎宗白华



是这班各尽所能的劳动家。将来社会的进化，还是靠这班真正工作的社会分子，绝不是由于那些“高等阶级”的“高等游民”。我想到此地，则是从人生问题，又转到社会问题了。

后来我又联想到生物学中的生存竞争说，又想到叔本华生存意志的人生观与宇宙观。黄昏片刻之间，对于社会人生的片段，做了许多有趣的观察，胸中充满了乐意，慢慢地走回家中，细细地玩味我这丰富生活的一段。

（王世全摘自作家出版社《昨夜蓝空的辰梦，今朝眼底的花》一书）

到了很好的承继，也成了增强社会认同、缓解矛盾的有效手段。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个人主观原因，不愿意劳动，导致自己陷入穷困，那么虽然他也能享受国家的帮扶政策，但同时，他肯定会受到身边人的鄙视，甚至谴责。

如果社会福利是一项权利，那就必须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就必然导致按照收入来划线，而不考虑这种境况是不是因为他本人不爱劳动导致的。

而如果社会福利是一种责任，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当然要优先选取那些最该帮、最值得帮的对象。而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那些有能力却不劳而获的人也会受到道德的谴责。所以在中国，社会福利才不会导致“养懒汉”的结果。

其实，中国福利制度能达

到这个效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西方政府在提供福利时，主要就是发钱，国家很少对老百姓做其他方面的指导。但是中国政府除了救灾、扶贫、济困，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教化。比如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教民榜文》，其中有这样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是一个钦定的百姓公约，里面是百姓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除了到处张贴这六句话，朱元璋要求每乡、每里各置一个木铎（类似铃铛），并在本地选择年老或者残疾、不能干重活的人，在本乡、本里边走边摇木铎，还要呼喊《教民榜文》里的这六句话。这种巡行乡里的活动，每月要搞六次。到秋收时节，由各乡里给巡行的人配发粮食和生活费用。

在中国文化中，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传统。不仅是政府，宗族也特别重视这种道德教化，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自觉。

你可别小看这种教化的力量，两千多年下来，它在中国社会内部造就了一种内在的社会提升力。危难时刻，互帮互助，但是在道德上又绝不纵容那些不劳而获的人。这种传统，让中国文明保有一种强大的反堕落能力。因此，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文明一以贯之，千载不绝，历经一次次劫难而复兴。

过去总有人讲，制度比人重要。从历史的尺度来看，制度的确比人重要，但是对人的不断提升的精神传统，有时比具体的制度更重要。

（杨子江摘自文汇出版社《罗辑思维》一书，刘宏图）



方大曾，1912年7月13日出生在北京。他的父亲方振东毕业于京师译学馆法文专业，后在外交部工作。方大曾从中学时代起开始喜欢摄影。当时的方家在北京协和胡同有老宅子，家境殷实，生活比较富裕。方大曾用母亲给的7元钱买了一架相机。

1935年，方大曾从中法大学毕业，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后转任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发表作品时常常以小方署名。他常离家外出旅行，带着折叠式的相机，走过乡村和城市，记录所见所闻。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这是“卢沟桥事变”前，中日之间的一次大规模局部战争。战争一开始，小方就去了前线，这是他战地记者生涯的起点。他拍



方大曾自战地寄给母亲的照片

寻找小方

●冯雪松

摄了数百张照片，写成《绥东前线视察记》等多篇战地通讯，记录下士兵们挖战壕、擦机枪等备战场景，和军官们对抗战的思考与爱国热忱。在文章结尾，他悲悯而愤怒地写道：“战争是这样残酷，然而疯狂的侵略者，则拼命地在制造战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正在北平家中休假的小方得知日军进攻的消息后，决定前往卢沟桥。10日早晨，小方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家人匆匆告别。一路上，他骑着自行车，通过了日军的盘问，到了宛平城下。他看到童子军在向商户募捐，人们正在掩埋阵亡将士；被守城

的小战士用枪口对着，小方很欣慰，觉得他们



方大曾在协和胡同10号的自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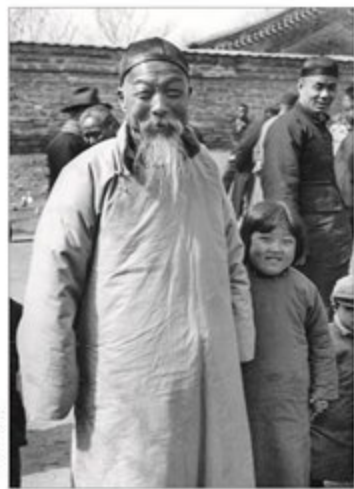


方大曾摄影作品：“一二·九”学生运动

方大曾摄影作品：



流浪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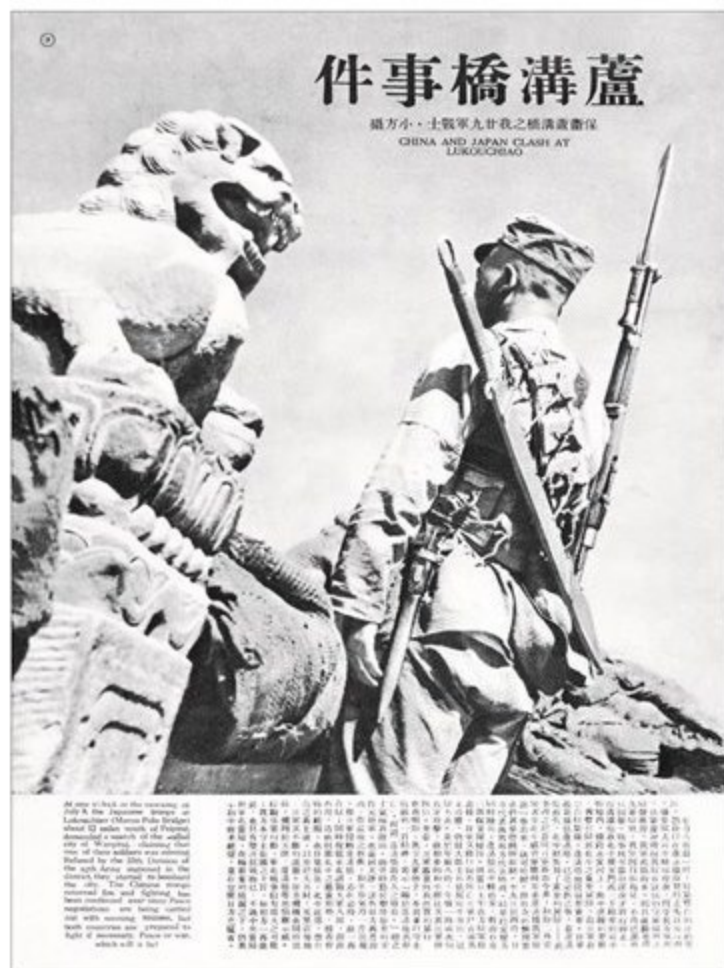
乡绅



四子王府的婚礼



军人肖像



《卢沟桥事件》刊载于《良友》杂志 1937 年 7 月号



《我们为自卫而抗战》(组照之一) 刊载于《良友》杂志 1937 年 7 月号



方大曾发表在《美术生活》杂志的图片报道《绥东前线》

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

7月11日至22日，小方在家中写出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洗印了卢沟桥、长辛店被日军轰炸后惨状的照片。紧张工作的同时，7月13日，在不平静中，小方度过了自己的25岁生日，这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这是小方在《卢沟桥抗战记》中做出的预言，这一预言很快成为现实。

随着战事发展，小方有家难回，经范长江介绍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后，他的足迹遍布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

1937年9月30日，小方发源自河北蠡县的报道《平汉北段的变化》刊登后，这个热情四射的青年就此消失了……小方失踪后，他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在找他，但一直没有他的音信——他很可能已经牺牲在抗战报道前线了。

(驰 车摘自新世界出版社《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本刊节选)

我讲最后一个故事

● 袁山山

同学聚会上，不知是谁提议的，每个人讲一个故事。

当这个提议被摆上桌面时，桌前坐着的八个人都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大家一个个说着自己的故事，引来一阵阵笑声。班长说：“严亮，你讲讲吧，让我们也了解了解你。”他一边说一边看着米晓岚，米晓岚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但看得出她的内心并不轻松。

严亮和米晓岚上高中时就互有情意，上大学后依然情深意长。没想到严亮从军医大毕业后，一下被分到西藏，两个人就此分了手。

严亮说：“比起你们讲的那些故事，我的生活实在是太平淡了。我们团驻守的地方叫察隅，海拔跟成都的差不多，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绿色，还有花。”米晓岚插话说：“察隅的海拔怎么会和成都的一样呢？差得太远了。”严亮看了她一眼，说：“你怎么知道？”

这是他们俩今晚第一次搭话。严亮接着说：“当然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那儿有一种毒蚊子，只要被它在手上叮一下，整条胳膊都会肿。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蝎子煮熟了吃可以消毒，那生吃会不会效果更好？就决定试试。”

班长说：“你小子胆子还挺大。”他注意到，米晓岚抬起头来，有些担心地看着严

亮。

严亮笑笑说：“我找来一个卫生员，让他观察我的情况。结果吃下去后，身体没有任何中毒反应，我这才大胆地将其应用到临床上，当天就能止疼止痒，三天就能消肿。我们团长给我记了一功。”班长说：“严亮，我认为你讲的这个吃蝎子的故事是今晚最精彩的。”大家笑起来，纷纷说同意。

一个细细的声音突然响起，说：“我还没讲呢，你们怎么就评出最精彩的了？”米晓岚笑笑，继续说，“我来讲最后一个吧。”

“我认识一个女孩，读中学时爱上班里的一个男生。男生也很爱她，他们山盟海誓。后来，男生大学毕业被分到西藏。在家人的坚决反对下，女孩只好和男生分手。其实坦率地说，女孩自己也缺乏勇气，也害怕面对西藏……

“可是分手后，她怎么也忘不了男生。一年暑假，女孩终于决定去西藏找那个男生。她想也许见到男生，发现他还爱着自己，自己也还爱着他，她就有勇气面对西藏了。

“女孩坐飞机到了昌都邦达机场，一下飞机，她就被高原反应折磨得快要死掉。到分区后她得知，去男生那个边防团的路被洪水冲断了，而且断了不止一处，正在抢修。她只好住在分区的招待所。在招待所，她见到许多要去那个边防团探亲的家属，不少人还带着孩子。那些日子，她听到太多关于军人家属的故事，那些故事让她非常具体地明白了当一个军嫂的艰辛和不易，她有些害怕了。

“分区司令员请沿线的地方政府协助，先把这些军嫂送到道路中断的地方，军嫂们步行走过塌方处后，再由下一段路的地方政府接上，继续往前





《红楼梦》第九回金荣大闹学堂，与贾宝玉起了冲突，有人从后面扔砚台偷袭宝玉，不料落在了贾兰和贾菌的桌子上。贾兰忙按住砚台，极力劝贾菌：“好兄弟，不与咱们相干。”贾菌打抱不平，抱起书匣子来抡，又跳出来，要揪打那一个飞砚的。

贾兰文弱吗？不。他演习骑射，把两只小鹿追得箭也似的逃。贾兰地位低吗？也不。他与宝玉都是贾府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为什么贾兰、贾菌对至亲的态度一个极冷，一个极热？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母亲对儿子的影响。

李纨守寡后，“居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一般说来，个体与整体息息相关：别人被爱护，自己也会感到温暖；别人受冷遇，自己也心里冰凉——这就是联结感。很明显李纨的生活状态与整个贾府缺少联结感。与联结感相反的是隔绝感，隔绝感容易导致自私冷漠。贾兰对宝玉的冷漠就是李纨对贾府隔绝感的延伸。冷漠的表现形式不止一种。第二十二回，过元宵节，

大家都在贾母膝下承欢，人群里独不见贾兰。原来贾兰嫌爷爷没叫他，所以不肯来。于是贾政忙遣人去叫，对此李纨一直笑，并没有意识到贾兰对族人的自我隔绝有什么不妥。

第五十三回，又是元宵节，贾母在花厅摆家宴款待族人。众族人有的有懒于凑热闹不愿来的，有外出不便来的，有妒富愧贫不肯来的，

有憎畏凤姐之为人赌气不来的，有羞口羞脚不惯见人不敢来的，林林总总，女客只有贾菌之母娄氏来了。多么有勇气！她一个年轻寡妇，摒除了种种负面情绪，屏蔽了各种闲言碎语，带着儿子勇敢地到本家贾府社交。用现代教育理论来说，娄氏是在帮助儿子与整个贾氏家族建立联结感。

《红楼梦》故事里，李纨一直很用心地帮贾兰攒银子，以

备将来不时之需。娄氏很用心地帮贾菌拓人脉、提情商。

前者授子以鱼，后者授子以渔。这是两种境界，教育出来的儿子必然呈现两种不同的温度。❀

（田龙华摘自《肥东晨刊》2021年7月15日）

李纨的鱼与娄氏的渔

●曹春梅



走。就这样，一段一段地往前移。可是最后来接应她们的拖拉机无论怎么挤，也挤不下所有人。政委的家属见状说：“我回分区慢慢等吧。”这时，那个女孩拦住了政委的家属，说：“还是我下去吧，我不是家属，我只是去看一个朋友。”她和那些军嫂分开后，返回了分区，又返回了成都……”

严亮直直地看着米晓岚，好像被她的故事定住了。

米晓岚艰难地笑笑，说：“我承认……我没有勇气面对，所以我就……半途而废了。”

严亮忽然说：“不，这个故事还有个结尾。结尾是，当那些军嫂到达时，所有的丈夫都等在路口，他们立即冲上去，和自己满身风尘的妻子紧

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流满面。作为医生，我当时也站在那里等她们。当我看到这一幕时，忽然想，幸好我没结婚。”

班长大声说：“不是说好了，不讲伤心的故事吗？”

米晓岚突然泪流满面。没有人说话。❀

（张秋伟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裘山山文集》一书，马明圆图）



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对悟空有一个评论：“《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语气中的不以为为然，隔着三百多年的时间，我们依然感受得到。

在很多时候，悟空自己明明“弄得来”，他也会去找观音或其他神仙。这绝非悟空无能，而是出于一种比独立自主、万事不求人更有人情味儿的智慧。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如果只是一味地索取，或者说单方面的“受”，当然是不好的，这一点谁都知道；但一般人往往不知道的是，万事不求人，甚至只是一味地施与，也并不好。“施”与“受”常常是统一的，套用《心经》中的话来表述，就是“施即是受，受即是施”，在很多时候，放下身段向对方求助，接受对方的施与，甚至主动向对方索取，乃是一种更高明的施与。当然，这种智慧，悟空并非一开始就具备，而是逐渐领悟的。

在悟空最早的性格词典里是找不到“求助”这个词的。自从他学成大道离开了须菩提祖师后，指导悟空的行为准则就是所谓的“强者为尊”。在这种处世哲学的指导下，悟空即使缺少什么，也是以自己的实力为基础去索要，而非放低身段去求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东海龙宫索要兵器。



求助的艺术

● 韩田鹿

悟空的性格开始发生变化，是在他败给如来，被镇压在五行山下，经过了五百年的反思之后。那天，观音受如来嘱托，带着木叉到东土寻访取经人，路过五行山，看到山顶如来的压帖，于是议论起

悟空当年大闹天宫后被如来镇压的往事。

悟空听到议论，在山脚下高声喊叫，将观音和木叉吸引过来。观音见到悟空，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姓孙的，你认得我吗？”凡是中国人，都能听出这个问句中极其强势的语气。悟空是怎么回答的呢？“我怎么不认得你？你好的是那南海普陀落伽山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话语中的谦卑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当观音说出“你这厮罪业弥深，救你出来，恐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的时候，悟空的回答是：“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在这些对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悟空的柔软。悟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当然是因为他在如来那里吃了大亏。这个大亏告诉悟空，他并非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天下无敌。这样，他“强者为尊”的处世哲学就执行不下去了。在悟空的观念中，就有了“服软”这个概念。

等到真的走上护送唐僧取经的西行之路，悟空就更加意识到自己绝不是无敌的了。随着



时间的推移，他遇到的敌手就更多了，像青牛怪、牛魔王、黄眉大王、大鹏金翅雕，都是悟空凭实力无法单独战胜的。

在经历了这许多的妖魔、明白了“强中自有强中手”的道理之后，悟空看待这世界的方式有了很大改变，所以悟空后来遇到困难向别人求助，也就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了。

不过，悟空的求助于人，又不可一概而论。这里面有些情况，就是简简单单的出于无计可施的无奈。比如在通天河遇到的灵感大王、凤仙郡的大旱。

当然，悟空的成熟不仅表现在他已经懂得人都有靠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不必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也表现在他求人之后的种种表现。

以通天河、凤仙郡为例。通天河上，当观音把灵感大王降服之后，悟空请观音立在空中，好让陈家庄百姓都来一睹菩萨金面，一则留恩，二来说此收妖之事，好教凡人全心供养。菩萨答应了，于是八戒、沙僧连忙飞跑到陈家庄前，高声叫道：“都来看活观音菩萨，都来看活观音菩萨。”那陈家庄老幼集体到河边，也不顾泥水，都跪在那里磕头礼拜。又如当风云雷雨四部奉玉帝之命到凤仙郡降雨之后，悟空没有马上放众位神仙返回天宫，而是让他们伫立云霄，拨开云雾，各现真身，大约半个时辰之后才放他们回去。悟空为什么让观音、风云雷雨四部众神留在空中？

原因很简单，一是给足这些前来帮忙的神仙面子；二是让凡人把这些神仙画下来，供养在家中，四时祭祀。所以，悟空对这些神佛菩萨在有所求之后，都有所报答，这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惠则足以使人”。但也有一种求助，就是悟空明明可以自己解决问题，却仍然选择求助于人。而正是这种求助，体现出更高的人际交往智慧。

比如在祭赛国遇到的九头虫。九头虫是碧波潭老龙的女婿，偷了祭赛国的国宝舍利子，结果让全寺的和尚为他背了黑锅。悟空替和尚打抱不平，带着八戒到碧波潭捉拿妖怪，悟空

与九头虫争斗，八戒助阵，结果九头虫现出原形——一只凶恶的九头鸟，一口将八戒咬住带走。后来，悟空潜入龙宫，打死老龙，救出八戒，正在商议下一步如何对付九头鸟时，正好碰上打猎路过的二郎神和他的梅山六兄弟。悟空当即让八戒去约见二郎神，请求帮忙。二郎神慨然应允。当天晚上，悟空和二郎神开怀畅饮，第二天一早，即兵合一处，前往碧波潭收妖。

老龙的儿子、孙子先后被八戒等打死，九头鸟现出原形，伸出一个脑袋要咬二郎神，被二郎神的细犬一口咬下，九头鸟忍痛带着剩下的八个脑袋逃之夭夭。悟空变作九头鸟的模样进入碧波潭，从龙女处骗得舍利子佛宝和九叶灵芝后现出本相，龙女来抢，被八戒一耙打死。如今老龙一家只剩下一个龙婆。悟空、八戒捧着宝贝，押着龙婆，来到祭赛国，将佛宝安放于宝塔之中，宝塔顿时恢复了旧日光彩。他们又饶恕了龙婆的性命，让她永远看守宝塔。

悟空为什么要请二郎神帮忙？我们来听听悟空自己的解释：“八戒，那是我七圣兄弟，倒好留请他们，与我助战。若得成功，倒是一场大机会也。”这个“大机会”是什么？是悟空、八戒敌不过妖怪，要请救兵的机会吗？绝对不是。在二郎神到来之前，悟空和八戒已经把老龙打死，场面上是完全占了上风的。

那么这个“大机会”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与二郎神去除前嫌、建立交往的机会。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看悟空在这一回里与二郎神见面前后的种种表现，比如让八戒先去通报，待二郎神叫自己后才与其相见；与老龙一家交战时自己只是与八戒打下手，把主要的敌人九头虫交给二郎神处理，等等，都能看出悟空的心思。再看一看悟空与二郎神交谈时那温文尔雅的外交语言，我们不得不说，经历过“真假美猴王”事件之后的悟空，真的连气质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缘 溪摘自中华书局《成为更伟大的自己——〈西游记〉启示录》一书，本刊节选，宋晓军图）



位光明在出租屋内画油画

废品堆里的“艺术人生”

◎马宇平

位光明现在是“位老师”，而不再是“那个收破烂的”，这事发生得有点突然。

他回忆，半个月里，自己接待了35家媒体的记者，生平被用中文和外语书写、转载：一位艺术家，白天收废品，晚上画油画，养活在老家的妻子和4个儿子。

这故事打动了很多人。

最近，他接到了300多幅画的订单，算一算得画到年底。

位光明回忆，以前一个月能“成交”20多幅画，一幅卖300元，扣除画布、颜料成本和快递费，每幅赚200元左右。每月电费是一幅莫奈的《一束向日葵》，油钱得3幅库贝尔的《海浪》，老家4个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需要15幅毕沙罗、马里斯、希施金的作品。

“有感觉”的时候，位光明能以每天两三幅的速度临摹那些受大众喜爱的大师作品，

加上卖废品的收入，每攒够三四千元，就给妻子转账。上个月他出名了，画卖得好，转回家9500元，创了最高纪录。

有人提醒他，“废品还得收”，那是“人设”，不能丢。他很赞同，但他还有自己的理由：“网络上这个‘火’也就一两个月，以后生意不好了怎么办？”

他认为自己的绘画水平很低，但他似乎参透了人们关注他的理由：“可能是身份的反差吧，社会需要正能量，平凡之中总会有那么几抹亮色。”

“手艺和艺术是两回事”

7月的一天，“画家”位光明照例去收废品。

负重几百斤的三轮摩托车出现故障，位光明脱了上衣，推车回家。天黑了，气温还稳定在33摄氏度，不到5公里路，位光明推了3个多小时车，喝了3瓶水。

在绍兴市越城区东堰村里，人们习惯喊他“老位”。他租的房子，门框最高处不到170厘米，美其名曰“谁进来都得低下高贵的头颅”。20平方米的房间，一半用来堆废品。废纸板挨着墙堆到两米高，再往上一一点，悬挂着十几幅色彩艳丽的油画。来访者曾因此产生浪漫的联想：“老位世界里的艺术，就是比生活高出的那一点点。”

在媒体为他还原的“艺术人生”里，位光明是“苦难画家”，是读《史记》《庄子》《战国策》的读书人。他不舍得买衣服，却买75元一支的英国乔琴颜料和175元一支的伦勃朗颜料，“他喜欢在风浪里画几只海燕，因为那就像他，一生不断迁徙，逆风飞翔”。

“不敢称画家，手艺和艺术是两回事。”位光明毫不掩饰地回应，“那么虚伪干吗，画卖出去就是个生计，卖不出去就是打发寂寞的方式。”那么贵的颜料他不常用，有时候薄涂一层，感受一下。画海燕是因为他小时候读过高尔基的《海燕》，他对这种鸟没什么特别的情感。“我喜欢狗，黏人又听话，猫不行，嫌贫爱富的，养不住。”

他此前的生活与“富”无关。因为贫穷，妻子生产时没去医院，位光明翻了翻书，自己接生。老家的回迁房6年前就盖好了，他拖到今年才交清房款。但没钱装修，房子一直空着。

“画画是爱好，但更多是为了赚钱。”位光明不忌讳提

钱，“任何事情只要认真去做，都可以赚钱。”他想过得体面，“让老婆孩子过上好的生活”。

他欣赏“苦”过的人，汉太史令司马迁、法国画家米勒。他看不上司马相如，“抛弃为他当垆卖酒的卓文君，是和陈世美一样的人”；他也瞧不起陶渊明，“为人消极，不敢面对现实”。

他谈喜欢的画家，在各种采访、讲座里总是提到米勒，因为“米勒比我还穷，在没有灯的小房子里坚持画了27年，没有任何收入”。他嫌凡·高偏执，“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自命清高”。

位光明自认为“从不清高”，只要能活下去，干什么活都行。他在砖窑推过车；在工地做小工，被欠了几个月工资；被传销团伙骗去云南，最后掰断厕所窗户的铝合金条逃了出来；他干城市基建，抡着铁锤砸过碎石，一天赚30元；他去山上挖沟埋电缆，挖一米赚60元；他养过猪，淘过大粪，在码头搬过黄酒……只有收废品这行，他做了十几年，“能赚到钱，也不用看人脸色”。

“都是垃圾”

位光明会不厌其烦地向来访者讲述，自己经常在短视频网站发布画作，一名网站的工作人员买了画，还把画画者的故事做成视频发出来，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和很多民间油画爱好者一样，位光明的艺术人生离不开

网络。开始学油画以后，位光明就活跃在百度贴吧和微博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发的微博只有自己回复，内容是4个选项的循环——“好”“好看”“好画”“画得真好”。他用小刀把那些无人回复的油画习作割破，再劈断，带到村口的垃圾桶旁烧掉，他说先后烧了500多幅。“连废品都不



位光明临摹的画

算，都是垃圾。”

他画画纯粹靠自学，但“老师”不少。他回忆，读小学时，曾把宣纸铺在《红楼梦》《三国演义》等连环画上，先摹再临，直到用毛笔勾边时手一点儿都不抖，再照着原图上色。他只记得《西游记》是刘继卣的版本，其他画册的出版社、画家名字都记不清了。

过去几年，他也看了不少美术教学书，练习不同的握笔方法。“想找一种最适合自己的用笔方式，画出一种最适合自己的绘画风格”，但“一直在瓶颈里出不来”。

如今，位光明火了，但他一直提防着突如其来的成名和突如其来的记者。他怕“被捧

杀”，不开直播，担心自己什么“干货”、才艺都没有，却有人打赏，伤了“读书人”的面子。“君子不饮盗泉之水，不食嗟来之食。做人要有骨气，我不能做网络乞丐。”

镇里邀请位光明开“光明讲堂”，给村里的孩子讲“学习艺术的好处”。前一晚，他坐在出租屋的床上练习了一下，花了5分钟讲学艺术的经济回报，和“美”相关的，他想了半天，努力避开“物质”那层，讲了不到两分钟。“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就是有品质的生活。”位光明告诉孩子们。

他也想抓住成名的机会，盼着名气能带来资源，“资源比钱重要”。但他有时又底气不足，担心自己不能持续发光。“我知道我水平还不行，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

他在安静作画时会突然说一句，“艺术这个东西永远不会拒绝任何人爱它”。但半瓶啤酒下肚后，他又说一句，“艺术就是为了炒作价格，就是为了增值，卖得出去就是生意，卖不出去就是艺术”。

他鼓足勇气回绝了一位纪录片导演的邀请。“我没那么多时间，要过生活，要养一家人的。”对他而言，更急迫的还是那些订单。让那些已故大师的名画从自己笔下快速流出，变成老家新房子里的瓷砖、水龙头、燃气灶，变成儿子们的学费和一家人的生活。

（四 荒摘自《中国青年报》2021年7月21日，本刊节选）



一首歌的历史

◎格子

最近一家奶茶店的主题曲火了，据说在门店唱这首歌，就可以免费领一杯饮料。这一线下狂欢很快成了互联网的流量密码。

然而，这首歌的背后远远不止喝杯冷饮那么轻松愉悦。

苏珊娜的美国往事

这首主题曲，改编自斯蒂芬·福斯特在1847年创作的《哦，苏珊娜》。这首歌发行后成为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美国歌曲之一。这首歌轻快、简单的旋律，折射出美国一段极为狂热的历史。

一方面，这首歌代表了美国轰轰烈烈的淘金热。1848年年初，有人在加州发现大量黄金的消息不胫而走，之后相继有30万人从美国各地拥入加州参与淘金。而《哦，苏珊娜》旋律欢快，充满希望，很多人就是哼着这支小曲踏上了去加州淘金的旅程，这也是当时最流行的音乐——如今，著名西部游戏《荒野大镖客》里也有这首歌。

在黄金幻梦的背面，这首歌也推动了美国平权运动的历史进程。在《哦，苏珊娜》之前，美国文艺界对于黑人的描绘大多是负面的，甚至形成了一种专门的艺术形式——“黑



斯蒂芬·福斯特

脸表演（black face）”，即白人通过夸张的舞台化妆扮演黑人，通过自我矮化来取悦观众的滑稽歌舞表演。在这些表演中，黑人通常是贪吃、懒惰、愚笨的，最常见的矮化黑人形象是吉姆·克劳——衣衫褴褛，知识匮乏，为人懒散，爱拽词却总是出现语法错误。此外还有汤姆叔叔——憨厚老实，逆来顺受，总是等着白人英雄出手搭救。

如今存世的最早版《哦，苏珊娜》音乐短片也是“黑脸表演”。但《哦，苏珊娜》原曲其实塑造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黑人形象，他乐观而积极，为自己心爱的女人踏上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追寻真爱的脚步从亚拉巴马一路走到路易斯安那——这是一种公路片里白人主角才有的冒险精神，与“黑脸表演”中贪吃、懒惰又胆小的黑人形象截然相反。

这种对黑人以及美国南部的别样描述令人耳目一新，写出《哦，苏珊娜》的福斯特出名了，但他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和收入。他为人内向，对钱和名声都不在乎，再加上当时美国的版权法有诸多漏洞，所以《哦，苏珊娜》发行后，他仍然是歌红人不红，版税收入也很低。

再后来，1864年，38岁的福斯特跌倒在旅馆里，不幸离世。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南北战争结束。

福斯特死了，《哦，苏珊娜》这首歌的旅程并没有结束。它见证了美国奴隶制时代的变更，随后又见证了中国从衰败落后走向繁荣昌盛的过程。

苏三的民国漂流

1933年，一首歌悄然在民国的大街小巷走红，它的名字叫作《苏三不要哭》。

这首歌其实就是经过汉化改编的《哦，苏珊娜》，原曲中的美国州名被改成中国地名，人



“黑脸表演”海报



名也由苏珊娜音译为苏三。

《苏三不要哭》继承了《哦，苏珊娜》的欢快旋律，歌词中又融入了中文特有的戏谑。

我想去南洋群岛
怀抱琵琶一块跑
我想到哈尔滨去
找那亲亲小娇娇
起身时雨真不小
可恨天气太干燥
给那雪风吹得热难熬
苏三哪，你别这么号
苏三哪，别哭号啕
你跟我到山东去
吧
怀抱琵琶一块跑
……

欢快的氛围，悲剧的内核，赋予了这首歌一种极其立体的矛盾感。

《苏三不要哭》的翻译者兼词作者，是被称为“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和“近代歌舞之父”的黎锦晖，他创办了中华歌舞学校，又兼上海美美女校的校长。而演唱录制《苏三不要哭》的歌手，是民国红极一时的女性代表王人美，她也是美美女校的学生。

王人美原名王庶熙，上有5个哥哥、4个姐姐，哥哥姐姐们基本都参与到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洪流中。而到了1927年，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志士，王人美全家也因此四散。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1927年，她懵懂地进了上海美美女校学习歌舞。

也许是因为王人美看着社会崩裂却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最后在这个动荡的时刻，就

产生了这么一首悲情却戏谑的《苏三不要哭》。

1933年以后，王人美的演艺事业在炮火的喧嚣与间歇中得到短暂发展，她主演的电影《渔光曲》还拿了莫斯科电影节“荣誉奖”。1935年，她主演电影《风云儿女》，并在片中演唱了聂耳作曲的《铁蹄下的歌女》和《义勇军进行曲》。

随着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王人美逃亡香港，这首《苏三不要哭》便随着王人美及其名气传到香港。但很可惜，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日军决定攻打香港，随后日军在当地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暴行。王人美又迫不得已，一路逃去昆明。

在日军肆虐的最后几年中，这首歌又传播到了哪里？查到这里，线索似乎断了，苏三去哪儿了？

苏三不再哭

时间就这样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成立，抗美援朝战争也胜利了，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开始腾飞。这首《苏三不要哭》又开始流传，曲风变得更加欢快，歌词变得更加积极乐观。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三从上海到了山东，到了广西，到了香港，到了

云南，又在1960年回到香港，我确信苏三不会再哭了。

比如说，1961年的粤剧电影《戇姑爷》中，罗艳卿的经典改编，她在《苏三不要哭》的旋律中填入失散多年的姐妹相认的情节，“素华不要哭”。

另外，粤剧《刁蛮公主憨驸马》《唐伯虎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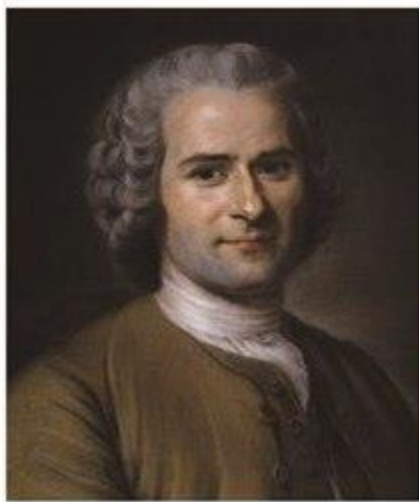
五仁月饼好吃还是蛋黄月饼好吃？国产电影好看还是引进电影好看？

在网络上，只要你设置两组看似对立的观点，人们很快就会“站队”。一开始或许只是温和的断言，但很快语言就会变得激烈，剑拔弩张，一言不合立刻“开撕”。如果有人超然一点、“兼爱”一点，又很可能受到两派共同的指责。

人们似乎很爱拉帮结派，甚至不惜“互拉仇恨”，其根源在于人的自恋。

当生命中缺乏一个敬仰对象，人就会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形成无法抑制的自恋。自恋让人总是自觉优越：出生的优越、智力的优越、知识的优越、财富的优越、阶层的优越、地域的优越、口音的优越，等等。同时，自恋让人执着于对他人的利用，所有的人际交往都只是在满足自我的需要。如果他人不再有利用价值，人的“爱”就消失殆尽。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贫穷就是爱



自恋与爱

● 罗 翔

的缺乏，只有真正的爱才能让人走出自恋。

爱不是爱抽象的概念，而是爱具体的人——不是爱“人类”，而是爱“人”。有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都非常爱人类，但他们很难爱真正具体的人。写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卢梭，据说他一想到人类的苦难就会伤心落泪。但他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都送去了孤儿院。他太忙了，忙着爱人类，没有时间去爱具体的人。爱人类，却不爱具体的人是很多人的通病。

人类是抽象的，并无具体的对象。爱人类无须投入真心，收放自如，还可以为自己赢得道德上的优越感。但具体的人总是有那么多的问题，总是那么不可爱。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环境在训练我们的爱心，因为真正的爱往往是对不可爱之人的爱。

（世 路摘自中国法制出版社《圆圈正义》一书）

秋香》也都对《苏三不要哭》的旋律、歌词进行了改编。

与此同时，台湾，作为西太平洋航道上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船只与洋流的来去间熟悉了这段旋律。1983年，歌手凤飞飞演唱了《哦，苏珊娜》，在台湾红极一时。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不管是苏珊娜，还是苏三，她们共同的悲剧内核，那种苍凉的幽默感，已经瓦解得差不多了。

2005年，张曼莉将《哦，苏珊娜》改编成喜庆的春节歌曲《齐齐贺下你》：

齐齐贺下你身心康泰，各位家中添喜气。

郑源在2011年的《孔雀群星贺新年》中将其改编成普通话版的《齐声恭喜你》，传入大陆，喜庆的旋律，朗朗上口。那个见证了中国

从破败到强大的苏三，最终回到祖国大陆。

2013年，周杰伦又极富创意地将其改编成《牛仔很忙》，让大家领略了牛仔文化。

如今，奶茶店选择了这首歌，肯定也是因为它受众广、旋律欢快。

苏珊娜，见证了美国解放黑奴的历史，化身苏三来到了开放与破败并存的民国，她经历了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最后通过改革开放的浪潮，重新回到大陆。

苏三漂泊了80多年，现在，苏三不会再哭了。

（停 云摘自微信公众号“X博士”，本刊节选，谢驭飞图）



食洋不化分隔符

●李倩

在朋友家喝茶聊天，跟他家小朋友搭讪，问起最近在学什么。孩子说：“数学学分隔符呢，好讨厌。”我赶紧点头，表示理解——别说小学了，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数字分隔符纯粹是个麻烦，除了专业会计，大概没有哪个中国人能用分隔符顺利读出超过8位的数字。

只是没想到，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个麻烦还在。

我在小学学到分隔符的时候，老师言之凿凿地说：“它就相当于数字里的逗号，三位一隔，方便认读很大的数字。”当时老师还教了个口诀：“个十百千万，三位分一段；头撇前位千，百万二撇前；三撇前十亿，好读又好记。”问题是，被三位一隔之后，数字一点儿也没变得好认，每次我还得偷偷从后往前，四位一隔，才能对着1234567890读出“十二亿三千四百五十六万七千八百九十”。记忆中，我问过老师：“四位一隔不是更方便吗？”老师白我一眼，说：“三位一隔那是国际惯例。”这么个帽子，在不兴挑战权威的年代扣下来，我懊悔地觉得自己笨。

直到后来学了英语我才明白，三位一隔的千位分隔符，是用来念英文的。

对于说汉语的人，它不但不是拐杖，反而是个视线干扰。

虽然阿拉伯数字全球通行，但在不同的语言里，数字的表达方式花样百出。

中国人对于数字的概念，从个、十、百、千数到万跟亿，最多到兆，再往上一般人不大知道还有京、垓、秭、穰、沟、涧、正、载、极——那么大，生活中也的确用不上。但无论多么大，递进规律是一样的，早在东汉，《数述记遗》一书中就有记载：万万为亿、万亿为兆、万兆为京——万位递进，所以按照中文的数字递进方式，若是四位一隔，立时眉目清楚。

而英文中的大数是用 thousand（千）、million（百万）和 billion（十亿）来计，恰恰是千位递进。用三位一隔的分隔符，一眼就能看出它有几个 billion、几个 million 和几个 thousand。1,234,567,890 用英文读成：one billion, two hundred and thirty-four million, five hundred and sixty-seven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ninety。

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在英语世界里，这个数字被表达成：（一）十亿，二百三十四百万，五百六十七千，八百九十。觉得别扭吧？讲英语的人却觉得天经地义。

每种语言都是一种世界观，即使是你认为完全客观理性的数字，用不同的语言读来，也有自己独特的系统结构。

什么叫作削足适履，用千位分隔符标记万位递进的汉语数字就是例子。

（百尺楼摘自商务印书馆《回锅肉和香菇菜心的语言等级》一书，王原图）





道 理

丈夫这个月又没领到零花钱，于是去找妻子理论。

丈夫：“为什么又不给我零花钱？”

妻子：“因为你做的家务无法令我满意。”

丈夫：“不满意就不给零花钱，这算哪门子道理？”

妻子：“这叫停薪留职。”

不一样

妻子在家试穿一件新衣服，问丈夫：“漂不漂亮？”丈夫回答：“嗯，这件衣服挺漂亮的。”

妻子扭头问儿子：“漂不漂亮？”儿子大声道：“妈妈真漂亮！”

妻子撇撇嘴，感叹道：“别人生的和自己生的就是不一样。”

形 容

“吃货”小唐最近失恋了。闺蜜安慰她：“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小唐：“我这心啊，碎得像被压过的薯片。”

家长群

小静老师一觉醒来，发现家长群里有一长串点赞的消息。她急忙找到第一个发点赞表情的闹闹妈妈，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闹闹妈妈答：“哎呀，我昨天晚上跟朋友聊天，不小心点错了对话框，就误发了一个表情到家长群，没想到大家条件反射了。”

幽默与漫画



回到过去

刚刚，我打电话给妈妈，她说越发觉得自己老了。

我问：“那你想不想重回几年前？”

她叹气道：“想是想，但不太可能喽！”

我说：“那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我挂断电话又拨了过去，吞吞吐吐地说：“妈，我没钱了，给我打点儿生活费吧。”

质量过硬

我接了个小工程，拉来一车砖，结果一碰就碎。

气急之下，我打电话给砖厂老板。老板一听，高兴地说：“可算找到了，这批砖是定制的，发错货了，那边正索赔呢，好几个大师都住院了。”

爱情与婚姻

甲：“爱情是什么？”乙：“爱情是照亮生命的灯。”

甲：“婚姻又是什么？”乙：“婚姻就是付给这盏灯的

电费。”

熊孩子

今晚检查儿子作业，发现如下造句：

“每次爸爸站上体重秤，我都能听到重磅消息。”

方 法

最近，我学会了用旋转判断生鸡蛋和熟鸡蛋的方法，就想教给儿子。于是，我拿了两个鸡蛋给儿子，问道：“儿子，知道哪个鸡蛋是熟的吗？”

儿子举起右手里的蛋，说：“这个。”

我惊讶道：“为什么？”

儿子答：“这个摸着热。”

算 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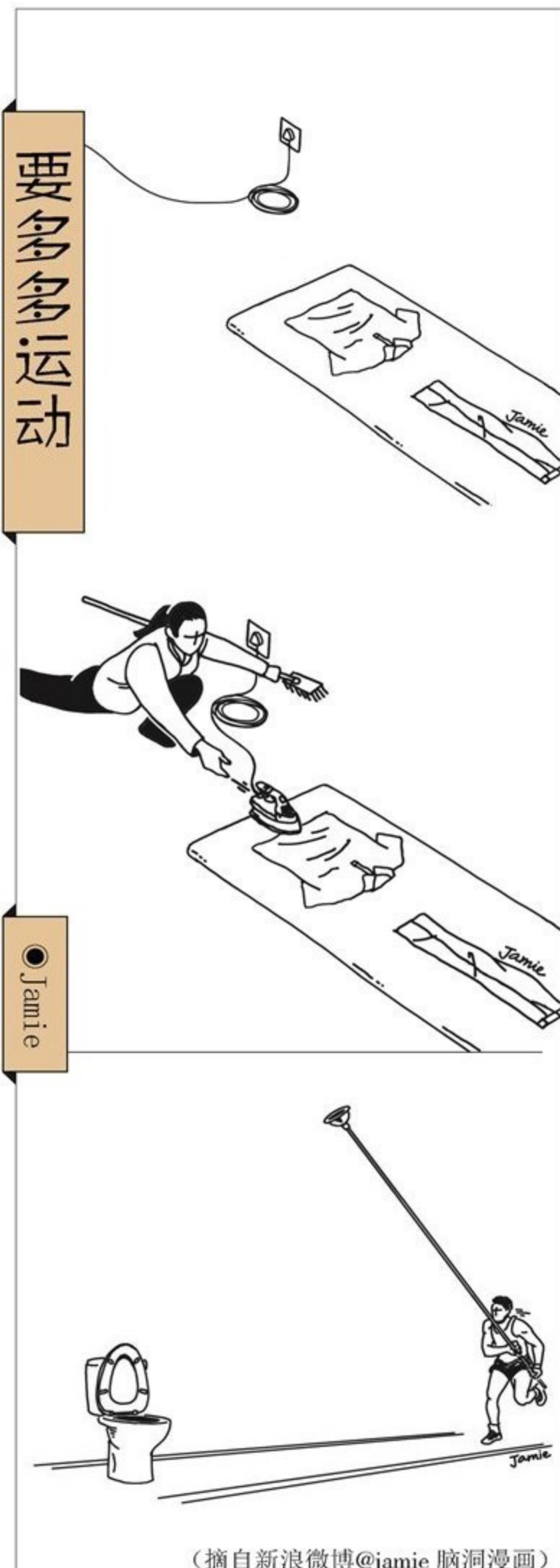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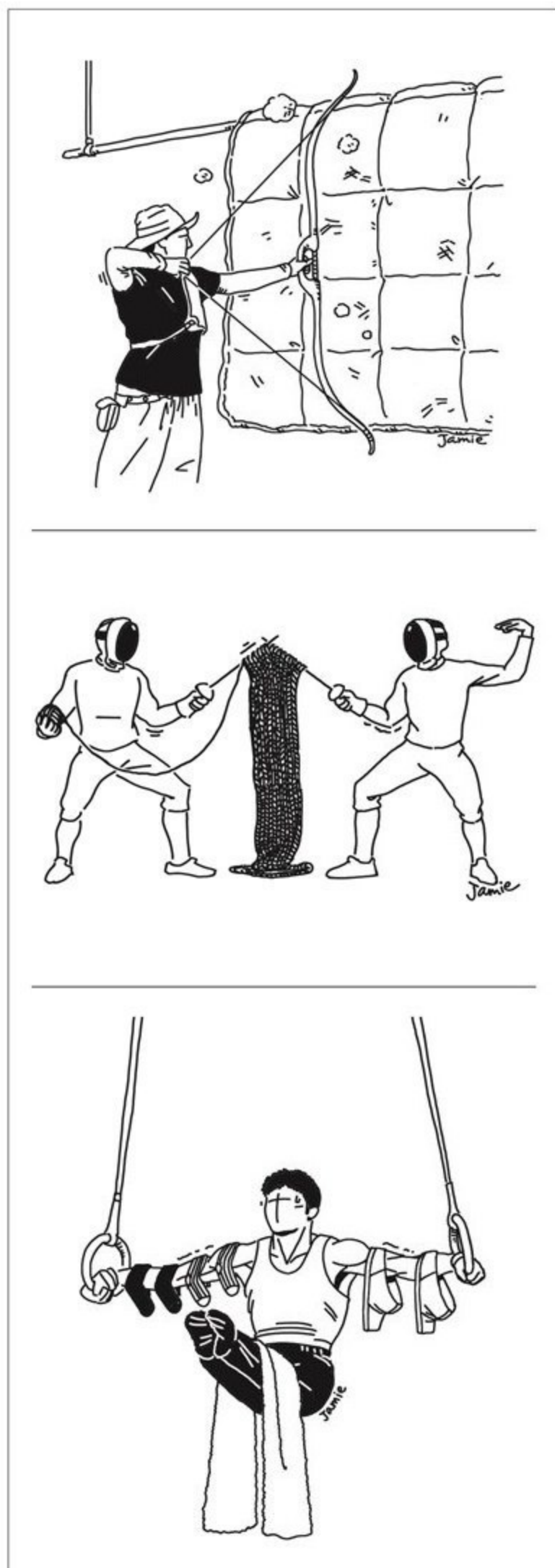
体育老师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上个月用信用卡帮朋友借了5000块钱，说好这个月他来还，可他又说没钱，我只好再替他把钱还上。这下他欠我一万块了吧！今天他来还账，只给了我5000块钱。呵呵，我也没说什么，但谁都不是傻子，以后就当没他这个认识8年的兄弟了。”

数学老师看不下去了，在后面评论道：“你认识他8年，他又认识你8年，你们这是认识16年的兄弟啊！”

通用的发明

现在的商家都要准备支付宝和微信两种二维码，真希望将来发明一个东西，可以不限平台通用，后来一想，那不就是人民币吗？！

（余娟、心香一瓣等摘）



要多多运动

● Jamie

(摘自新浪微博@jamie 脑洞漫画)



沉浸在翻检与著述快乐中的查阜西

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市满城榆树，人称榆城，一到深秋满目金黄。1970年，饶宗颐初抵纽黑文，看到的不外这番景象。万木萧萧，年过半百的旅人一路走来，秋意也渐渐侵上心头。

邀饶宗颐来的，是汉学家、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傅汉思。傅汉思是中国诗歌专家，旧式文人感情的细腻微妙他明了，中国文学中悲秋与旅思的传统他熟悉，出于文化的理解与友情的珍重，招待起来也尤其周到。在饶宗颐长达一年的客座教授生涯里，每逢周末，傅汉思便会邀请他到家中吃饭。在耶鲁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的女主人张充和，这时又化身为烹饪高手在厨房忙碌，饶宗颐就在她的书房里写写画画，留下许多妙品。

饶宗颐擅古琴，能弹《塞上鸿》《水仙操》等曲，这一次却未携琴随行。孤客羁旅，正宜与琴对话。所以饶宗颐刚到，张充和便以珍藏多年的宋琴“寒泉”相借。

借琴时，张充和赋《八声甘州》词云：

负高情、万里寄寒泉，珍重记

前游。但拂尘虚弄，琴心宛在、琴事长休……

饶宗颐步韵和之：

感深情、秋日借寒泉，宝瑟结清游。任急弦飞听，昔心长系，夕饮未休……

两首词是为借琴而作，但心心念念的都是当年的赠琴人——查阜西。

20世纪30年代中期，查阜西年逾不惑。他的前40年过得极其跌宕：鼓动父亲参与改朝换代的起义、立誓为惨遭杀害的父亲报仇、在海军学校领导学潮被开除、追随孙中山建设空军、流落乡间养鸡养鸭、写文章翻译书、当中学教员、秘密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共”时坐牢亡命、写出中国民航的第一份规划书……此刻，昔日的热血青年终于安稳下来，

平凡地担任着欧亚航空公司的秘书主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过去。

弹琴讲究师

承。查阜西当然也有老师，但老师都不是名家，他学到的只是一些琴歌。13岁开始学古琴后，查阜西更多的是靠自己不断摸索。20多岁时认识了更多的琴友，他才知道古琴的主流是独奏，最为琴人推崇的境界是“清微淡远”。他自小丰富的音乐生活给了他厚实的底蕴，曲折

的经历给了他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内心，他早早地就在日记里发誓，要“集诸家琴说，参以新知，辑为琴谱，以图振敝起废”。

抗战爆发，烽火逼近江南，琴人的黄金年代结束了。很快沪、宁不保已成定局，国民政府开始内迁。仓皇之际，欧亚航空公司准备将全部器材向内地紧急转移，由查阜西主管。查阜西为完成使命，顾不上在苏州的家人，自上海飞往西安，再转昆明；家人则自行逃难，流徙千里，南下会合。

在昆明认识的友人里，与查阜

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

◎严晓星



宋琴「寒泉」



张充和抄录的《长生殿·弹词》昆曲谱（局部）

西最为投契的是琴人郑颖孙以及他的安徽老乡、文艺知己张充和。郑颖孙长查阜西两岁，安徽黟县人，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与张友鹤、管平湖同为北方琴坛的名宿。他有旧派的风度，又有新派的气象，在当时就以雄厚的乐器收藏而著称。

1939年，查阜西44岁，张充和25岁。查阜西跟着大家叫张充和“充和”；张充和最初也规规矩矩地叫他“查先生”，没多久，实在太熟了，倒是喊“老查”的时候居多。由于张充和在合肥张氏四姐妹里最小，查阜西在兄弟四人中也行四，所以书面场合俩人便以“四姐”“四哥”相称。

张充和在安徽老家有琴，但她直到认识了郑颖孙、查阜西之后才爱上琴声。她喜欢在安静时听琴，喜欢《秋江夜泊》和《潇湘水云》。

查阜西原本什么音乐都爱学，少年时也学过一点儿昆曲，这时遇到张充和，旧兴复燃；张充和实在太喜欢琴声，也忍不住想弹上几曲。琴家曲人，正堪相授。张充和学琴粗浅，查阜西学昆曲也差不多。当时与查阜西同学的还有罗常培等人。张充和晚年回忆说：“他（查阜西）学昆曲是马马虎虎的，没学几个曲子，还不如罗常培。”并调侃自己，“我学古琴，和查阜西学昆曲一个样。”

张充和曾为查阜西抄过一份《长生殿·弹词》昆曲谱。这是她早年的书法精品，下笔沉着，布局疏朗，满眼空灵之气，更兼唱词直书，工尺斜行，朱色板眼错落，别有妩媚。但最有意思的还是落款“廿九年春二月为阜西先

生琴伯抄《弹词》。云龙厂主”，下钤朱文小印“张”。“伯”者尊也，她忽然一改“老查”“四哥”的称谓，恭恭敬敬地端出“琴伯”这样的称谓来，女儿家的顽皮心性也便表露无遗了。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彻底扭转，同盟国开始着手胜利后的重建。次年春，中国向美国派出了一支十人考察团，查阜西作为刚刚组建两年的中央航空公司的副总经理，奉命参与，负责考察美国的民用航空事业。然而，“与某方之合作计划甫成，而政府合资政策突变，来电婉谢，于是功告垂成”。但这次业务上失败的旅行，却是成功的古琴之旅。

此前，美国曾出现零星的古琴活动，但引起一定反响的正式演出，只有1938年10月到次年5月间中国文化剧团在美巡演时卫仲乐的演奏。查阜西的到来，让久已消歇的琴韵再展新颜。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他在波蒙纳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俄亥俄州音乐学院等高校，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音乐家协会、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等机构举办古琴演出与讲座；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鉴定古琴，拍摄了“七百余尺、都五百余卷”的古琴文献正片，并留下《潇湘水云》《普庵咒》《梅花三弄》《忆故人》《鸥鹭忘机》《渔歌》的录音……其间所用的古琴，就是宋琴“寒泉”。

这次赴美，查阜西原本没准备带琴，“来时因高罗佩之敦劝，故将宋琴‘寒泉’随身携带”，但1946年4月底他启程回国时，因为行李太多，便将“寒泉”盛以琴匣，寄存在国会



图书馆的友人处，留待日后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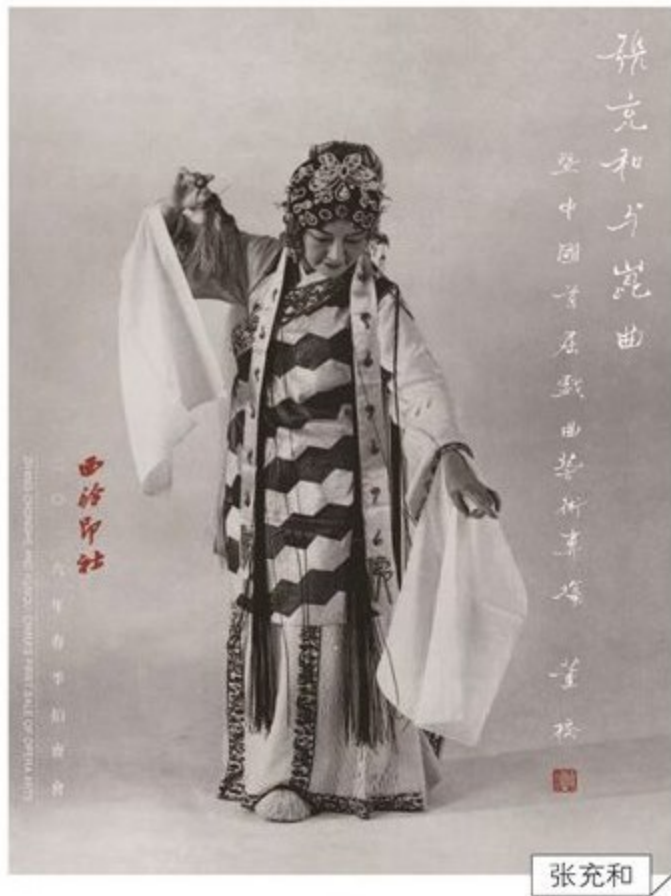
其时抗战已经胜利，国共双方正在和谈，和平建国的气氛极其浓烈，绝大多数人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与热情，颠沛半生的查阜西也一样。他开始重新整修在苏州南园的“后梅隐庐”，扩大面积，种下许多从美国带回的花草种子，又在盘门东大街的张氏花园订了不少果树苗栽在后院。他将张充和几年前抄的昆曲谱《长生殿·弹词》精心重裱，并请友人、同事，也是琴人的吴鹤望署签。生活好整以暇，似乎焕然一新。

朋友们也都陆续归来，各安所居，像从前一样。张充和在苏州的家里也是曲友满座，雅韵不绝。她常去后梅隐庐，查阜西的摄影技术也派上了用场，给她拍了许多照片。

但内战渐渐不可避免。查阜西也受到共产党中的老战友李维汉的关注和动员，重新拾起青年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共上海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的领导下工作。他放弃了精心经营的后梅隐庐这一方小天地，投身于时代馈赠给自己的波澜壮阔的大世界。

人生的因缘际遇真是不可思议。19年前在大动乱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络时，查阜西肯定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形势下归队。同样，1945年，查阜西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弹奏“寒泉”时，也不会想到，听众中有一位德国犹太裔的学术世家子弟——汉斯·赫曼特·弗兰克尔，将会在3年后改变张充和的命运。

1947年，张充和应邀北上，到北大教授书法与昆曲。半年后，她认识了正在北大西语系执教的汉斯·弗兰克尔，并于1948年11月19日与其结婚。一个月后，他们南下，从上海远赴美国。后来，汉斯·弗兰克尔从事汉学研究，



张充和给他改了一个中文名字：傅汉思。

深交十载的“四姐”结婚，查阜西自然要送上一份不寻常的礼物。他肯定想起了张充和学琴的往事，也许还想起了自己一年前将抗战中常用的“绿绮”琴赠给了中学时代的恩师、学者王易的雅事，同时又觉得两年未将“寒泉”携回似有天意……他告诉张充和：你们到了美国，去国会图书馆找我的一位朋友，我存放在他那里的古琴“寒泉”，就是给你们结婚礼物！

许多年以后，张充和说起收到的最佳结婚礼物，凡三件，第一件便是“寒泉”。

欲说“寒泉”，先从“响泉”说起。《今虞琴刊·古琴征访录》著录了查阜西当时所用的古琴七张：漱玉、九霄步虚、零风、雪夜冰、响泉、长风、潜泉。其中对“响泉”的介绍大致是：仲尼式，形体适中，桐梓面底，细牛毛断纹，声音松透，玉轸，腹款为“乾道四年紫阳朱氏藏”“光绪十二年云闲重修”。

这张“响泉”，就是查阜西赠给张充和的“寒泉”。

张充和结婚、南下、赴美之际，正是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共产党地下活动形势日益严峻的时段。她不会想到，当查阜西告诉自己怎样去取“寒泉”的同时，一辆吉普车停在苏州北局的祥生汽车出租公司里已近一年。查阜西让时年16岁的儿子查克承练就一身娴熟的驾驶技术，做好随时带上全家人转移的准备，同时给他一支手枪以备不时之需。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两位好友也许都知道，彼此正在承担与将要迎接的是不同的命运。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一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憧憬这

一天已有 20 多年的查阜西却不能欢呼——他正在香港默默地进行中央、中国两家航空公司的起义说服工作。一个月后，两航百余架飞机宣布起义，11 架飞机北飞，震惊一时。立下大功的查阜西在 3 年后只保留了一个民航局顾问的虚衔，正式转行，从事古琴的专业研究，去实现他青年时代的梦想。

20 世纪 50 年代初，琴人们面临着一种尴尬的无奈。古琴顶着“封建士大夫”“孤芳自赏”的帽子，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里显得多余甚至尴尬。查阜西和他的琴友们尽自己所能，证明古琴能服务于新社会，以此保存古琴种子。

查阜西偶尔也能得到张充和的零星消息。1960 年夏他有西南之游，6 月 9 日在贵阳见到了张充和的弟弟张宗和，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说：

……又言四姐与傅汉思伉俪甚笃，已有子女各一，赠其阖家照片一帧，似父母子女乐融融也。

这对惦念故友的查阜西来说，无疑是令人欣慰的消息。

“文革”期间，张充和一度以为查阜西已不在人世。“文革”后期，中国的社会状况逐渐趋向平稳，许多人与海外亲友都恢复了联络。1974 年，张充和得到了查阜西还在世的消息，“喜极”，再赋《八声甘州》：

度长空、一掬见龙泉，泠然忆清游。喜佳音万里，故人犹健、疑讖都休……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

1976 年 3 月，81 岁的查阜西收到了曲友、张充和二姐张允和的信，信里附有张充和亲笔抄录的之前所作的两首《八声甘州》，末行是一句中规中矩的套话，却满是俏皮的神色：

阜西四哥/嫂同稔。充和。

与充和多年音尘隔绝，老人纵然迭经劫波，此刻也必然心潮澎湃。然而，想说的话越

多，落在纸上的越少。

4 月 15 日左右，查阜西又接到张充和的复函。这次他了解了更多张充和、傅汉思在美国的工作与生活情况，也第一次知道了 30 年前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弹琴时，傅汉思便在听众席中，傅汉思认为他的弹奏“入定”而富“美态”——当然，这是傅汉思修习汉学之后所采用的词语。

5 月 14 日查阜西作复，信末说：

来书已几度回环阅读，兜来旧游光景欲骋宣笔下，竟衰不能作，今仅简复，而且迟延，十分抱歉，以后绝不使邮鸿断怠耳。

写完这封信一周之后，查阜西便因忽发脑出血入住空军医院，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终于 8 月 10 日去世。

1979 年，张充和回到阔别 30 年的故土。这一年，她 65 岁，昆明旧游已是 40 年前的往事。得知故人去世的消息，张充和迭经修改，为查阜西写了第三首《八声甘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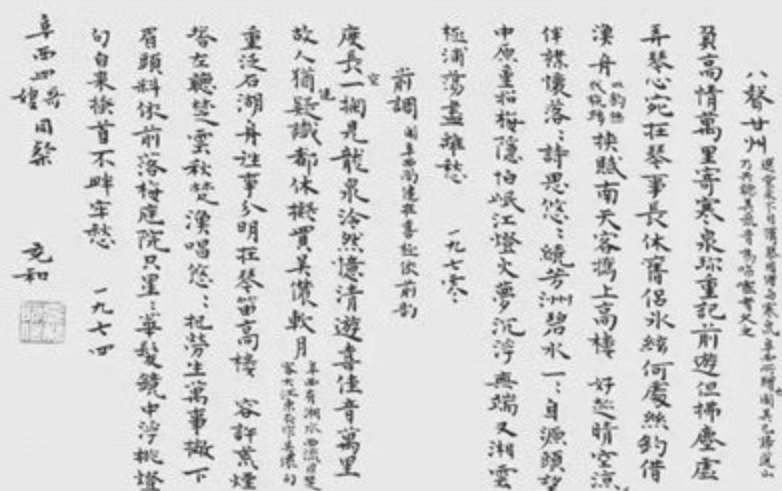
正丁宁休息、鱼鸿相招故国重游。叹泠泠七弦，凄凄一

代，千古悠悠。渺渺天西望极，欸乃起渔舟。惟有忘机友，远与波浮。

休论人间功罪，叹生生死死，壮志难酬。把琴心剑胆，肯逐向东流。迹余辉、晴空照雨，待谱成十万灿神州。抚新词、临风缄泪，寄与闲鸥。

三首《八声甘州》中，第三首改动最多，其实初稿亦好，尤以“尽艰辛事事，不挂上眉头”一句为佳。总结一生，不以“艰辛事事”为意——正如查阜西晚年的一张照片上，他沉浸在翻检与著述的快乐之中，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温柔与沉着，好像一生没有经历任何波折，好像他的探索之旅刚刚启程。

（临江仙摘自中华书局《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一书，本刊节选）



张充和抄给查阜西的两首《八声甘州》

● 雷册渊

暴雨中的英雄



2021年7月20日下午，郑州突降暴雨。

李兰（化名）见天气不太好，就提前去幼儿园接外孙和外孙女。回家途中，车刚刚开到创业路、普惠路路口，及膝的水流就将车冲停在路中央，还熄了火。李兰尝试重新发动车子，几次都没成功，车门也无法打开。此时，大水已经淹到车门位置。李兰一边冷静地安抚车里的孩子，一边拨通了女儿杨晓杰（化名）的电话。

“那天雨那么大，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说车被困在路中间，已经进水了。作为一个母亲和女儿，我当时真有天塌地陷的感觉，哭都哭不出来。”杨晓杰回忆，“所有报警电话都占线，我必须冷静，才能救出我的母亲和孩子。”

杨晓杰让母亲告诉自己他们的确切位置，并且观察周围的情况，母亲在电话中一一报出周围店铺的名字：一家便利

店、一家宾馆和一家面馆。杨晓杰通过搜索外卖和点评软件，最先找到了便利店老板卢联盟的电话。

当时卢联盟正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店铺排险，意识到情况紧急，他立刻拨通便利店旁边宾馆的电话，告诉宾馆里的人：“门口路中间的车里有人，快去救人！”

正在宾馆大堂排险的安保部部长李坤朋接到了电话，他和刚满18岁的王志磊是最早冲出去救人的。慌乱中他们找不到工具，只抓了一把菜刀就冲进雨里。

此时，10多米宽的路面已经变成一片汪洋，大水上涨到身高1.83米的王志磊的胸口位置。李坤朋率先爬上车，他先拿菜刀在前风挡玻璃上敲了几下，发现敲不动，而且如果敲开前风挡玻璃，大水将迅速灌进车里，车里的孩子会有危险。他又迅速爬上车顶，试

图敲开天窗，还是敲不破。

第三个向车靠近的是一个一头红色板寸的小伙，他是孩子们的街舞老师陈阳阳（化名）。原来，没有打通报警电话的杨晓杰，情急之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求救信息，正在附近的陈阳阳看到后，脱了衣服，拽着树枝游了过去。后来杨晓杰才知道，那一路，陈阳阳的包、手机都丢了，“冒着生命危险游了好长一段”。

陈阳阳努力向车游去，另一个穿着黑色雨衣的人也在向车靠近，他递来一把锤子。然而锤子太小，李坤朋尝试了几次也没砸开天窗。此时，面馆老板李祥听到外面的求救声，来不及多想，拿上店里的大锤子冲了过去。

李祥很快游到车旁，爬上车顶，在汽车的后风挡玻璃上凿出一个小洞。穿黑色雨衣的男子一直趴在车边，透过这个小洞，安抚着车里的李兰和两



个孩子，并向旁边的人不断呼喊，组织救援。

李祥脱掉上衣，转向汽车左后方的车窗猛砸了几下，车窗终于被破开。水里的陈阳阳将小男孩拖了出来，李祥和穿黑色雨衣的男子合力扯着孩子的上衣把他提到车顶。这时李祥才发现，自己的手在刚才砸玻璃时受了伤，鲜血正汩汩地往外涌。他甩了甩手，顾不上包扎。很快，小女孩也被救了出来，被抱到车顶上。

又密又大的雨点像碎石一样从天空砸下来，让人睁不开眼睛。王志磊冻得忍不住地颤抖，上下牙咯咯打架，李祥的伤口在流血，陈阳阳还泡在水里……而此时，更多的好心人向车游去。人们送来了一个蓝色大桶，怕孩子呛水，他们打算把孩子装进桶里再送到安全地带。

六七个大人在不大的车顶高高低低地站着，把两个孩子围在最中间，还有人为孩子撑起一把伞。在一旁帮忙并拍下视频的赵朋说：“这个画面，好像汪洋中的一座孤岛，而这座岛让人充满力量和希望。”

小男孩被装进桶里，由3个大人护送，到了安全地带。然后人们折返，小女孩也被成功地送了过去，护送她的有5个人。

等两个孩子都被救出去以后，李兰拿好车里的证件和包，又转身去为李祥找能够清理伤口的消毒巾，最后才从车里出来。有惊无险，一家人终于得救。

杨晓杰不敢想象，如果当

时没有这些好心人的帮助，自己的家庭将会面临怎样的灭顶之灾。“这种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怎样的感谢都显得太轻了，我感激这些奋不顾身的救命恩人。”

杨晓杰回忆着这场无妄之灾，在庆幸家人平安的同时，也冷静复盘着得救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母亲的镇定和冷静。

杨晓杰说，这一点让她惊诧不已。“我母亲全程都非常淡定，当时我从电话里丝毫听不出她的慌乱，也听不出情况有多么危急。反而是她在告诉我，不要着急，没有问题。”

一场大雨，全城受灾。因为10多个热心人不顾个人安危的施救，保住了杨晓杰幸福美满的家庭，她深深感恩。“我母亲和孩子被救到安全地带以后，又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好心人。有一位上海大哥一直抱着孩子，给孩子温暖。还有许多好心人给他们送来食物和热水，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有大爱。”

后来有记者去采访，几乎每一位参与救援的人都谦虚地告诉记者，救人的是大家，不仅是自己。记者也多次尝试联系杨晓杰提到的那位来自上海的好心大哥，他始终婉拒采访，只发来短短几行字：“正常人都会选择这么做，我做的不值一提，还有很多人值得报道和关注。”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谢谢暴雨中，义无反顾的你们。

（蓝天摘自《解放日报》，刘德山图）

插图创作手记

刘德山

2021年7月17日，河南郑州等地下起暴雨，到20日，降雨量达到617.1毫米。其中，20日16点到17点这1个小时，郑州的降雨量就达201.9毫米，超过我国大陆小时降雨量历史极值。

大雨倾盆，大家如常生活，下班，回家。但是，当积水漫过路面，进入地铁、隧道，淹没行驶中的车辆——对被围困其中的人来说，那是眼睁睁看着水从脚面逐渐上升的恐惧感。最绝望的是看着有人被洪流

冲走，手捧没有信号的手机，唯有掩面哭泣。我居濮阳市，也受水灾影响，人在，家没了。我90多岁的老祖母无助地喃喃自语：“要命啊，要命啊！”

好在，被天灾打得措手不及的人们迅速行动起来，互相扶持，携手相助；各级组织紧急响应，基层党员干部、民兵、消防、武警、医护人员等，即刻挺身而出；四面八方的捐款、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向河南。受灾后，我与家人很快被转移到安全地带，还接受了新冠核酸检测，完成了新冠疫苗第二针的接种。

身为一个河南人，我被这一幕幕场景感动、震撼，为每一位被转移、被救助，终于平安回家的老乡而感到欣慰，为这天灾危局中迅速建立的社会秩序而骄傲。种种情感交汇激荡，遂应《读者》杂志之邀，为文章《暴雨中的英雄》挥笔创作了这幅插图。

美哉，我国人的拳拳爱心；壮哉，无惧无畏的中国人民！





当善良变成一场秀

先说说作家斑马的真实经历。

斑马的同学A的母亲突患白血病，很不幸。但万幸的是，A的父母均有医保和退休金，她本人的收入也还可以，有房有车。

但是A的第一反应，不是带母亲做进一步检查，而是迅速在微信朋友圈求助，声泪俱下地讲述母女情深，恳请大家给她母亲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和A关系不错的同学立刻建了捐款群，有人带头，群里的同学立马争相发出慰问，陷入“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片爱”的氛围。一个同学说：“斑马公号做得好，找他帮忙募捐啊！”A立刻联系斑马：“哪天方便？发之前给我看一下。”斑马回复：“深表同情，无能为力。”

人们本来就有从众心理，特别是在表现善良博爱这类事情上。所以，只要有人带头奉献爱心，就会有一大帮人跟风献爱心，而不去思考这件事背后的逻辑。于是，很容易形成如上的接龙式“善良秀”。

对于“善良秀”，连岳老师有段描述非常形象：“核心技术是这两点，你需要做的事成本低，你做了这件事显得很有爱心。悲情营销者就给大众提供了这样的好机会——零成本秀爱心的机会到了！”

你第一个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你的爱心就战胜了所有朋友！第二个转的，次序上不占优，只好增加情绪。到最后还没转的人就陷入困境：“大家都转了，我不转，我还是人吗？”为了避免麻烦和得到认同，他也随手一转，反正避免冲突的成本是

何谓真正的善良

●拾遗君

零。

于是，善良就这样变成一种廉价的“秀”。这种“善良秀”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自我达成，即想要完成一种“我是个善良的人”的自我认同。

4种“盲目善良”

第一种盲目善良：无知无明。比如，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又比如，为了彰显自己的善良，很多人成群结队去放生，把陆龟放到水里，致其活活淹死。这种无知的善并非真善。

第二种盲目善良：道德绑架。道德绑架就是自以为站在善良的一方，便对其他入或事件妄加评断。以爱为名，很多人就这样变成“别人的判官”。当善良变成强制，它已经不是善良。

第三种盲目善良：是非不分。这种是非不分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抱有充分的同情心，忽略逻辑、忽略事实、忽略公正，歌颂毫无原则的付出与原谅。这种没有原则的善良的危害在于，不仅混淆了大众对事情的正确判断，还助长了真正的恶。

第四种盲目善良：愚蠢自虐，为别人的错和恶买单。柏邦妮说过一句话：“善良是很珍贵的，但若善良没有长出牙齿，那就是软弱。”善良没有错，但不能毫无底线。越是善良的人越要把底线设置得高一点，在事情变坏之前学着适度“零容忍”。

何谓真正的善良

宋仁宗有一次处理政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热羊肉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近臣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





痛苦吗？生活里打拼的人没有多少工夫去感觉，去怜悯自己。有那么多闲暇去感觉，去怜悯的，多半还站在岸上；水有多深，水有多冷，站在干滩儿上想象着罢！

——朱西甯《破晓时分》

每当看到我父亲，我便立刻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当失去一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人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撕开一个洞，

吸走了我们的笑声和无忧无虑。人的离开让我们崩溃，突然之间，真实和梦想之间的界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就好像只有死亡才能让我们进入两个世界“之间”的世界。

——妮娜·乔治《梦海》

人们总是用笑中带泪的方式谈论他们的昨天，从记忆中挑出一帧帧画面，每一帧都是属于过去的，充满爱意地检视，直到那画面再次消失在回

微书摘



忆的迷雾当中。回忆是永远存在的。即便时间流去，悲伤的记忆依然令人悲伤，只是快乐的记忆再也无法重现——不会再有相同的快乐了。记忆用它独特的伤感来喂养自己。

——罗欣顿·米斯特里《大地之上》



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着不说呢？”宋仁宗对近臣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羊，形成定例，一年下来，宰杀之数便以百计，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真正的善良就是这样一种智慧，是在对事情的基本事实进行完整认知，同时对事物的发展趋势进行详细审视后，做出的最佳选择。

《晋书》记载了一则故事。东晋大臣郗超和父亲郗愔性格差别很大。郗超与大将军桓温结为同盟，图谋皇权。因父亲忠于王室，所以他没敢让父亲知道。后来郗超病危，自知不久于人世，便拿出一个书箱交给门生：“如果我父亲过度悲伤，你就把书箱交给他。”郗超死后，郗愔果然哀痛成疾，于是门生就把书箱交给郗愔。郗愔打开箱子，发现里面竟是郗超与桓温密谋皇权的书信。郗愔看后气得跳脚大骂，从此不再思念郗超，疾病渐愈。从家庭角度看，郗超的做法无疑是善良的。

真正的善良不是自残，而是一种能力。不仅是一种把他人的痛苦理解为痛苦的能力，更是一种不被盲目善良传染的能力；不仅是一种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能力，更是一种能深刻洞察人性中的恶的能力；不仅是一种不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能力，更是一种挽救他人于水火而不使自己溺亡的能力。所以苏格拉底说：“无知的人是没有资格行善的。”因为无知

的善良只有善良的外衣，缺少善良的内核。它不仅可能助长恶，还可能伤害己身。

春秋时期，鲁国规定，国人凡有去外国旅行者，见到鲁国人在外沦落为奴，可花钱把他赎回，回国后再去国库报销费用。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外面看到鲁人为奴，遂花钱将其赎回，但赎回后没去国库报销。很多人由此称赞子贡品格高尚。孔子知道后，却大骂子贡。有人觉得奇怪：赎人不去报账不是很高尚吗？孔子说：“错了。子贡的做法会导致更多鲁国人不能被救出。将来别人看见鲁人为奴时就会这么想：我赎买后，若去报账，品格就不如子贡高尚；但不报账吧，我又负担不起。于是只好装作没看见。所以，子贡不报账的做法，实际是在阻碍更多为奴的鲁国人被救赎，是有害的。”

真正的善良是一种远见。面对每件事都能从很多角度思考。不但从自己的角度，也从别人的角度想问题，甚至还会考虑做事之后会不会产生不良的连锁反应。然后才把一件事做到最好，或向他人普及真知。

社会最大的敌人并不是精明的坏人——提高作恶的成本，坏人自有约束；加大合作的砝码，坏人自会选择。最可怕的，恰恰是数量众多，缺乏常识、远见、智慧的好人。世间最大的恶，往往以善良之名四处横行。

我们要做善良的人，但不能做盲目善良的人。你的善良，必须有点儿锋芒。



（同 物摘自微信公众号“拾遗”，毕力格图）

一根教鞭

◎路明

那时我在小镇读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是落户在镇上的上海女知青，教我们数学，四十岁不到。她脾气不太好，经常骂学生，骂得不解气的时候，便举起手掌或教鞭劈头盖脸一顿打。班上的小孩，都吃过她的“生活”，谁都会说两句上海话：“依哪能噶瑟额啦！”“依只黄鱼脑子！”

彼时，在小镇家长的意识中，把孩子交给学校，就是听凭老师处置的。小孩子嘛，不打不成器。家长们甚至觉得，老师骂得越凶、打得越狠，越是说明负责任。

好几次，我看见戴着安全帽的男人、小腿沾着泥巴的女人，恭恭敬敬地立在教师办公室门口，说：“老师，我家小畜生不争气，随便打，不要紧。”

有一天，班上的教鞭坏了，几乎折成两截。班主任问：“谁家里有竹子，可不可以帮老师做一根新教鞭？”一只小手怯生生地举起来：“老师，我可以。”

举手的是我隔壁桌的晓玲。晓玲小小的个子，两根细细的黄辫子，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她的脑子似乎对于解方程之类的问题不太好使，考试成绩总排在后几名，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

第二天清早，讲台上放了一根教鞭——拇指粗细，圆润均匀，竹节被细心磨过，一端钻了孔，挂了一条彩色穗子，穗子是晓玲自己编的。晓玲骄傲地说，她寻遍爷爷家的竹林，好

不容易才选定这根。新锯下的竹子得在火上烘烤脱水，才能坚固耐用。

班主任夸奖了晓玲，赞扬她的心灵手巧和集体主义精神。晓玲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似乎憋着笑。印象中，这是她第一次当众受表扬。

下午的数学课上，风云突变，晓玲连着答错了好几个问题，班主任杀气腾腾地冲到她身边，扬起教鞭，“啪”的一声，重重地打在她的头上。我听到有人哧哧地笑——那教鞭，是晓玲亲手做的。

“依哪能噶瑟额啦！”

我们哄笑起来。我那时学习成绩还算

不错，由于坚信教鞭暂时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因此笑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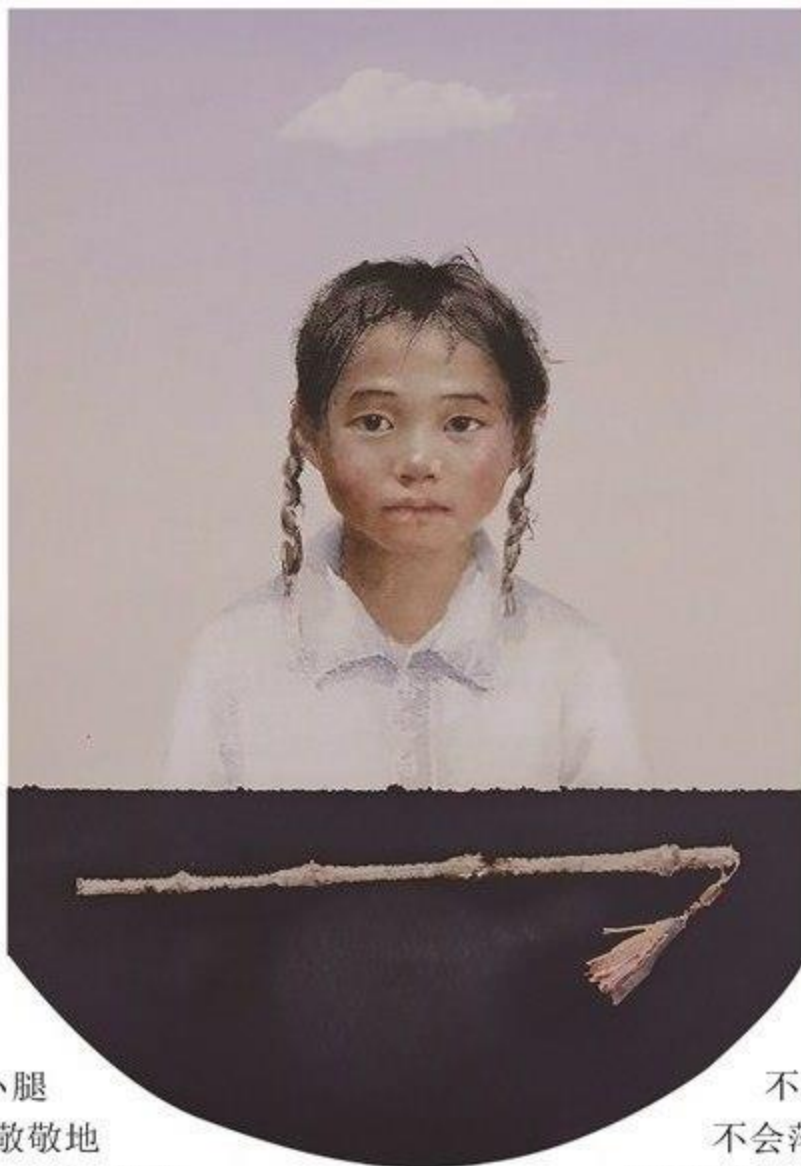
肆无忌惮。晓玲涨红了脸，强忍着泪，一声不吭。下课了，她趴在课桌上，一直到放学都没抬起头来。

第二天晓玲没来上课，第三天也没来。第四天下午，随着一声男人的怒喝，晓玲被她的父亲拖到了教师办公室。我们依稀听到几句“叫你逃课”“小小年纪不学好”的怒吼，还夹着晓玲低低的哭声。

晓玲抱着书包回到自己的座位，满面泪痕。

从此，晓玲成了大家的笑料，没人愿意跟她玩。好像谁都可以欺负她，揪她的辫子或者丢她的铅笔盒，而她似乎也无力反抗。开始她还常常哭泣，到后来，渐渐没了眼泪。

孩子的世界是等级森严的，孩子的心是天真而残忍的——我们往往通过打压、欺负别





现在的校园里，学生在老师面前身后常常表现不一。当他们以表演的姿态出现在教育者面前时，我们就很难了解真实的学生，也就很难找到教育的起点。当然，教育效益也就无从谈起。

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根本的原因是校园里的过度管理。

过度管理的突出特征就是不允許学生出问题、犯错误。这样的管理追求，与成长期孩子教育的本质形成对立。学生为什么来学校？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为什么都把基础教育锁定在18岁左右结束？根本的原因是，要把孩子尚不成熟的时间留在学校里，把孩子交给老师来陪伴、引导。在这段成长期里，孩子的情商、智商综合发展，动力系统、制衡系统错位生成，稍不留神，就会掉入陷阱，跌入沟壑。正是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体验，让每一个孩子渐次长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是孩子犯错误的地

方。在这里，犯错误的成本最低。在这里犯过的错误，孩子将来在社会上能避免重蹈覆辙。

教育教学一线的结构与机制，如何与教育的本质追求相统一？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一线组织应该如何设计？从根本上说，要平衡管理与教育的分量。

管理与教育的分量

◎李希贵



过度管理的表现之一，是学生没有自由空间。在传统的校园里，每个空间都是功能性的。学生在每一个空间里，都有明确的规定动作。学生缺少一些可以挥洒自我、暴露自我，有自选动作的场所。学校变得刀枪不入，水泄不通。在这样密不透风的氛围里，成长很容易窒息。

过度管理的另一个表现，也是致命性的问题，是把所有学生的所有表现，与教师的工作业绩简单挂钩。每个班学生获得的荣誉和犯下的错误，均累积成分数，最终用来决定教师的薪酬。这样的制度必然诱人人性中的魔鬼出洞。制度的斤斤计较必定带来教师对学生的斤斤计较，使教师面对学生很小的错误便可能大发雷霆，面对始终后进的孩子则很容易情绪失控。这不是因为教师的素养不够，而是因为管理的机制有问题。

（独 飞摘自教育科学出版社《学校如何运转》一书）

人，来证明自己的地位，换得一些莫名的优越感。

勉强读到初二，晓玲就退学了。她父亲把她领回了家。后来，我听说她进了工厂，早早结了婚，再以后，就没了她的消息。

我常常想起她，想起她憋住的笑、忍住的泪，沉默倔强的身影，还有离开校园那天的回头一瞥。

我无意责怪我的班主任，她是一位非常尽职的老师。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年年全校第一，她还用微薄的薪水，接济几个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同学们常说，她对待学生时而春天般温暖，时而寒冬般冷酷无情。有一次，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像妈妈一样”，我们班几乎所有的同

学都写了她——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严厉暴躁的妈妈。

又过了很多年，我听说她被投诉了，被家长告到教育局。她因此失去了教课资格，被安排去图书馆，后来又被打发去食堂。

有一次回小镇，我在小巷子里遇见她，五十几岁便满头白发，步履蹒跚。毋庸置疑，她是爱学生的，用她的方式——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可是对一个孩子而言，童年只有一次。伤害就是伤害，无论是以爱的名义，以恨的名义，还是以因爱生恨的名义。

（止 泊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一书，王 赟图）



法律的终极使命是什么

● 刘 晗

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实现正义、保证公平、促进平等、保护人权，等等——这是一般人对法律使命的想象和期待。人们总是抱着种种理想观念走进法律世界，并据此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案件予以评判。

但在职业法律人眼中，上述目标自然要追求，但不是法律的终极使命。法律的终极使命是维护社会秩序。

法律规定了生活在社会中的公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些必须遵守的底线行为规范，正是为了保证整个社会能够在某种秩序下存续和运转，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良好的公共环境里追求自我实现。

或许有人会质疑：秩序真有那么重要吗？

如果没有稳定的秩序，人们就会丧失对生活的稳定预期，整日忙于应付各种混乱和突如其来的变化，无法进行生产的增值、知识的积累和文化的创造。长此以往，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无从谈起。

既然秩序对于人类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维护秩序呢？其实，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习俗，都能起到维护社会

秩序的作用，未必需要正式的法律制度。相比之下，法律有何独特之处呢？

我们知道，法律是一套强制性的规则体系。这是法律区别于道德、伦理和习俗的重要因素。

在法律人眼中，规则就是核心，遵守规则就是

行事思考的第一重要原则。凡事讲规则是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知道要遵守规则，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听老师的话。你要说这是法律人的特定思维方式，那它究竟特殊在哪里？

这恰恰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所谓“凡事讲规则”，是指法律人头脑里的规则意识非常强，以至构成一种执念：即使一个规则看上去很不合理，甚至站在普通人的视角看会觉得它很荒谬，法律人也会遵守，而不会以规则本身的善恶来选择是否适用。

早在古希腊时期，有个人就把恪守规则做到了极致，而且他还不是职业法律人，这个人就是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

作为一位探究真理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经常与年轻人讨论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甚至公开挑战雅典的社会习俗和公共信仰，因此冒犯了整个雅典社会。随后他被控以亵渎神明、败坏青年等一系列罪名，最终被判处死刑。

而在苏格拉底等待死刑执行期间，他的朋友克力同买通了监狱主管，想帮他越狱逃生。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苏格拉底却断然拒绝了。

为什么要拒绝？苏格拉底说：“整个审判是完全依据雅典法律程序进行的，因此判决具有法律效力。即使我不同意这个判决，也得服从。本来这个判决在我们看来已经错了，给法律造成了伤害；如果我逃跑了，会对法律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果人人都这样，法律的权威就会荡然无存，整个社会秩序也会随之解体。”

苏格拉底把自己面对这场死刑的态度总结为一句话：“守法即正义。”到了后世，德国著名法学家古斯





反对的话术

●冯 唐

麦肯锡公司有一条铁律——Obligation to dissent, 就是你有反对的责任。注意, 是“责任”。公司培养你, 给你开工资, 在大家讨论的时候, 级别比你高的人说的东西你不同意, 你不是有权利提反对意见, 而是有责任提。

当听到不同意见的时候, 麦肯锡还有一套“三步走”话术。

1. 必须感谢, 要谢谢人家。

2. 需要停顿一下, 重复一下别人的意见, 让对方感到你尊重他的意见。

3. 如果同意对方的反对意见, 就表示同意, 非常真诚地表示同意。如果不同意, 不必争论, 不必反对, 说一句“我会认真考虑, 感谢你的意见, 我会再想一下”。

这套话术, 在麦肯锡几乎成为铁律。如果不这么做, 底层的信息很难一层层传到上边。如果你是总裁, 你与一线员工有可能隔着两层、三层, 甚至四层。各公司的组织结构不一样, 是否扁平化也不一定。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不让大家把意见说出来, 特别是把不同意见说出来, 你会发现你离实际情况越来越远, 公司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

(夕梦若林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冯唐成事心法》一书)

塔夫·拉德布鲁赫对苏格拉底的思想进行了更专业、更精确的表述: 法律的安定性优先于正义性。这就是站在更大格局上思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人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

看到这里, 很多人可能会想: 难道不应该先保证事情的正义性、保证苏格拉底活下来, 再扳倒恶法吗? 法律人竟然只管规则, 不管善恶, 不顾死活, 也太教条主义了吧。

这个想法放在法律人面前, 又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他们可能会反问一句: 真的有“恶法”这种东西吗?

在法律人的眼里, 在具体的执法和司法过程中, 讨论法律的善恶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这不是在寻求某种客观事实, 而是要做一种价值判断。善恶的标准经常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很难找到一种客观统一的答案。而法律规则相对而言更具确定性。如果以善恶为由来否定法律, 那么任何一条法律都有可能被怀疑, 甚至被挑战。

比如, 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律都禁止安乐死。对不少人来说, 这种禁止性的规则非常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也违背了人的自由意志原则: 既然病人已经垂死挣扎、生不如死, 自己也同意结束生命, 为什么法律不能让医生给他打一针, 帮他彻底解脱呢?

这时, 我们必须换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一旦法律开了口子, 就很容易把安乐死变成合法杀人的借口。如果医生或者患者家属滥用安乐死, 以此为由随意结束患者的生命, 那么“允许安乐死”是不是又变成了一条“恶法”呢?

“希望允许安乐死”这个想法背后的价值观, 是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 “希望禁止安乐死”这个想法背后的价值观, 是尊重生命, 防止合法杀人。这两种想法在安乐死这件事上发生了价值冲突。从抽象层面来看, 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 也很难在一时间争论明白。

我们必须清楚, 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观非常多元, 在很多问题上很难形成统一的善恶标准和价值共识。人们说某部法律或某个法条是恶法, 可能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契合某一部分人的价值观——但它们契合了另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对法律人来说, 此时无法选择任何一种价值观来否定现存的法律规则, 只能不去做过多的道德考量, 直接适用既定的规则。

凡事讲规则, 是核心和底线。✿

(南山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想点大事: 法律是种思维方式》一书, 本刊节选, 王青图)

其实，刚开始，很多人都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杨芙清实在太优秀了。

杨芙清从小就极其聪明，在数学上尤其有天赋。1953年，王阳元刚刚进入北京大学，杨芙清已经是学校里知名的“数学女神”。她还酷爱武侠小说，梦想成为一名除暴安良的侠客。

除了进校比王阳元早，知名度比王阳元高，杨芙清的家境也比王阳元的好。用王阳元的话说就是，“当时我穿鞋都露脚趾呢”，杨芙清却可以将父母给的生活费省下来资助王阳元的弟弟妹妹。

杨芙清认准了王阳元，这在亲朋好友之间，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才貌双全的杨芙清，选定了——一个穷大学生？”

这个男人的魅力，别人不懂不要紧，重要的是杨芙清懂。这个看起来一无所有的男人，敢向当时全球最霸道的美国叫板，像极了武侠小说里的侠客。

故事起源于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率先发明出晶体管。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一种新型半导体集成电路。学物理出身的王阳元，当时敏锐地觉察到，未来将会是集成电路的时代。从此，王阳元将集成电路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事业。

而作为集成电路的发明者，美国掌握着从设计到制造的所有核心技术，出于军事目的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资



院士的爱情

●酷玩实验室编辑部

助该领域的研发人员，并严格控制该技术的对外传播。当时正值中美两国交恶，美国将中国视为“敌对国家”，对中国不仅进行经济上的制裁，还进行了全方位的技术封锁。中美之间的对立，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也就是说，王阳元要做的事，是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因为，这件事，中国必须有人来做。接下来的大半辈子，王阳元开启了他“破壁大师”的人生。

当时国内集成电路事业刚刚起步，处于三无状态：没有专用设备、没有厂房、没有技术。为了尽快掌握集成电路技术，王阳元带领数百名专家日夜攻关。

1975年，在缺少设备和技术资源的情况下，王阳元团队一举打破了当时只有美国、日本才能制造1024位MOS动态随机存储器的纪录。

要制作集成电路，就需要发展材料科学。随后，王阳元

开展了多晶硅薄膜物理和MOS绝缘层物理研究工作，并主持建设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微米/纳米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

光有硬件是不够的，这就好比有了汽车但是没有驾驶员。20世纪90年代初，王阳元主持研发“熊猫系统”，打破了美国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上的技术封锁。2000年，王阳元和同事们创立了中芯国际，成为大陆第一家实现14纳米晶圆代工企业，代表中国大陆自主研发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的最先进水平。麒麟710芯片，就是由中芯国际代工的。

此举也被世界知名学术杂志《半导体国际》评价为“把中国与全球权威者的差距，由原来的4至5代缩小到仅剩1至2代”。如今，80多岁高龄的王阳元依旧精神矍铄，奋斗在中国芯片研究的第一线，仍然斗志昂扬，“不攻克这个难关死不瞑目”。

杨芙清看中的不是一个穷

小子，而是一个无所畏惧、永远年轻的侠客！

但是王阳元说，杨芙清是他的老板——在学校是工作上的老板，在家里是家庭关系的老板。

二

杨芙清不用任何人衬托，在她的名字前面，不需要冠以“某某人的妻子”。她是波澜壮阔时代中的另一位侠客。

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首次把发展电子计算机作为国家重大任务，并决定派出代表团赴苏联学习计算机技术。杨芙清，作为第一批被选定的留学生，成为中国计算机发展的希望。

中国当时没有专门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教材，她根据作业系统研制实践经验而编著的《管理程序》，成为中国计算机系统研究者的第一代启蒙教材。

历史的重担，就这样落在她的肩膀上。她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软件工程学科，开创了软件技术的基础研究领域。

在20世纪90年代，杨芙清带着22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330多名科技人员开发的青鸟系统，被评价为“在系统规模及技术水平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她也是一个拉着国内高新科技与世界同行赛跑的人。

王阳元搞硬件突围，杨芙清开始搞软件突围。

1949年以前，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贫油国”。

但是1949年以后，我国陆续发现了克拉玛依、大庆、胜利等油田，不仅逐渐实现了“石油自由”，还成了石油出口五大国之一。

石油勘探的几大步骤中都有野外数据采集、资料处理、资料解释等流程，需要对海量数据进行计算，没有高性能计算机，就只能靠最原始的手段大海捞针、碰运气。

1969年12月，国务院正式向北京大学下达了一项任务——研制每秒运算100万次的大型计算机（150机）。面



对美国和苏联的封锁，作为中国第一批计算机专家，杨芙清扛起了中国自主研发高性能大型计算机的重担。她带领着研发团队，在技术资料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日夜奋战，终于在1973年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个支持多道程序运行，规模大、功能强的计算机操作系统（150机操作系统）。

两年后，王阳元团队制造的1024位MOS动态随机存储器问世。

硬件与软件互相依存。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的产生与发展本身就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密不可分。硬件与软件，缺少哪一部分，计算机都

是无法使用的。这像极了王阳元 and 杨芙清之间的关系，这是科学家之间特有的浪漫。

三

要说两个人之间最浪漫的事情，就不得不提王阳元在1956年年底入党那天。

当时王阳元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第一时间就想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爱恋的女同学杨芙清。已经入党的杨芙清听到了，很高兴，也更加明白了这个男生的心思。然后，杨芙清说了6个字：“我们是同志了。”王阳元听了，也异常激动。

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根本体会不到这简简单单、平淡如水的6个字背后，蕴含了多么深厚的感情，和多么深刻的含义。

年轻人的爱情虽然甜蜜，但生活很苦。

王阳元和杨芙清结婚的时候，仪式简单得不像样！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就当婚床了；书箱子摞起来盖上一块红布，上面再放点小玩意儿，就当布置洞房了；他们甚至只花了几元钱买喜糖招待亲友。

王阳元和杨芙清曾清贫到要翻箱倒柜变卖东西换钱买米。不过，即使生活困难，杨芙清宁愿喝不见油花的清汤，啃硬邦邦的窝窝头，也要省下钱购置科技书籍。

61年间，王阳元先后培养了26名硕士生、59名博士生和18名博士后，这些学生现在都已经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的骨干。



在大部分“工作时间”中，我都像只病猫一样蜷在床上，或沙发上，不是读书，就是发呆。其中小部分时间在胡乱翻看，什么书刊都翻，只要是身边有的，然后大部分时间在读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他们是我在乱翻中一眼钟情，结下盟约，至今不弃不离的。

有一段时间，我的时间都消耗在拜读浩繁的经典名著上，就像一个胸怀天下的武林新手，浪迹天涯，为的是结识各路英雄好汉。想着还有那么多山头没拜过，我不敢轻易出手——不用说，我是胆小的。换句话说，我因为胆小而有幸认识了不少英雄，仿佛我认识他们就是为了壮胆。

但是，有趣的事出现了，也许是因为我的胆量被我结识的英雄们壮大了，也许是我品行上有过河拆桥的陋德，慢慢地，我开始接连抛弃曾经膜拜的英雄们。

他们中有一部分（或人，或书），我犹豫又大胆地认为，其实并不了得，不过是浪得虚名，不过是“小人得志”——人类由于自身的局限，经常犯下鱼目混珠的错误。

还有一部分，我一方面相信他们是了不起的，他们写出了他们的伟大；另一方面我总觉得他们跟我无关，与我形同陌路，温暖不了我，无法让我燃烧起来。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如同貌美楚楚的女子一样吸引着我，诱惑着我，让我神魂颠倒，念念不忘。我就这样并不费力就记牢了他们笔下的人物、故事、句式、语录，包括他们本人的生平、长相、趣闻，等等。我对他们的兴趣和敏感，正如对兄

去寻找可以给你力量的人

● 麦家



弟一般，对亲人一样，道法自然，无须苛求。

文学固然有神秘的一面，但浩繁的经典名著并不像太阳那样，可以照耀每一个写作者。

当我这样想时，我不再被那么多的经典名著困扰，不再到处拜山头。我告诉自己：停留在你的“亲人”身边吧，反复聆听他们的话，就会听到吉祥而美妙的天籁之音。

正如你总有亲人，任何作家都有自己的“亲人”，不同的是，他们不像你的亲人那样是你与生俱来的，他们藏身于“茫茫人海”中，需要我们用心、用孤独、用时间、用运气去寻找。

运气属于灵敏和执着的人。文学其实就是一份最需要灵敏和执着的事业。

（张秋伟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接待奈保尔的两页》一书，陈曦图）

杨芙清共培养了150余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学术界的知名学者、学科带头人，或产业界的领军人物。在她的支持下，政府投入经费最多、持续时间最

长、规模最大、涉及人员和单位最广的国家级软件技术研究项目“青鸟工程”启动，并一直运转至今。

两个人在一起，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互相支持，互相成

就。王阳元和杨芙清，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爱情榜样，那就是：存有一点理想主义，保持一点情怀。

（东篱摘自微信公众号“酷玩实验室”，本刊节选）



书生为真勇

●张 炜

书生之勇为知而后勇，而莽夫之勇是出于无知。苏东坡之所以能够“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就因为这种深知。

至于爱，它是我们深入事物、有所作为的一个基础，苏轼“爱”“知”皆备，所以才敢于冒犯天颜，屡屡将自己置于险境。

这不仅是朝堂上的书生之言、大快之言，即便在现实的操作层面、在实践当中，他也有过一些极出色的表现：面对徐州的滔天洪水，面对密州的猖獗匪患，他都表现出莫大的勇气，毫不畏惧，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一个书生的非凡真勇。

我们因而得到深深的启悟：知而后勇，才算真勇。

（梁衍军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斑斓志》一书，本刊节选）

翻 译

●草 予

地中海小城，有人正在捧读海风与唐诗宋词，借助西班牙文或者法文；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落在江南水乡的书案上，领着一位中国青年走向俄罗斯的旷野……语种的切换，当然是翻译。但，远不止于此。

几个下午，凡·高久握画笔，尽收眼底的秋日麦田，终于落成一幅《麦田与收割者》；琵琶女转轴拨弦，一时



意

林

声歇，一时弦急，音乐在白居易笔下也有了不同的折射：一时“铁骑突出刀枪鸣”，一时又“幽咽泉流冰下难”……万物的照鉴，艺术的互译，也是翻译。

蹒跚学步的孩童，听见母亲的呼唤，张开双臂，踉跄扑来，这，同样是对爱的翻译。

（林 一摘自《今晚报》2021年5月13日）

天 赋

●毕飞宇

天赋是必需的，哪一个做出一成绩来的人没有一点天赋呢？

可我很少说天赋，因为谈论天赋是没有意义的，老天给你多少，就在那里了，你能如何？

我更看重后天，这是一个变量，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特别骄傲，体会到天赋了，很酣。可是，年纪越大，我越不在意这个东西，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

康德说了，人是人的目的。如何面对这个目的？这里

头有千差万别。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是这样的假定：我很愚蠢，但是，我努力过，我用自己作为目的，我改变了我自己。

（王传生摘自《辽沈晚报》2021年7月6日）

只叫我天天端盘子

●张晓风

对读幼儿园的小女儿而言，天下最美味的东西就是巷口老邓卖的馄饨。

不管古今中外有多少名厨与佳肴，她只认定老邓的馄饨是最好吃的东西。

如果她有什么可奖励的事，如果我们偶然想给她一些快乐，一点儿也不难，只要请吃老邓馄饨就皆大欢喜。

有一天，我有点儿不耐烦地对她说：“我看，你如果生在老邓家，是他们的女儿就好了，你可以天天吃馄饨，早上吃馄饨，中午吃馄饨，晚上吃馄饨……”

“谁说的！”她一副小大人的模样，“说不定他们不给我馄饨吃，只叫我天天端盘子！”

我真的被她的话吓了一跳，那里面几乎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身为成人，我们经常只会抱怨、自苦，经常在自己的幻觉里美化不曾拥有的事物，然后在争取到手以后再懊悔……

我们有时真的不及一个小小的孩子。

（临江仙摘自宇宙光出版社《诗诗、晴晴与我》一书）



当梅西哭泣

●老喻

当梅西泪洒巴萨，有球迷评论道：“梅西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喜欢的球星了……无比强大，但由于某些天生的可贵品质，好像也特别容易受到伤害……”

梅西柔软的一面不只体现在性格上，他在球场上如吴清源之于围棋般飘逸而犀利，既有充满想象力的大局观和组织力，又能在逼仄的空间里柔软转身，施展出夺命一剑。

也许，梅西在球场上的创造力，与他性格深处的柔软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在这个愈加喧嚣的社会中，充斥着强者的神话，弱者无处容身。人类社会的一切，几乎都可以找到达尔文主义的解释。但是，人类不正是靠相信一些弱肉强食之上的东西才走出丛林的吗？

一个不曾哭泣的梅西，无法踢出那些充满想象力的精妙进球，也无法为我们呈现那么多球迷共同记忆里的伟大瞬间。

关于弱小

那年梅西13岁，身高只有1.4米，还没有走出侏儒症的阴影。在刚刚加盟巴萨少年队后的第二场比赛中，他被铲断了腓骨。受伤后，巴萨差点儿放弃梅西，将他送回阿根廷。

吃马铃薯和胡萝卜长大的梅西从小营养不良，在11岁时被诊断为生长激素短缺型侏儒症。拿到结果的那天，他与父亲走在寒冷的街头，尽管心底清楚家里根本没钱为他治疗，但他依然分

外平静。

唯有凝视过绝望深渊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希望的意味。即使后来成为顶尖的射手，梅西在足球场上的身影，依然带着少年时代的孱弱。

他因此塑造出另外一种“杀手”气质：既不强壮，也不冷血，亦无“非我不可”的执着。

但这毕竟是在球场上——犹如现代社会的斗兽场，球员何尝不是一名角斗士？“杀手”必须进球。梅西手中的无影剑轻若柳叶，触球，闪移，射门，貌似绵软，却游刃有余，如庖丁解牛般精确、“致命”。

回想当年，梅西的父亲说：“他从不抱怨。”对于已发生的一切，梅西温顺地接受；对于貌似没希望的未来，他从不放弃——如今，终于长大成人的他，将孱弱与强壮融为一体，独步江湖。

关于胆怯

1843年10月，一个农村孩子来到圣托马斯修道院。他不高，偏胖，不苟言笑，温和恭顺且无趣。5年后他开始做神父，被认为“完全被无法克服的胆怯束缚”。

为了摆脱这种窘境，他申请去高中教书。在资格考试中，他的地质学成绩很不理想。生物学知识匮乏又成了他的另一致命短板。考官在评语中写道：“申请人似乎对专业术语一窍不通。”

在教会的庇护下，他被送往维也纳大学。毕业后，在修道院花园中的小块空地上，他进行了8年的豌豆杂交实验。这是一场孤独、艰苦的个人科学探险，远比看上去更加艰难。他获得了数量众多且可供分析使用的实验样本，其中包括2.8万株





植物、4万朵花以及近40万颗种子。

他频频给当时顶尖的科学家写信，却一直
被蔑视、被敷衍、被忽略。

在去世的前一年，他对一位同事说道：“我
相信，我的研究成果很快就会得到整个世界的
认可。”

事实上，整整35年后，直到1900年，他的
研究成果才被证实。他，孟德尔，一位胆怯的、
不合格的神父，被公认为科学遗传学的奠基人。
他提出的遗传因子（现称基因）显性性状、隐
性性状等重要概念，以及所阐明的遗传规律，
被后人称为“孟德尔定律”。

关于无力

尽管直到16岁才被准许读第一门数学课
程，伽罗瓦依然迅速展现出惊人的天赋，17岁
就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当他报考全国最有声
望的学院时，在口试时他不愿做思路阐释，且
逻辑过于跳跃，使考官感到困惑。

对自己的才华未被认可而感到沮丧，伽罗
瓦大发脾气，把一块黑板擦掷向考官——他
还是个无力控制自己的少年。

伽罗瓦将解五次方程的论文送交法兰西科
学院时，数学家柯西深感震惊，他退回论文
让伽罗瓦重新提交以角逐数学大奖；而再次
提交，论文却又因傅立叶去世而遗失。

受挫的天才试图成为一名职业反叛者，他
因背叛国王的罪名被捕，释放后再次被抓。他
无力让自己过上正常安稳的日子。

最后的任性发生于一场爱情竞争，数学天
才在计算人生得失方面并不聪明。情敌是法
国最好的枪手，伽罗瓦明白会发生什么。

慷慨赴死的前一天，他彻夜工作，写出了
所有的定理，绝望地试图使它们得到承认，他
相信这些定理全面地阐明了有关五次方程的
疑难之处。

在那个短暂的夜晚，在最后的手稿上，除
了复杂的代数式，还写着青年天才那撕心的感
叹：“我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了！”

手稿上，伽罗瓦使用群论去讨论方程式的
可解性，整套思路后被称为“伽罗瓦理论”，
是当代代数与数论的基本支柱之一。

夜尽时分，手稿终于完成。接着，他在决
斗的早晨被射中腹部。

临死前，伽罗瓦拉着他哥哥的手说道：“不
要哭，我需要足够的勇气在20岁死去。”

关于心碎

作为巴菲特的搭档，查理·芒格看起来更洒
脱、更懂得享受人生。但其实，他的个人生活
曾经艰难、凄惨，经历了各种苦难和不幸。

草率的婚姻，离婚，穷困潦倒，7岁的儿
子因患白血病离世。

“他的儿子正躺在病床上慢慢死去，他走进
去抱了儿子一会儿，然后跑到外面沿着街道边
走边哭。”

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和之后的股市大
跌，更是让芒格管理的投资公司损失过半。当
他与巴菲特联手准备大展身手时，左眼又因白
内障手术意外完全失明……

马斯克也经历过类似的遭遇。他的一个儿
子出生10周后不幸夭折，“我不太愿意提这
件事。如果你身上有家庭的责任，还有其他子
女需要抚养，完全沉溺于丧子的痛苦对周围人
都不好。我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该干些什么”。

芒格没有被接踵而来的苦难和不幸击倒。
他告诉自己，不要让一个悲剧，演变成两个。

芒格的儿子小查尔斯说：“他就是能够义
无反顾地摆脱这些悲剧的困扰。”芒格就是那
种能够经由地狱抵达天堂的勇者。

在这些关于弱小、胆怯、无力、心碎的事
里，我要呈现的主题并非“悲剧”。在英国散
文家卡莱尔看来，“生活的悲剧不在于人们受
了多少苦，而在于人们错过了什么”。

这4个故事中的主角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从未倒下，不曾退却。

这些，是关于命运的故事。

何谓天才？

天才藏匿于弱小、胆怯、无力、心碎之
间，因为天才不是别的什么，天才靠勇气去实
践才能。

（孟夏摘自微信公众号“孤独大脑”，本刊
节选，辛刚图）



苏炳添

张雨霏



2021年8月8日，东京奥运会正式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38枚金牌、32枚银牌和18枚铜牌圆满收官。除了优异成绩令国人振奋，奥运健儿多元的美丽也令人瞩目。有网友发文感叹，奥运会教人们摆脱了“贴满标签的审美观念”。

33个大项、339个小项，各种肤色和身材的运动员同场竞技，奥运会不仅没有传播身材焦虑，反而激励更多国人强身健体，践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号召。

速度之美

北京时间2021年8月1日，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中，32岁的苏炳添以9秒83的成绩闯入决赛，打破亚洲男子百米短跑纪录，成为电子计时时代第一位闯入奥运百米决赛的亚洲选手，“中国速度”震惊亚洲。无论是在赛后尽情释放情绪，还是在场边走路被镜头扫过，他雕塑般的身材都让人过目不忘。

因为甜美笑容“出圈”的23岁游泳小将张雨霏，在本届奥运会上收获两金两银。新一代“蝶后”在泳池中全速前进的姿态，灵巧舒展、

线条优美。

赛艇项目上，一举拿下女子四人双桨金牌的中国姑娘陈云霞、张灵、吕扬、崔晓桐，配合默契，每一次挥桨都展现出极强的控制力。因长期户外训练而皮肤黝黑的姑娘们，在阳光下显得健康有活力，看起来赢得轻松，

但正如吕扬赛后感叹：“比赛过程在你们看来是比较容易的，那些不容易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不过今天拿了这枚金牌，所有的不容易都变得容易了。”

力量之美

在东京奥运会男子81公斤级举重比赛上，37岁的吕小军为中国军团斩获本届奥运会的第21金，早已走红海外的“军神”干净利落地把超过自身体重两倍的杠铃一次性上送到位，将力量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力量之美也不止一种。2000年出生的举重队最小选手李雯雯，在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87公斤以上级比赛中，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80公斤、总成绩320公斤的绝对优势拿下冠军。李雯雯赛后比心的模样，更是展现了力量背后的“反差萌”。

人之美

严珊珊



陈云霞、张灵、吕扬、崔晓桐

吕小军





李雯雯

在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以第6投20.58米创个人最佳成绩的河北姑娘巩立姣，面对等了21年的金牌，哭了出来，一句“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展现出坚持不懈的美丽。赛后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曾经为了项目增肥的经历，巩立姣透露，有段时间按外教建议为了加快速度而减肥，但之后力量和能力都有所下降，所以又努力增肥，只为以最好的状态参与竞技。

技巧之美

东京奥运会女子单人10米跳台决赛中，2007年出生的全红婵被誉为“会水花消失术的小仙女”，决赛3次跳出满分，拿下金牌，身姿轻盈舒展、灵气逼人。

在奥运会竞技体操男子吊环决赛中获得金牌的刘洋，因为霸气的邪魅一笑成功“出圈”，“歪头杀”背后的原因却是大拇指抽筋，令人忍俊不禁。

东京奥运会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艺术体操“五朵金花”——郭崎琪、郝婷、黄张嘉洋、刘鑫、许颜书，5位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中国姑娘创造了历史，拿下了艺术体操团体全能决赛的第4名。当《飞天月舞》的伴奏响起，中国姑娘们踏着古典舞步，流畅地展现了敦煌飞天的舞韵。为了备战奥运，她们前往敦煌采风、深入芭蕾舞团学习……终于迎来了在东京的惊艳亮相。

多元的形象，拓宽了人们对美丽的接受范围，加深了人们对美丽的理解。

“他们就是极美的。有瑕疵的皮肤，健实有力的身躯，不屈不惧的眼神。深沉内敛也好，天真明亮也好，斗欲凌厉也好，那是经历过难

巩立姣



以想象的艰苦折磨、肉体与灵魂的淬炼精进，将极限的边界一点点向更快、更高、更强推进，才拥有的‘人’之美。”网友写道。

（晋耳摘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本刊节选）



全红婵



刘洋



郭崎琪、郝婷、黄张嘉洋、刘鑫、许颜书



我们需要“国服”吗

●傅莹

中国人是否需要“国服”？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过去十多年间，有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提出设计“国服”的建议，也有人提出“中华服”等设想。

随着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活跃，在出席本国或其他国家的正式庆典等国事活动时，如何选择服装成为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西风东渐

服饰的起源和演变与政治制度相生相伴。中国自西周开始就有自己的服饰制度，《周礼》《仪礼》《礼记》中都有记载，至魏晋南北朝服饰已经有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到了清朝，舆服典制非常规范翔实，甚至可以称为繁复，衣服的样式、颜色和材质，按照社会地位的高低、场合仪式的不同，都有明确规定。

进入20世纪，中国人的服饰观念在大的社会变迁冲击下发生了很大改变。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象征着封建等级的舆服制度随之被废止。孙中山领导下的民国政府革除了大部分前朝服饰制度。

民国初期的中国面对着全新的国内外环境，尚来不及形成能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统一新服装式样，出现“乱穿衣”的现象。从那个时期的照片中可

以看到，军人出身的政治家经常穿的是军便服，而黄兴这样的革命者则常穿西装，倡导议会政治的宋教仁推崇西装和立领衬衣。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穿的是西式燕尾服，



1955年，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万隆会议）时穿的浅色中山装

后来，他以“博采西制”“尽易旧装”为原则，联合技艺精湛的裁缝设计出中山装——从形制上看，似乎吸收了苏联双排扣“列宁装”和日本士官制服的一些元素，但是在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上，有着鲜明的中国时代印记，表达了与封建服饰彻底决裂的态度。

北伐成功之后，中山装被确定为中国高级官员的制服。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从历史照片上

看，许多领导人穿的是中山装，亦有穿军装和穿西装打领带的，也有长者穿长袍。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山装得以进一步改良，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着中山装的照片看，衣服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口加宽，不再紧扣喉部，翻领变得大而尖，前阔、后阔、中腰和袖筒都适当放宽了。这种改良版的中山装被外界称为“毛式制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建设需求是国家和人民关注的重点，服饰和审美排不上社会议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经济恢复，中国人的服装式样开始变得多样化。1966年之后，学生们的“造反”思维主导了他们对服饰的选择，年轻人穿一身绿军装是当时最帅气的装扮。及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推动社会思潮变革，服饰潮流悄然发生变化。例如，大城市照相馆的橱窗里会挂出“摩登”的格子布大号夹克，人们可以借了穿着拍照。

服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气氛的体现，一种服装的流行会承载一定的政治符号。1984年10月1日国庆阅兵时，我在天安门城楼上为出席的外宾做翻译。当时的领导人大部分穿着中山装，但是已经有人穿西装了。邓小平主持阅兵仪式时穿的是中山装，这个传统也延续了下来。20世纪

80年代，西装作为改革开放和时尚的象征在中国开始普及，人们穿西装体现的是面向国际社会的开放和融入。

中国从战乱、动荡走向和平、稳定，从被封锁到实现改革开放，人们在各种大潮大浪的冲击下，在“东风”“西风”“古典”“现代”的碰撞中，不断试探和摸索，寻找着自身的现代礼仪和服饰路径。

从“唐装”到“宋锦”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两度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 部分 APEC 会议东道国民族服饰 —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东道主。这项多边活动有一个特殊的环节，就是由东道国向出席会议的其他领导人赠送一套具有本国民族特色的服装，全体领导人要在最后一天穿上这套衣服拍摄大合影。这个安排既是为了鼓励传播各国文化，又旨在体现“亚太大家庭”的主题。

这一传统始自1994年的印尼茂物会议，时任总统苏哈托向来宾赠送了印尼“国服”：传统蜡染布做的“巴迪”衬衫。茂物会议之后，这个做法被后来的主办国沿袭下来，菲律宾的“巴隆”、智利的“查曼托”、越南的“奥黛”等，都曾作为东道国的民族服饰在APEC会议上亮相。

这在一定意义上刺激了我们对“国服”的需求和探索。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服饰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2001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20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身着红、蓝、褐、绿的中式对襟唐装，在上海科技馆楼前合影。这个画面十分惊艳，“唐装”成为当年关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高亮词之一。

唐装此时进入国际视野恰逢其时。20世纪末，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街头已经有一股复古风在流行。或许是受到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的影响，张曼玉在影片中将旗袍演绎得风情万种，唤醒了人们对中国服饰之美的记忆。又或许是随着国家经济水平、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民间财



傅莹身穿改良款旗袍

富的积累，人们开始回归基因深处的审美观念。一时间，年轻姑娘们纷纷钟情于绣花盘扣小袄和腰身纤细的旗袍。而以传统马褂为原型的对襟中式男装也开始在一部分男士中间走俏，被称为唐装，其版型很大程度上采用了西装的剪裁方式，看上去挺括、精神。中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选择这种服装赠送给出席会议的各位领导人，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也给这股中式时尚风潮增添了助力。

大部分亚洲国家、地区领导人对唐装是接受和欣赏的，而欧美国家领导人对穿唐装却不那么适应。从当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有的男士没有系住唐装和里面衬衣脖领处的扣



子。织锦缎在西方服饰中，尤其对男士而言，大抵是用于睡袍的面料，据说当时有两位领导人还商讨是否要穿这套“睡衣”礼服出镜。

“国服”不仅需要体现传统，也要跟上现代社会的生活步伐。唐装虽然集诸多中国元素于一体，但终因过于华丽而难以成为广为接受的正式场合中华礼服。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和夫人在重大国际场合开始以中式礼服示人。例如，2015年中国领导人在对英国的访问中，在着装要求为白领结礼服的晚宴场合，身着深色中式礼服，其样式参照“中华小立领”，但是增加了口袋巾的现代元素，而且做工更加精良。夫人的衣着美观、典雅，尽显中华文化的现代表达，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突出民族特色，开启了中国领导人出访着装的新风格和新范式，为出席类似场合的国人提供了新的参照。

2014年冬天，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召开，时隔13年中国再次成为东道主。这次中方为与会嘉宾准备的“新中装”做工更加精良，为宾客带来正宗的现代中国风。男式上衣采用的是提花万字纹宋锦面料，饰海水江崖纹，立领、对开襟、连肩袖，一字盘扣，外套有直下摆和圆下摆两种供选择，内搭立领重磅真丝衬衫。可以选择的颜色有故宫红、靛蓝、深紫

红、金棕和黑棕色。女式衣服采用的是双宫缎面料，立领、对襟、连肩袖外套，可以选择的颜色有孔雀蓝和玫红。夫人穿的是开襟、连肩袖的外套，内搭立领旗袍裙，图案多为花卉兰草，体现女性柔美，可以选择的颜色有孔雀蓝、深玫红、紫罗兰、藏蓝色。这些服饰所表达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通过优质的面料与柔和、文雅

勾勒出女性的柔美曲线。这种改良款旗袍在立领、右衽、开衩等形制上逐渐定形，被称为“海派旗袍”。往后20年间，中国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乱，经济萧条、物质匮乏，旗袍的款式和工艺越发趋向简洁和实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劳动者的简朴之风兴盛起来，旗袍渐渐沉寂，不再是中国女性的日常服装。

又过了30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人对服饰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国际交往也日益增多。1984年，国务院指定旗袍为女性外交人员礼服，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旗袍回归社会视野。2011年5月23日，

旗袍手工制作工艺成为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服饰是文化的外在表现，个人对服装的态度和选择表达的是他的自我定位和内心归属。而“国服”应该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其式样不仅要平衡传统和现代元素，也需要为社会大众所接纳和欣赏。那么中山装、唐装和旗袍，这些现成的选项是否能成为“国服”呢？在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明面前，什么样的服饰才能撑起中国“国服”的品牌呢？这些问题尚无明确答案，而中华文化和服饰的故事在时间的长河里将继续被书写。

（游好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大使衣橱》一书，本刊节选）



的服装样式得到充分展现。

旗袍是中国女士礼服的首选

回顾旗袍的百年变迁史不难看出，它是中国女性最具仪式感、最能体现端庄典雅之美的礼服。

1929年，依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民国服制条例》，旗袍被确定为女子“国服”。此时的旗袍已经是在清朝传统旗女之袍的基础上改良的结果，腰身宽松平直，袖口宽大，去除烦琐装饰，而且多为纯色棉布质地，一度风靡于都市女青年和女学生之间。

20世纪30年代是旗袍最为流行的时期，其式样逐渐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是胸形和腰线更加合体，采用西式剪裁，



在师范学校读书时，老师反复叮嘱我们：“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

因为这句话，我一直很用功，毕业时踌躇满志，但被分到学校里，有个老教师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别看你有‘硬本子’，总有你不认识的字，我教你一招，假如遇到不认识的字，你就说我与老教师商量一下。”

村里人大都听说学校分来一个有“硬本子”的教师，而且只有十八岁，“像个初中生”，便跑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他们看了之后还不放心：“怎么这么小？这样怎么镇得住那些‘猴子’？”弄得校长发了火：“你们懂什么，泥菩萨，肚子里全是烂稻草；而人家小先生肚子里全是墨水，够你们喝上八辈子呢。”

“小老师风波”很快就过去了。

平时我很喜欢坐在宿舍门口看书，有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总在我宿舍门口晃来晃去。只要我抬头看他，他就躲起来。再后来我又发现了他好几次，我叫住他，他走过来吞吞吐吐地说：“我想请教你一个字。”我说：“什么字？”他就拿出写有我貌似认识却不认识的“劬”字的一张纸，字写得很好看，有棱有角。我问他是不是他写的，他先是点了点头，接着摇了摇头。

我的确不认识。面对他诡异的眼神，我只好说不认识这个字。看到这个学生脸上一闪而过的得意，我终于想起那个老教师的话，我脸上有点儿发



考你一个生字

● 庞余亮

烫：“这个字我不认识，待我和老教师商量后再告诉你。”我以为他会走，没想到他却说：“念‘迈’，音同豪迈的迈。”说完就像老鼠一样窜走了。本来我还想看一会儿书，可一点儿心情也没有了。

后来有个老教师就问我：“听说你连‘劬’字都不认识，是吧？”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可事实就是这样，我一开始就出了个大洋相。这个老教师说：“你等着，他还会来问你‘邕’字，这个字念‘畅’。那个‘老酸菜’就会这几个字。”我问为什么，那个老教师笑而不答。到了第二天，那个高年级的学生又递给我一个字，字条上是那熟悉的笔迹，果真是“邕”字。我念出了这个字，他很失望，无精打采地走了。

隔天一上班，老教师就问我：“他有没有问你？”我点点

头。那个老教师说：“果真是‘老酸菜’，认了几个字，总喜欢用生僻字考人。”后来我在一次家访时见到了这个“老酸菜”。他是一个落魄的乡村知识分子，眼睛眯着，一脸不屑一顾的样子，我见到他时他正在训斥一只在路边乱拱的猪，训斥得非常文雅——我想起了孔乙己。

我不知道那个孩子与这个“孔乙己”是什么关系。不过后来我被校长提到高年级教课，那个问我生字的学生居然被分到我带的班，看得出，他很不好意思。当我在第一节班会课上宣布由他担任宣传委员时，他不好意思地伏在了桌子上，不过他没法把自己两只涨得通红的招风耳藏起来——像两朵鲜艳的红蘑菇，聆听着这布谷鸟乱叫的初夏。

（晨夕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小先生》一书，小黑孩图）



如何改善久坐劳损的身体

●孙悦礼

我做过一个实验，给自己和一名马拉松运动员的身上装上很多传感器，通过光的反射，记录我们跑步时关节的活动轨迹。结果，我发现我们在跑步时有细微的差别——我跑步时，第一步是膝关节先抬起来，往前迈一步；而马拉松运动员先抬的是髋关节，然后才是膝关节。这就是运动员们一直说的送髋。而这个送髋的过程，反映了我们整个身体的协调能力和脊柱的灵活性。

有时候我们在办公桌前坐了一个小时，站起来去倒水、上厕所，头两步会觉得步伐还可以，但很快会觉得上半身不是自己的了，很僵硬。这是为什么？这种不协调感是脊柱本身结构的问题，还是它活动性能的问题？

我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一个人类学家在全球各地研究不同人群的脊柱到底是怎样活动的，哪些人不容易腰痛，以及他们的脊柱是怎样生长的。他发现，在南非的一个小部落里，有这样一群人，虽然他们也在抱孩子、耕地，也时常弯腰，但他们没有明显的腰痛问题。请他们到医院拍核磁共振，就看到他们的脊柱跟我们的不太一样：我们城里人的脊柱是S形的，这些原始部落人的脊柱是J形的。

S形的脊柱相当于一根弹簧，它更适合承受竖直方向上的重量；而J形的脊柱，它不

太能承受纵向的重量，但可以很灵活地转动。这就是为什么拥有S形脊柱的现代人，不容

易在走路，尤其是跑步的时候保持很好的灵活度。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J形和S形脊柱的差别？是基因引起的，还是进化引起的？

说到进化，我们可以把视野追溯到好几亿年前。那个时候，地球上是一片汪洋，远古生物三叶虫正在海底慢慢地爬动。它们只能吃周围土壤里的食物，而无法向上游动。直到有一种动物出现，它就是盲鳗，它身体的主要构造是骨骼串——像蛇一样，而这个结构就是最早的脊柱。盲鳗是史上出现最早的脊椎动物之一。有了这样一个结构，盲鳗就可以在海洋里横着游，还能往上、往下游，它们的灵活度更大，生存能力更强。

然后，地球上慢慢地出现了更多的陆地。接着因为火山喷发、气候变化、海洋生存环境变化等，很多海洋生物不得已来到陆地上生活。到了陆地上，在没有水的浮力之后，生物们的身体就要对抗第一个敌人——地心引力，地心引力会使骨骼承受更大的力。这个时候若想生存，就要对自己的脊柱，对这整个椎体进行升级，形成一个新的结构。这个结构有一种特性：当它受力之后，钙质吸收能力增强，进而变得更硬，骨量会增加，由此就不容易损伤、不容易骨折；而如果这块地方不受力，钙质就会加速流失，骨量随之减少。这





就是所谓的骨骼“用进废退”机制。

从古猿到类人猿，从类人猿到原始人，我们进化出直立行走的身体结构。而从最早的人类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脊柱都是J形的。J形脊柱除了能在原始人身上看到，在原始部落的人身上看到，其实在我们身边的孩子身上也能看到。所以说，J形脊柱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那它怎么会变成S形了呢？

J形脊柱适合原始生活状态，它让人们身体更具灵活性。而我们的现代办公环境，桌子、椅子的设计，并不适合J形脊柱。

在日复一日的久坐中，我们整个颈椎的曲度、腰椎的曲度都在向后收紧，以此让腰往前拱一点、颈部往前拱一点。这样就有了更好的姿势弹性，去维持我们平时弯腰驼背、往前伸脖子看电脑的姿势，还有趴着写作业的姿势。另外，加上骨骼“用进废退”的机制，就会让J形脊柱逐渐演化为S形的更稳当的结构。

我们都说进化的目的是让我们活着，而不是让我们舒适，也不是让我们健康。我们



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适应这个时代，在演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复杂的疾病。如果我们一直趴着，就会感觉脖子酸胀、腰酸背痛。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腰椎间盘突出、颈椎曲度变直、椎管狭窄等问题。

如果说我们的身体是一艘船，我们的骨盆是船体，我们的脊柱就是它的桅杆，而我们的肌肉就是这上面的缆绳。如今我们常身处现代化办公、生活环境，感觉很安逸，但它们对身体这艘小船来说，可能都是狂风暴雨的受力环境。

大家看到有靠垫的椅子，尤其是沙发，可能都很喜欢瘫坐在上面。这样看似很舒服，但你试一下，坐直，让背挺起来，尽量远离靠背，这时感受一下自己腰背部的肌肉，然后不要挪动臀部，再往后靠到靠背上，就能明显感觉到腰部的肌肉有点紧张。这个时候，我们腰部的缆绳就被拉起来了。平时端坐的时候，我们是“坐”在自己的臀部上，“坐”在坐骨上。但是我们往后靠着瘫坐的时候，我们是“坐”在自己的腰上。这样的坐姿就会引起腰痛。

而有时候我们用电脑，电脑屏幕离得很远，我们又要看得很仔细，就会把头往前伸。这个时候我们颈部和肩部的缆绳会被拉紧，就会出现颈部的僵硬、肩膀的不适，产生圆肩、驼背、伸颈这些不好看的体态。时间长了，我们的颈椎往前伸了，颈椎的曲度变直，颈椎病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手麻，就出现了。



所以，只要保证在我们的每一个姿势中，让这些缆绳用力最少，我们骨骼的负担就会变轻一点，我们的脊柱就不容易从J形变成S形。

最后我还想分享一种好的站姿。

请先站直，吸一口气，然后两腿并拢，脚跟尽量靠在一起。慢慢地靠在一起之后，还要往里面发力。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臀部两侧各有一块肌肉被吊起来，呈收紧状态。这个时候你是“站”在自己的臀部上，用臀部的肌肉来支撑上半身，会拥有更好的支撑力。

我们有时候要向小时候的自己学习，无论工作有多难、多烦，我们都应该不忘初心地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不要用身体去硬拼，而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微 木摘自微信公众号“造就”，本刊节选）

1

我跟朋友在市南郊合办了一个小机械加工厂，厂子和仓库隔着一道巷子，平时需要留人看管，我就给在老家的老爹打电话，说：“你来帮我看仓库，我每月给你开三千块钱工资。”

老爹坐长途车过来，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老子不要你的钱。”他的理由是，如果拿了我的钱，就是在给我打工，成了儿子的手下。而不要工资，性质依旧是老子在替儿子解决问题。

老爹年轻时在部队工作，转业后被分配到机关，一直干到退休。这种在小县城四平八稳、根基深厚的人生，给了他指点一切的自信，尤其对我这个儿子，他总想把我压住。我小时候还行，大学毕业后，对于我在西安的工作他越来越给不出建设性意见，就在电话里发脾气，说我连个国营单位都进不去，说我的职位多年都不见提升，说我攒不住钱……拿这些来证明我当年没听他安排是错误的。

尤其是2018年我辞职创业，老爹更是气急败坏地骂我：“才长出几根胡子，就想当资本家？反了天了，还敢给老子开工资！”那阵儿他已经退休赋闲两年，正是能从地缝里抠出事情的光景。

来西安后，他把我的厂子里里外外巡视了几遍，提出很多整改要求，走到我办公室，又不可思议地问我：“桌子上文件能这么摆吗？打印机离这么远你是咋想的？还有，这鸟笼里绿不溜秋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办公室是工作的地方还是遛鸟的地方？”

我说：“这原本是客户的鹦鹉，人家没工夫养，我正愁没处献殷勤呢，就把这

东西接了回来，客户倒大方，直接送给我了。”

“噢——”老爹仰头冷笑，“说白了，就是给人办事的小喽啰嘛，我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

2

无论是这只鹦鹉的原主人，还是我，对它都疏于照顾，导致它两岁了还不会学舌。鹦鹉需要人逗，我在办公室常常对着电脑做合同、画图纸，很少说话，时间久了，这只鸟看起来毫无生气。

老爹虽不喜欢，但执意要把它放在仓库，因为他对在办公室养宠物实在看不过眼。

我反问老爹：“你怎么不明白呢，我为啥要养这只鹦鹉？还不是为了讨好客户，有时候客户过来谈事情，见我把它养在身边，说明我在认真替他办事。你倒好，把鸟扔进仓库，客户会想，连这点事都靠不住，怎么放心在我这里下大订单？”

老爹指着我的鼻子训斥：“我咋养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娃。”不过他还是照我的意思，把鸟留在了办公室，到晚上再拎去仓库陪他解闷。仓库里有一排空房，老爹收拾出一间当卧室。

第二天一早，老爹又把鹦鹉放回办公室来。我看他眼睛浮肿，问是不是晚上没睡好。老爹说：“半夜鹦鹉在仓库哇哇大叫，我起来看了几次，发现有老鼠，鸟儿被吓坏了，我就把它提到卧室了。”

有老爹饲养，鹦鹉的精神开始好转，会吱吱叫几声，高兴时还扑棱扑棱翅膀。白天老爹按时来我办公室，给它添点水和小米，顺便对着它训斥几句，说“脑子笨了不招人喜欢”，说

学舌的鹦鹉

●七 焱





“养了这么久也不见长点本事”。

我在电脑前画图纸，知道这些话老爹是说我听的。

3

鹦鹉有一天开始自残，不停地拔身上的羽毛，接着还有绝食行为，水米不进。

起初我们都以为它病了，我说附近就有宠物医院，不行拎过去检查一下，老爹又教训我：“现在的人净胡闹，还专门给猫娃狗娃开医院，钱是没地方花了。”

他给老家熟人打电话，口吻像在部署工作：“查一下，鹦鹉拔自己羽毛、绝食，是个什么情况。”对方立即给出答案，说这鸟跟人一样，也有情绪，你对它不好，它就跟你闹脾气。

放下电话，老爹骂了一句：“这小畜生，跟人一样难伺候。”我知道他又在指桑骂槐了。

老爹还是对鹦鹉收起了教训的架势，每次喂食时特意委曲求全地说：“来，小祖宗，咱们吃点米，再喝两口水。”像在哄小孙子。

晚上他将鹦鹉拎回卧室，放在身边。我问老爹：“你不嫌吵？”老爹说：“我是在教你做事，答应人家喂养，就要负责养好，何况它通人性，就不能光喂食，跟照顾小娃儿一个道理，把我老汉吵吵算个啥。”

很快鹦鹉就不闹脾气了，老爹还是皱着眉头，说：“这也真是只傻鸟，天天晚上教它说话，连‘你好’都学不会。”看得出，老爹对鹦鹉越来越上心了，也好，他能给退休生活找个寄托，本来就是我希望的。

有一天早上，我头昏脑涨地走进办公室，老爹已经把鸟笼提来，坐椅子上捧着茶缸、跷着二郎腿对鹦鹉吹口哨。鹦鹉活泼起来，耷着翅膀、点着脑袋在抓杆上左右移动，颇有老爹年轻时的风神。

直到我打开电脑，老爹依旧在逗弄鹦鹉，我点开文件夹，找出头天的一份合同，鼠标在报价栏上滑来滑去，思索应该做多少改动。

“你的生意怎么样了？”冷不防老爹开口问，我这才注意到今天有点反常，以往我一进办公室准备工作，老爹就像见不得我一样出去了。

我关掉文档，回答他“还行”，然后等他训话。

“还行，就是不行咯，你这个年龄，早该稳定下来，可现在还什么都看不到边。你要愿意听我的，我马上给你找个稳定的事干，比你这劳神的生意强。”

我听得出，老爹这次不是教训，他的声音柔和很多，带着我遥远记忆里的慈爱。我鼻头有些酸，脑中思索从昨天我离开到现在发生过什么，让老爹突然跟我说这些，但没有头绪。

我说：“不用，把这两笔订单做完，路子就打开了。”说完继续对着电脑工作，老爹就出去了。

4

这天的情况，两年后我们加工厂倒闭时老爹再次提起。那阵儿疫情在国内已经被很好地控制住，但客户的回款久久收不回，拖垮了我们的运营线。跟合伙人清算完毕，我就带着老爹去夜市喝酒。

即便洒过三巡，酒劲开始上头，老爹也并未对我生意失败进行指责，却说起那只鹦鹉。

“两年前的我听到它说‘这势地’就清楚你的难处了。”老爹哑着酒说。

“这势地”是句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口头禅。老爹说：“你在学生时代遇到最难的关口时喜欢说这三个字，犯错误要请家长时我听你说，高考成绩出来你打算复读时说过，大学暑假在电话里跟女朋友分手后你也说过。”

那只鹦鹉白天跟我待在办公室，什么时候偷偷学会了这三个字，我丝毫没察觉，老爹第一次听到后也吓了一跳，他好多年都没听我说过这句口头禅了。

“我晚上没事就教它说‘你好’，它都学不会，却把你这句话学会了，我就知道你有多难了。”老爹还没说完，我的泪就借着酒劲直往下淌。

鹦鹉随后被老爹带回了老家，没过多久，他打电话跟我喊：“那只傻鸟会说‘你好’啦。”

（荣木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李小光图）



哲人：你害怕被别人讨厌吗？

青年：是的。

哲人：我也是，我也不希望被别人讨厌。但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会有讨厌我们的人，这是事实。当你被别人讨厌的时候，或者感觉可能被人讨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

青年：那当然是很痛苦啊，会非常自责并耿耿于怀地冥思苦想，为什么我会招人讨厌，我的言行哪里不对，以后该如何改进待人接物的方式。

哲人：不想被别人讨厌，这对人而言是非常自然的欲望和冲动。哲学巨人康德把这种欲望称作“倾向性”，也就是本能性的欲望、冲动性的欲望。按照这种“倾向性”，也就是按照欲望或冲动去生活，像自斜坡上滚下来的石头一样生活，这是不是“自由”呢？绝对不是！这样生活的人是欲望和冲动的奴隶。真正的自由源自把滚下来的自己从下面向上推的态度。

青年：从下面向上推？

哲人：石块无力。一旦开始从斜坡上滚落，就会按照重力、惯性等自然法则继续滚动。但是，我们并不是石块，而是能够抵抗倾向性的存在，可以让滚落的自己停下来并重新爬上斜坡。也许认可欲求是自然性的欲望。那么，难道为

了获得别人的认可就要一直从斜坡上滚落下去吗？难道要像滚落的石头一样不断磨损自己，直至失去棱角变得浑圆吗？这样产生的球体能叫“真正的自我”吗？根本不可能！

青年：您是说对抗本能和冲动便是自由？

据，也是你按照自我方针生活的表现。

青年：但是……

哲人：的确，招人讨厌是件痛苦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都想毫不讨人嫌地活着，想要尽力满足自己的认可欲求。但是，八面玲珑地讨好

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其不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如果想要行使自由，那就需要付出代价。而

在人际关系中，自由的代价就是被别人讨厌。

青年：不对！绝对不对！这不是自由！

哲人：你一定认为自由就是“从组织中解放出来”吧。认为自由就是从家庭、学校、公司等团体中跳出来。但是，即使跳出组织也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毫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不害怕被别人讨厌、不追求被他人认可，如果不付出以上这些代价，那就无法贯彻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就不能获得自由。

青年：……先生是在对我说要去惹人厌吗？

哲人：并不是说要去故意惹人讨厌或者去作恶。这一点请不要误解。

青年：不，不，那我换个问题吧。人到底能不能承受自由之重呢？人有那么强大吗？能够自以为是地将错就错，即使被身边人讨厌也无所谓吗？

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

◎〔日〕岸见一郎 古贺史健

◎梁海霞 译



哲人：阿德勒心理学认为，“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也就是说，我们都在追求从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但是，一个人独自在宇宙中生存根本不可能。想到这里自然就能明白何谓自由了吧。

青年：是什么？

哲人：也就是说，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这是你行使自由的权利以及活得自由的证



孤独是自觉的捷径

张二冬

肯定是因为天太冷。

前些天我遇到瓶颈，觉得人生到了这个阶段，有些无聊了。正常来说，欲望是生活的驱动力，很多人的理想生活最后可能是和欲望有关的。但现在这个阶段，我对什么都没有“绝对”的兴趣。没有“绝对”的兴趣，就没有“绝对”的动力，于是生活就进入一种可有可无的平庸状态，这样很不好。

我想也许是季节的问题。可能在城里暖和的暖气、空调间里感受不到季节对人状态的影响，但我在山中的被窝里缩着，那种影响就很明显。季节里面真的有一种“场”，是那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比如到了惊蛰，春雷萌动，虎豹狼虫都起来了，你怎么可能还睡得着？所以每年春暖花开时总是感觉很忙，时不我待。比如大雪，人真的会和那些花一样，想绽放都打不开——有时工作就像

开花，内心想打开，但手脚无力伸展，于是就会有点意倦神怠。

还有一种环境，是那种时代的、人文的整体意识形态凝结而成的“场”，也会影响在“场”的每一个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的武侠片，虽然画面粗粝，却有侠气。而现在特效呈现得更好，画质更清晰了，那种侠气却没那么明显了。这大概就是那个时代的“场”造就的，那种精神面貌现在这个时代没了，所以就拍不出来了。

我发现人很容易受那种外在环境——人文和自然的影响。直到刚才，风雪交加，我下山的时候，一步一滑，整座山只有我一个人的脚印。只有我一个人在一片巨大的白色背景里时，我突然有种存在的感动，那种觉得什么都没意义的的不安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载 翔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山居七年》一书，董克诚图）



哲人：这既不是自以为是，也不是将错就错，只是分离课题。即使有人不喜欢你，那也并不是你的课题。并且，“应该喜欢我”或者“我已经这么努力了，还不喜欢我也太奇怪了”之类的想法也是一种干涉对方课题的回报式思维。不畏惧被人讨厌而勇往直前，不随波逐流而激流勇进，这才是自由。如果在我面前有“被所有人喜欢的人生”和“有人讨厌自己的人生”这两个选择

让我选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比起别人如何看我，我更关心自己过得如何。也就是说，我想要自由地生活。

青年：虽然不想被人讨厌，但即使被人讨厌也没有关系？

哲人：是啊。“不想被人讨厌”也许是我的课题，而“是否讨厌我”是别人的课题。即使有人不喜欢我，我也不能去干涉。如果用谚语说的

话，那就是“只做把马带到水边的努力”，是否喝水则是那匹马的课题了。

青年：那么结论呢？

哲人：获得幸福的勇气也包括“被讨厌的勇气”。一旦拥有了这种勇气，你的人际关系也会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归 鸟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被讨厌的勇气：“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哲学课》一书，杨向宇图）

一个想当诗人的人

●申赋渔

高考结束，知道我读大学无望，父亲四处借钱，让我到县城去复读。我说，不读了。然后跑到无锡投奔一个远房堂叔。

无锡，是18岁的我，去得最远的地方。

堂叔介绍我到江南大学的一家工厂做工。休息时，我常去图书馆门口转悠。我不是大学的学生，进不去。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去处——中文系有个书店，叫作“江南书屋”。

空闲时间我就去书屋看书。书屋里的老师对我慈爱地笑笑，听任我看，并不要我购买。时间长了，老师就问我，愿不愿意到书屋当店员，兼搬运工。

第二天我就去了。我兴奋地踩着三轮车，从遥远的书市拖来满满一车图书。

老师让我在书屋的仓库里清出一块地方，铺上木板，当我的床。书屋其实是由一间教室改成的。教室被高大的书柜隔成两半，前面一半开店，后面一半做仓库。这一夜，我几乎把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抚摸了一遍，兴奋得无法入睡。

书屋的顾客大多是学生，我的同龄人。我是热情的，可是他们很少和我说话。他们一边

在书架前翻书，一边交谈。他们所说的内容，我都关心，可是插不上一句话。

有一天，来书屋的学生谈的都是一个话题——学校后面的惠山上，将举办一场盛大的聚会，全市有名的作家和学校里著名的诗人都会去，去朗诵自己的作品。

我站在柜台后面，听他们热烈地谈论着如何在小树林的树枝上挂上自己的诗作。没有人在意我，没有人向我说句顺口的客气话：你也来吧。他们还有请柬，很多人都有请柬。凭这个，可以乘缆车上山。

我是翻过学校后面的围墙上山的，所以午后就出发了。

其实花钱买票也能乘缆车上山，可是我怕遇到那些常来书屋的学生。他们如果看到我，一定惊讶得要命。

我手脚并用地攀爬着，一路上忐忑不安，怕在山里遇见熟人。终于顺利到达山顶，天色还早，远远看过去，已经来了不少人。我躲在一块山石的背后，想等天黑下来，再混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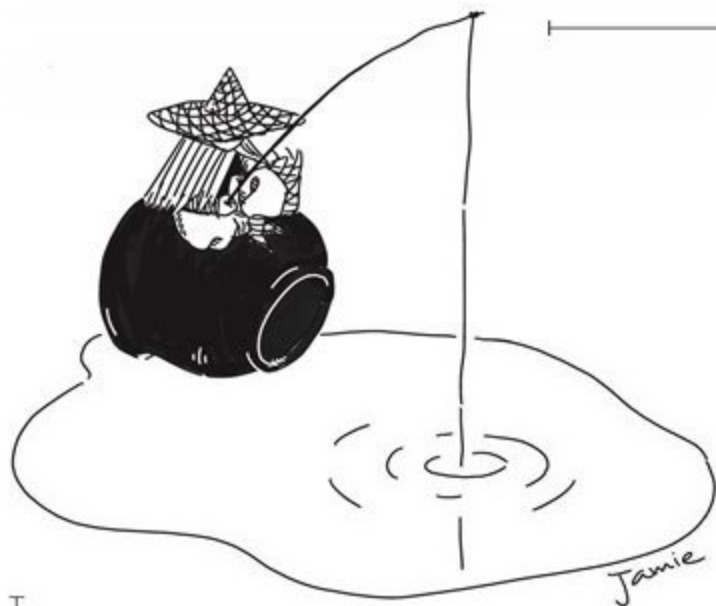
已经有人在树枝上挂上自己的诗了，还有人高声地读了起来。我的手放在裤袋里，紧紧捏着一张字条，上面是我写的诗。可是我没办法走过去，只是远远地坐在山石的后面，一遍遍给自己鼓气。

渐渐有成双成对的情侣向这边走来，我只好向更远的地方退过去。终于，我在一个生满杂草的古墓旁边坐了下来——是秦少游的墓。我就坐在这墓的旁边，等着天黑。

回到山顶的时候，晚会已经开始。电灯并不是很亮，还发出嘶嘶的声音。

非常多的人带着手电，把站在地中央朗诵诗歌的人的脸照得光芒四射又斑驳陆离。朗诵结束，一批批的人走向场地中间，后面人的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围成一个圈，人们





遇与不遇

●叶嘉莹 讲授

◎杨爱娣 整理

杜甫写过很多首赠李白的诗，其中一首的两句：“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他写两个人的感情，一见倾心。在什么情况下杜甫跟李白一见倾心？

李白这个人很自负。大家都去参加科举考试，考三四次都考不上；有的人考到满头白发，才考上一个进士。李白不去考，他要等皇帝来请他，而他果然以诗才打动了皇帝。

李白天下闻名，所以他不用考试，皇帝就来请他了，而且亲自接见他，用很高的规格来招待他——给他赐的座位是最高贵的，还亲自盛汤给他喝，让他做到翰林待诏。

可是唐玄宗从来不拿国家大事问他，只是让他赋诗、作歌词！李白不甘心：你

把我当歌伎酒女一样看待，只是供你取笑娱乐的。李白辞职不干了。

皇帝如果真的觉得他是人才就应该挽留他，可皇帝没有挽留。李白辞职，皇帝许了“优诏”，给他很优厚的赏赐。

杜甫写李白当时的境遇，“乞归优诏许”，这五个字真是用得很好——如果君臣相得，李白何必要“乞归”；如果皇帝要用他，为什么要“许”；如果君臣果然不相得，那何必给他“优诏”，给他这么丰厚的赏赐？因为得到皇帝这么高的赏赐，所以在遇与不遇之间，不能说李白不遇。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曾写过两句词：“底事今朝花下见，不如夙昔梦中来。空花此后为谁开。”

“底事今朝花下见，不如夙昔梦中来”，就是你之前做了一个梦，期待与梦中的情人见面，想象着那是多么美好欢喜的事情。结果有一天你们果然在花下相见了，却发现“不如夙昔梦中来”，他跟你在梦里见到的是不一样的。从前你跟他没见面时，你有一个空想，这个空想很美丽，是“空花”。这个空想破灭后，就难免要问“空花此后为谁开”。

李白的梦想是皇帝一定会见他，见到他一定用他，而古代读书人的用，就是治国平天下。可是皇帝只让他赋诗、作歌词，“底事今朝花下见，不如夙昔梦中来”，所以李白失望地走了。“空花此后为谁开”，就是说这种遇与不遇之间的复杂的感情，而杜甫用“乞归优诏许”五个字，就把这么委婉曲折的感情写出来了。

（酣中客摘自《文史知识》2021年第6期，本刊节选，杰 米图）

唱起歌，圈子转动起来。又有更多的人在外面围成更大的圈，一样地转动着。我站在一棵老树的树枝上，热切地张望着。我知道，此时我混入其

中，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也不会有人来问我。树叶遮挡着我的面容，看着这狂欢却与我无关的人群，我的内心喊叫着：一起跳吧，一起跳吧。可是我

走不过去，我充满渴望，又满怀悲伤。

（卧龙城主摘自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一个一个人》一书，匡 莉图）

女儿两岁时，晚饭后，我常牵着她的手在外面走。

她喜欢星星，对夜空中的一切都有敏锐的感知。她会告诉我，天空中有什麼，星星、月亮、飞机……而我木然扫视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一片浑浊的暗云，在城市灯火的污染中，像工业河流一样，凝滞在视线里。

“没有飞机。”我告诉她我的观察结果。

“有！”她很坚持。

“在哪儿？”我扶了一下眼镜。

“在那儿！”小人儿急得都快跳到我脚上。

这时，我看到某种星光一样的闪烁，但我不确定那是星火还是什麼。在我准备放弃观察的时候，终于，云层中穿出一种光，红色信标灯一闪一闪，飞机的轮廓划过天空。“你看吧！”她很骄傲。

不过有时候，这件事就没那么愉快了。

那天刚下过雨，天空很快就放晴了，像洗过一样。紫蓝的色块上，提前捧出了星子，虽然只有不多几颗，但像空旷高速路上的尾灯一样，你很难忽略它们。

这个时候，她在生气。你知道，当孩子生气而你又不能妥协的时候，你需要压着一肚子情绪，去寻找一个转移注意力的话题。这对成年人是一件头痛的事情，我们失去童趣已然多年，看到夜空，如神经生物一样机械，唯一的话题就是星星。

“包儿你看，星星，很亮的星星！”我指向西面的天空，那颗星在我头顶斜60度左右角的地方，“那是木星，也可能是金星。金星就是长庚，就是拍弼马温马屁的那个白胡子老头。”我为自己“渊博”的学识而得意，做好了讲一个

太白金星故事的准备。

“没有！”她还是气呼呼的。

“就在那儿啊！”她惹得我有点儿烦躁。

“在哪儿？”小人儿用硬邦邦的声音继续怼我。

我觉得有点生气，低下头想质问她。这时，她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居然映照出我那令人生厌的模样。于是我忍住了找她麻烦的冲动，把她抱了起来，指向天空。

这下子，她很激动地喊起来：“看到了！星星！”转变之快让我意外，一场拌嘴消弭于无形，我松了口气。于是，我一边讲故事一边牵着她往前走，直到走到一座高层住宅楼的后面，阴影一瞬间把我们盖住了。就在这时，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刚才，在我想质问她的时候，我离她实在太近了，又挡在她和夜空之间，以她矮矮的身高，抬头的时候，根本看不见星星！

没错，区区1.7米的我，挡住了女儿的星星——把她和头顶那个7亿公里外的天体隔

开，需要的仅仅是靠得够近。

对我这个不算太差的爸爸来说，群星提出了它们的告诫：亲人之间的伤害，是距离的系数乘以时间的倍数——太容易被放大了！如果变成伤害和阻碍，在逃离你之前，父亲的挡住，将永远被挡住。

我警告自己，不要做挡在星星和女儿之间的那个人。当她看得足够远时，自然会明白，我这个爸爸其实一点儿也不高。嗯，我想这也挺好。

（温 颜摘自微信公众号“猴子先生田坤”，勾 犇图）

挡住星星的父亲

●田 坤





“《读者》光明行动”(96)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暑假来临，“《读者》光明行动”弱视儿童义诊筛查行动也暂时告一段落，项目组利用这段不会耽误孩子们学业的宝贵时间，对前期筛查出的贫困弱视患儿展开救助治疗。

小颖是项目医疗队在2021年5月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筛查中遇到的孩子。小颖是彝族人，家里有5口人，父母都是农民，父亲的腰椎病需要做手术，母亲独自照看农田、照顾3个孩子。鲜艳的红领巾、笔直的小身板、明亮的大眼睛，让小颖在整个待检队伍中十分显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小颖随后被确诊患有双眼弱视，左眼视力为0.2，右眼视力为0.25。

“她的眼睛那么黑那么亮，怎么可能是弱视?!”在拿到诊断报告时，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无比痛心。确认小颖的家庭状况后，项目组立即安排小颖前往成都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进行治疗和恢复训练。

在医院，小颖俨然成了护士的“小助理”和小伙伴的“打气筒”。每天完成治疗后，她都会去问护士姐姐，有没有自己能做的事情；遇到情绪低落的小伙伴，她总是给他们加油鼓劲儿。小颖对治疗有着自己独特的解释：我和其他在这个医院治疗的小伙伴是“战友”，我们要一起完成“治好眼睛”这个任务。截至发稿日，小颖的双眼视力都已提升到0.8。“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期待这个可爱、友善、正能量的小女孩的视力能尽快恢复正常！

2015年9月9日，腾讯公益联合数百家公益组织、知



小颖在成都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接受治疗



小颖在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筛查现场

名企业、顶级创意传播机构，多位明星名人共同发起了一年一度的全民公益活动“99公益日”。第7个“99公益日”即将来临，今年，爱心人士可以通过“行走捐”“爱心答题”“现金捐赠”等不同方式获得代表公益荣誉的“小红花”奖励，用以兑换腾讯基金会公益配捐，为爱心公益事业助力。

“《读者》光明行动”项目组也组建了“99公益日”公益战队。添加下方小助手微信，即可加入“《读者》光明行动”战队，通过趣味问答，获得“小红花”奖励，助力中国贫困弱视患儿。

我们诚挚邀请您一起参与公益，帮助更多弱视孩子走向光明！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110号48号楼
邮政编码：100070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进行捐款。

- (1) 使用微信扫码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 (4)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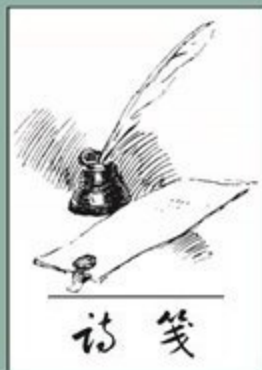
读者杂志社



北京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希腊〕尤金妮娅·洛利 拼贴画



门

●

〔美〕

露易丝·格丽克

◎柳向阳

译

我曾渴望保持自我，
安静，当这世界从不安静，
不是仲夏，而是第一朵花形成
之前的时刻，一切都还
没有过去的时刻——
不是仲夏，那令人陶醉的，
而是春末，草在花园边上
还没有长高，早郁金香
正要张开——
像一个孩子在门口盘旋，注视着其他人，
那些更早的，
一丛浓密的枝条，警觉于
其他的失败，公众的畏畏缩缩
用孩子对即将到来的能力的那种强烈自信
准备着击败
这些弱点，不屈服于
任何事情，时间正好
先于盛开，掌控的时期
在那礼物出现之前
在拥有之前。



（时雨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沉默的经典：月光的合金》一书）

LY

期刊网
qikan.com.cn

集人文名刊之大成

1500万+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



扫描二维码
直接打开网页



龙源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 名刊荟萃 找到 你想要的 杂志”



plus.qikan.com.cn

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PDF杂志购买微信: bfwz888888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